

待放草序

士君子遭時遇主苟利社稷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放
逐譴謫之不加而得從容於急公之義固臣子之本懷卽
爲法受過非藉朝廷之地以博嘉名故放逐譴謫當之晏
如也因憶神廟旨韞直之士多以言斥卽伯順尊大甫侍
御公亦以此謫若於利闕封疆事關官府眾人所不敢執
爭而能不顧主上之所忌因不難以其官徇者無有也有
之惟伯順一人嘗閱宋事洪皓錄事秀州截浙東綱運米
四萬於城下以賑饑其守以御筆所起罪且死持之皓甘

*
DS
753
L77
v.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Y

行方直月
以一身易十萬人命廉訪使王孝竭以違制抵辜將奏脫
之皓乃曰公能終意更得二萬乃可孝竭以聞米如數得
蓋金花不急於綱運楊軍不減於饑民神廟聖明度越宋
帝遠甚何伯順徒有洪皓之事而所遭皆其守不皆孝竭
也不亦重可惜哉雖然伯順固已安之矣其如疆事何亦
其如國事何嘗見士大夫當放廢之際多爲抑塞無聊託
之斫地悲歌以自抒其塊磊之氣而伯順待黜闕下者久
之顧獨從容筆札且無語不言念君恩如所云不敢藉逐
臣名色真覺去國一身高名千古語爲悻激矣至若始而
赫然震怒幾不可測繼而申掄之牘不報擬謫之牘不報
伯順請亟之疏再上而亦再不報竟聽其浩然以歸也而
亦不問草莽之士於此有以窺神皇之深心焉矣高陽孫
含威若甫書

鹿忠節公認真草第十種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待放草

助餉疏 代楊光燾

題爲微臣誼激國恥憂切軍興願輸微資以佐急需事竊
惟今日遼事以一隅勝敗爲全局安危愚智之所共知也
用必不容罷之兵轉必不可缺之餉軍餉一缺軍心立變
亦愚智之所共知也而近閱經臣與餉司開報匱乏之狀
司農與廷臣奏請危苦之詞患旣切于剝膚悔恐類于噬

臍臣意皇上必且動色必且寒心必且盡發二十年摧採
之積大振十餘萬貔貅之氣此固事理之所必至仁聖之
所優爲者中外臣工敢在下風而臣又親臣也與國共休
戚者也沐天家之雨露恥事豪華紹先世之箕裘頗聞忠
孝憤□□□□□則□□□聞軍需計日將窮則榜
徨終夜自思自語轉慮轉憂未能以白面赴戎行情願以
黃金酬戰士夫臣之清素人所咸知也節嗇于服食器用
之間貨變其家室糶奩之物湊銀五百供士半餐此臣不
自揣竊比於毀家紓難之遺風而求當夫先臣彌留之遺
囑也或謂涓滴幾何無益緩急之數又謂時雨將降無勞
桔槔之功然多少各因其力臣竭臣之力而已矣君臣各
盡其心臣盡臣之心而已矣語不云乎天下皆亂無有安
國一國皆亂無有安家一體不容橫分萬全亟宜蚤計今
日之事皇上固將以散財者爲守財臣安得不以毀家者
爲保家乎除具題外兌銀五百兩交納太倉庫解充邊餉
願將微物爲內帑之前驅先告征夫以皇仁之續到臣無
任感憤激切之至

贈張子于度序

余以發金花被罪杜門張生于度自新城來視余留十餘
日告歸是時生方以文高等廩於庠余於其歸復談藝文
論賞鑒而俯仰今昔嘉生之能自立也生于余友孫君爲
子壻孫君廬墓時生遵其父之治命就學墓側余一再過
奇其狀謂之子嶽嶽必能自立未幾偕槐生賈生問業西
江之許余官民部生又以孔生李生來謁假館禪棲旦夕
質問數月乃歸生負奇姿益以攻苦文日有名諸皮相者
驚謂何物張子咄咄逼人而生固不措意也大約人得陽
氣多者類君子得陰氣多者類小人陽氣多未必無失處
陰氣多未必無得處而以大槩論分數則去彼取此張生
之言大近於夸口直近於淺節疎近於慢意猛近於凌而
其見短處卽其任真處於世味無情者於名義有情者也
於非類面冷者於同調腸熱者也運用淡泊固不能爲生
諱而剛克柔克之說余與孫君就所偏以藥之者生又不
啻韋弦之佩向來鋒穎漸就歛藏如帷燈如室劍徐按之
固自愜心驟卽之亦不刺目蓋原屬陽氣多之人而邇兼
乎陰之用矣此處情節靠誰簡點天下惟自立之人乃有
自得之趣其文之日新月盛爲諸士冠軍良非偶也十年

回首世事人情具在有意無言之際侍嬭闈撫弱弟伶仃蕭索有憐之者有難之者至今視生眼當何如世不乏小廉曲謹厚貌深情之輩而末路歸結何足當生一盼哉人生多一層回護卽減一分精神學一番完美卽薄一分根柢陽原爲主陰在陽中彼陰氣盛者固於做人一薄無緣者耳余淺人也且癡人也卽偶持矯偏之旨以爲二三子鍼砭而已實有愧半生遭際似通似礙受盡人憐亦復受盡人難簡點所得猶未如生之有味乎其中也念庵先生將就冒認四字余每舉似二三子以汗其背至於余之背汗耶不耶敢不以勉生者而自勉

贈養玄上人序

余與印上人爲童時交每過精舍劇談快心事快心人彷彿李泰伯以讀史下酒意每得一快心卽滿碗茗茗相伴嚙下上人談其友養玄事遂連舉數碗習習欲飛也余癡人也不解玄妙法遂不喜玄妙語卽與緇衣語不敢問其悟祇叩其修又不欲以焚誦講解當修必叩其尋常日用待人處世之作何狀而所貴於其狀又不欲在局外祇求在分內三教聖人各有師各有徒各有分而其徒之各以身

謗總之不守其分而已本分事不玄不妙而其玄真妙舍此無寄特以人之習而生玩遂於終日交臂之場而成終身永隔之域宣尼致慨於觚不觚此正名之說卽盡分之旨士而懷居不足爲士蓋謂士不士也而諺有所謂僧不僧俗不俗者可與士不士共附於觚不觚之圈外註余不敢作諧語嘗語印上人謂士不士所壞在衙門僧不僧所壞在山門相對歎息不能不服膺養玄耳養玄所長入第以通梵華之章諳律呂之妙推爲山門祭酒而實不足盡養玄也能仁非無名之寺當其盛時規則清肅爲諸刹冠而後乃寢衰最可憾者苟圖蠅利星布店坊變法界爲飲博之場化金田爲招搖之所山門劫運莫甚于斯而一舉廓清之者養玄也方議廓清時彼無賴者之爪距甯不戒心養玄難撼如山竟成滿志卽是降魔手段卽是證聖機緣勿祇執翻貝葉爲作佛事也又聞養玄交友不作炎涼態處事不學門面難善體人情曲折婉至意在言外余書生不知此於法輪何如而第以爲此極有分曉能自樹立之丈夫不拘在何門習何教皆足表見不爲虛生虛死可有可無之人何怪乎陳君之推重力請宗伯給劄以表異

之也冠帶不足重養玄冠帶而得養玄乃足重耳夫僧不僧遂至于寺不寺而復其所以爲寺僧始復其所以爲僧而祇曰復非創也原未旁溢於本分外也天下而各不失其本分天下平矣然余獨憾養玄之不冠進賢冠爲儒者完本分而使廓清之功僅僅在一山門也養玄諸同袍具絹求言因次第與印上人之語書之萬厯己未秋八月

祭楊太公文

萬厯四十七年歲己未楊太父七十三翁考終於家時其孫爲司農尙書郎聞不視事者五日爲位哭如禮而同習有通家子某某謹以東帛雞絮之儀昭祭於楊太翁太老先生之靈曰噫嘻翁之面貌某等未及睹翁之聲歎某等未及聞翁之神采意向則宛然於目鏗然於耳不啻熟睹而親聞於何知之曰桂下吏復於計部君□□□□□□□□率土不與共戴而泛泛悠悠平常敷衍所未解於肉食者之爲人臣誰爲之搢指流血誰爲之盡氣狂奔誰爲之批卻導窾誰爲之縷析條分人皆歎弱水難爲父文弱難爲祖而詎知有是父乃有是子有是祖乃有是孫翁負蓋世氣切憤世心其身蘊屈其後龍伸勉以卽忠爲孝恐

其急親後君其北上也誠不欲以垂白在堂分遊子天涯之念其南歸也終不能以世途暫棘冷生平報國之心蓋將子之中情無聊而留孫之意念尤深他人以遼事爲國事而翁直認爲家他人以國事爲人事而翁直認爲身祖孫父子冠冕人倫二祖八宗實式照臨聞在牀褥氣尙排雲日提遼事數問耗音嗚呼翁之駕雖南而意愈北年雖邁而志猶新公之福真全福公之人真古人生榮死哀可無憾於奄忽之物化慈孫孝子何過求於缺陷之乾坤唯是東事大壞人心若焚倚藉仁賢共濟災屯翁之子旣煩冤於昊天之漠漠翁之孫復奔號於家報之諄諄挽留無數有淚潒淫長才一去奚取如林此日何日此辰何辰偏不湊巧念之搖魂嗚呼翁之彌留除問遼事絕無及私之片語某等之憑弔除爲國事不作兒女之沾巾文弱往返非臘必春務有以發翁之志氣不使隨觀化爲銷沈蓋翁之目待□□而始瞑國之威待□□而始伸報國所以養志事亡等於事存勿徒空望天心之厭亂而過疑造化之不仁此於翁之意或有當而來歆乎尙饗

祭潘懷魯文

公之死事忠在九廟功在三軍揭於日月燦於星辰而清
議之外莠言伏根漸窺法廢公然反脣有戰有不戰則戰
者任過有死有不死則死者受瞋吾無怪於當事者之藉
以脫已獨深異夫附和者之輕以妬人此何等時存此等
心夫道將原吳職生死不同論將存而道可不死卽將死
而道可獨存乃出師則道先而將後遇敵則道殿而將奔
欲平情以待賈復竟藉手以殺寇恂本末原自明白邪說
底用紛紜未幾開鎮復爲□吞醉帥五更夢未回於雞塞
叛臣八轡導已呵於寢門更誰挈之肘而自遣之禽蓋同
城交惡之時爲調停之說者卽以殺該道孤軍獨陷之日
伏脫卸之案者卽以失開原嗚呼公負遠志欲建殊勲監
馬房而裁冒破扼豪貴而返侵屯三韓視師風采嶙峋可
堪惡套反忌拘羣人誰爲之應手意已決于致身嘗勘磨
生死之會低回得失之林當局之冷煖自別旁觀之擬議
非眞兵交原野天黑晝陰風雲慘冽肌骨寒侵呼吸殊狀
勝敗立分當是時手足能不忙亂耳目甯復見聞况大帥
望風先棄甲全師走險不擇音誰挺隻身以塞虎口誰灑
熱血以撲口塵而竟出於恂恂雅雅不滿六尺之儒臣想

其解印付健足策馬犯口氛極猛者氣極閑者神甘死如
飴河邊枯報主之骨結忠爲厲塞上羈殺口之魂嗚呼悲
哉嗚呼壯哉佳世百年到頭一死或輕一羽或重千鈞公
死不死求仁得仁某等識公最早知公最深與公義重與
公情親自公死事歲又經春每對時艱而同首屢談死友
而沾巾公之椿萱尙有玉季金昆爲定省公之妻子總從
淒風苦雨度朝昏思之痛楚言之酸辛共馳誄詞于故里
復陳東芻于虛墳臨風淚洒不知所云

祭賈太夫人文

論毛裏者恩罔極詠風木者恨終天獨於太母稍不謂然
請代孝子慈孫刻求可以致悵者而未得其端太母先爲
人婦後爲人母旣母銜怙翁而復母孔瀾子無慚桂孫何
愧蘭煌煌封誥龍繞鳳銜所徵天眷又享大年邇來視孫
孫且多男美秀而文擁護膝前迴環恃愛作態百般無非
以引太母之解頤而脩加餐王母不經見瑤池亦幻傳有
如太母何必羨仙久而厭塵羽化躡蹻卽縱子情以索造
物豈復置一憾於其間而銜怙翁若爲標擗孔瀾兄太自
煩冤微傷於過殊令人憐卽其慟中之慟固知言外之言

然前至河東太母爲銜怙翁母銜怙翁復爲晉人母藉手
恩綸已酬至願近就京邸熟聞太母之撫孔澗快覩孔澗
之奉太母恆心嘉會巧湊奇緣夫田園廊廟各有忙閑士
庶所不能致者名位之貴顯而縉紳所不能兼者骨肉之
團圓人間受享全占實難太母止一身而子父在各天但
解切心喜懼誰能縮地河山三公不易一朝誠有味乎其
言何因何繇不後不先一堂四世聚首長安蓋孔澗兄原
以名耶司筦鑰而銜怙翁擬以循吏任平反眷屬滿眼左
右盤桓聚順不啻百日至豈止三以至病而簡藥歿而視
含無不親到無不共看養生繼以送死貴顯合於團圓豈
有遲蚤卽難兩全事定回思其幸萬千雖言外之言莫禁
慟中之慟而自慟一番卽可自解一番造化無私雨露或
偏亦云足矣又何加焉某等孔澗莫逆休戚攸關聞訃之
情不勝悼怛而臨几之語不作辛酸蓋太母之得天最異
皋魚之引恨可寬言或有當博笑九原

大慈庵碑記

余性僻無他嗜時過梵宇與緇流語頗樂之謂勝赴綺筵
萬倍卽其法余不能解其徒亦自未必解而吾輩以意取

之自有得處大慈庵千上人余知之熟矣斤斤自好持戒甚嚴眾耳眾目是豈可智襲而力負乃僉謂千上人生平無分外事也夫事無分外儘庸儘平行之不足樹赤幟談之不足壯塵尾而知言者不敢謂易嘗盱衡今古窺其得失之故天下事蓋盡於分之一言天下事之目非蓋盡於分外之一言分定於性麗於位而終其身者也其境不可以精魄御其局不可以旦暮結吾人情爲帥識爲卒才爲刃而日出入於名場利陣之中求其帖然於分以內可易言哉儒佛不同爲人則一尼山上達卽在下學學以下名

斤斤本分事也如厭棄其下而欲超乘以上古今蔑有佛之戒律意或畧倣歟夫旣已祝髮披緇皈空王稱弟子而涵淫無忌薄清淨爲小乘侈談圖悟以恣其縱橫流漫之習法王有知其謂之何論至是安能不爲千上人另具眼也夫人惟不能無分外事也人而無分外事者大都負皎潔自愛之性抱堅剛能耐之神往往寄況於塵外而著力於境中術不論純駁業不論創守成不論大小必能有以自見而留其緒於後是庵舊固荒落及上人之身恢而廓焉山門聳峙望者改觀入而正殿轉爲禪房兩廊翼之各

三楹焉香火地原二十畝增至五十畝爲之徒三員黥員黨員蓮徒之徒四可長可玉可成可進物力漸充人事俱稱余每過之輒爲低回甯直地勝誠有取于其人也上人年今六十八矣銖積寸累日經月營有尺椽片地從分外事得哉上人將鐫其締造于石以貽世守乞余以言引之余至是而深有慨于吾輩之爲聖人徒也是何能當千上人一面也上人名本照大千其號云

魁星贊

有鬼踢斗以字賦形傳會其形未得其情此星一見天下

文明斯文未墜有創有承反而求之爛爛瑩瑩符分赤帝牙建孔庭回樂不改開信未能從何著手淇澳可風而世乃尋之於帖括當之以恩榮本專富貴謬謂功名況于道德久矣沈冥請翻成案告我友朋欲使天下耀采先爲此物發蒙

答徐恒山

今天下爲民牧孰有以癡心做實事如老父母者此於千秋之業自稱獨步而目前或不能與巧宦者較迂捷雖然眞品以久而益著公論以久而益明容城先所稱絳州張

父母者實自容擢滄州守而後入部兩賢同調固有不期然而然者乎至於易水密邇光照草堂於老父母入部途雖稍迂而於鄙人仰波及之惠則甚便也

請諸友遊海淀啟

懷人言念等一日於三秋逃暑躊躇拔名流於勝地情同冰雪味叶芝蘭漫言掩駕竹林不是追蹤河朔拂徑遠看雲外影知玉趾之先聲洗花近瀉鏡中波想山靈之改色先一日啟

與宋謚寰節推

比會陳顯吾年丈訴欲見年兄而阻於門役之套辭陳年丈乃笑語弟年兄亦同此情也方欲尋必面之術而時以矯發金花逢上之怒日夕席禁及得恩旨謫外亟思以輕身訪故人而合駕已出都矣悵悵悵悵情具別紙藉貴寅關老先生之便以上

又

弟癡人也請託之面生平不曾帶得來而說項之口生平不曾緘得住百念可灰憐才一念老而轉熱貴屬萬泉范令弟肺腑親然原道義友也素擅才名竟艱一第而治狀

則直通古人蓋所謂做人而非徒做官者也當今之時資格兩字爲吏治之害不淺初因人自菲薄而後遂一例看承卽有真才不肯破格是驅之使不容不自菲薄也范令才昂年兄入眼自見無待曹邱而弟喋喋者比於舉爾所知之義爲世道也非爲范令也臨楮激切

答周毓陽開府

不肖范陽監儒知慕先生久矣日讀東來大疏嘔出心肝固朝夕思得一當以自附於同心之誼金花方到從權借發微誠未能動天而洪恩僅從謫外乃辱先生遠念以踰涯之獎加非望之人此自先生引掖後進盛心而莊誦汗顏幾至顛仆矣不肖棄一官如葉而得先生片語不啻百朋當是時先生支撐遼海肩難謝之擔引罪之章誠不敢聞唯手額祝大謀蚤定國恥蚤雪使澤畔逐臣得優游卒歲當擬凱歌不敢賦楚些也臨楮東望可任神飛

與徐恒山

孫大兄來得讀老父母手教獎借過分愧何敢當不肖署篆無狀不卽顯戮猶得供郡國轉輸之役生死皆上恩也但百萬金花善用之可振三韓之氣乃少發其端而遽阻

格不能不爲戰士惜耳老父母藍田治狀曲盡苦心易水有靈得邀清節上下相習俱可信於不言就熟駕輕事半功倍想亦不以再淹風塵爲誦也孫二兄竟有此怪事老父母尙猶念之况于不肖乎卽與賈孔老共削二牘與刑廳范公祖清苑張父母齋去之僕不能辦此乞老父母遣一的當者投之太尊處宜通一字急未得其相知待覓出便當續發機有可乘總借帶重冗次不宜

與張溶吾

老父母榮任屈指月餘矣仁風薰被草木知春凡在字下

沐膏雨而盪絃歌其色飛何似也久缺修候疎節之罪總恃海涵茲敢爲舍親容城縣生員孫奇遇兄弟四人一爲孝廉三爲茂才執喪一準古禮廬墓六逾春秋孝友兼全鄉間稱爲人瑞已經前按臺毛公祖兵尊解公祖節次旌獎今者歲考奇遇抱病入場委不得意開號竟居六等此生甫及壯年尙思力學忽以一日文事之短遂沒生平行誼之優不無可惜本縣念其素修欲爲申請仰乞鼎重于太尊老公祖前稍一幹旋但得申至學臺或可望留一綫匪獨此生感瑕瑜之不掩益期奮于桑榆兼使合郡知文

行之相維更有裨于風教台慈聞而憐之想亦不難爲之引手者恃愛妄干伏冀垂察

與齊羣玉張鳳圖

茲啟舍親容城縣生員孫奇遇兄弟四人一爲孝廉三爲茂才皆篤行人也執喪一準古禮廬墓六逾春秋孝友兼全鄉閭稱爲人瑞已經前按臺毛兵尊解太尊武諸公祖節次旌獎今者歲考奇遇抱病入場委不得意開號竟居六等此生甫及壯年尙思力學忽以一日文章之短遂沒生平行誼之優豈非天哉但衡士者固必論文尤兼探行

以篤行孝友之人即使未列斯文尙可破格作養以宏摩厲奇遇偶緣病謬永擯宮牆旁觀所爲惋歎者也本縣念其素修欲爲申請想李老公祖爲人材風化之主聞此亦必惻然弟以鄙民未敢輕爲唐突仰藉年兄鼎重先達于李老公祖儻得申至學臺或可望留一綫不獨此生感瑕瑜之不掩益期奮于桑榆兼使合縣知文行之相維更有裨于風教弟涇涇自矢不慣代人作懇恩之事茲衷有所激復破例爲之亦恃年兄之知我也唯俯鑒而迅發是祝

與齊羣玉

容城縣孫生奇遇事府縣申文蒙李老公祖批既有實行准免降黜三輔士恍然若醒各念所生知文藝之外別有立身根本一方風教總微于此舉矣然昨聞發案到縣孫生名猶在六等李老公祖固謂申文前已批准案序不必再更然後日該學送諸生考試直憑此案案仍六等便難送考且李老公祖榮轉大廷尉矣恐後此受事者未諳端緒或生枝節及今不蚤聲明臨時未免參差藉重年兄鼎言轉達此情于李老公祖使考案與此文相合始終曲全風教永賴一番盛舉千古美談固非爲受恩者一人之鳴感也伏惟留意

又

容城縣孫生奇遇藉託高誼以完前局想勞盛心矣今聞李老公祖有出都消息匆匆之際恐復遺忘則前局不克完後事不可知矣懇年兄急達此情務全盛舉裨益風化不淺鮮也弟嘗慨當世關說槩皆貨取似孫生之事雖闕名教然冷淡生活向非年兄如雲意氣如雪肝腸誰肯無爲而爲爲之不厭哉弟求歸之疏既上出門未便草此專懇一場盛事千載美談是在年兄與李老公祖之相與以

待放草

有成也至祝至祝

與畢冲陽

瀕行荷雅愛稠疊愧莫可當入署後匆匆案牘未遑一介奉候而銜恩覆載則無日忘之比以矯發金花旦夕待放羈留旅邸未得卽奉顏色茲爲貼軍一事家君已與本軍議定代族出地以便軍民謹具呈投臺下祈賜批照垂諸永久臨筆南望無任依依

與范鑑田

容城孫生竟藉鼎庇得還故物此在奇遇一人關係猶小獨因是役使三輔士于文藝外另開思路恍然視人生最初本相老公祖真斯文盟主也事至此不可于風塵摸索不可以世俗報謝直是一段佳話吹振三綱掩映千古爾不肖卽待罪杜門未得躬叩而感動流淚心傾于冰臺矣已而深念有心人如老公祖而今得在其宇下地方關切利害係千萬人性命之事而不以上聞當面錯過將成長恨敝縣勲賊籽粒害民已極佃戶有狀生員有呈紳紳有揭援青縣文安近例求減半折徵本縣已具申各院已俯允批行詳報將洞悉其苦以憑題奏湯火之民歡呼踴躍

忍死須臾以見德化而忽生關隔停閣踰年本縣再三申
催竟不能徑達于院此事起根在縣過脈在府道收圓在
各院仰祈老公祖大力于太尊李老公祖前一爲斡旋過
脈一通首尾相應一方民命賴以更生無限陰陽也不肖
等公揭乃去年所投于縣者今併呈覽前月舊屯院盧公
祖復爲文安減徵再疏昨謁新屯院左公祖談徹縣籽粒
之苦更欲卽舉而措之專候府縣申至卽具題矣此等地
土不肖實無半畝旁觀民困心竊傷之每至叨叨而今幸
遇老公祖是天不忍終棄此佃戶而存其子遺也臨筆手

額伏冀留神

答李達亭太守

恭惟台臺茂騰聲實蔚有典刑共識月斧之精神更仰天
球之氣韻久襍潛郎之被視草名高今宰刺史之帷依裳
惠洽雖云借寇行矣徵黃治平不必有赫赫之名肝膽盡
從襦袴見殿最自當膺上上之考聲華應待璽書增風月
平分把麾暫臥于江海雲霄直上聽履還傍乎星辰某性
賦拙疎材仍涓腐冒金花之矯借自愧微誠荷覆載之寬
容僅從薄謫方循牆而省罪忽洗眼以開函千騎上頭何

勝芝眉之想雙魚中素慚無玉案之酬已拚尋社于雞豚
春山秋水坐看匡時之麟鳳川楫羹梅瞻戀唯殷敷陳罔
極

答宋懷玉

剝啄應門手札飛至蕭索旅况藉以生春老伯無已之愛
至矣自揣何德可以堪之至於獎借太過此愛忘其醜之
意特令當之汗背耳某肝腸骨相原與仕途不宜今歲到
衙門四十七日而官罷然官罷之日自慶身輕酌酒自慰
也國家自有如天之福臣子何勞杞人之憂朝簪解下釣
簑披上另作一班行徑矣然訪戴之舟興那得有盡時老
伯自忖春明時候舒嘯飲光有狂客時來闔座唯莫厭其
頻則爲幸大矣使旋附謝不盡欲言

答賈衡帖

前者薄莫方歉匏繫之身未遂執紼之願反辱手札重以
素絲悚而且愧措躬無所矣竊念某因交孔瀾得親棨戟
兩家祖孫父子一時聲氣應求結交論行譜謬附于同心
人願天從婚幾等子指腹先借冰言已蒙金允家君以是
月初七日登堂想鍾元兄奉聞矣某于家君謁老伯之日

執榼承飲借孫五兄讌于孔淵邸舍兩地相望愉快可知
伴旋裁謝因復縷及

答王崑壁

年臺補天巨手障海深心久勞籌策于筦財復試拊循于
司土唯茲雄郡幸值名賢爭看二千石之得人遙知十萬
戶之祝福駿猷展矣輿論翕然不肖弟契結蘭襟有踰骨
肉拜違芝宇已易寒暄悠哉念故人幾見落月之照屋何
以慰違思願因流風而入懷千里精神愛傳繫雁半年心
事喜溢烹魚儀厚錫于瓊瑤字深藏于衣袖感餘生愧意
不盡言雪峭爲寒玉攝自愛

又

前讀贖尾以太瘠其神相戒仁兄之愛我深矣茲復以金
花事爲不辱知己而故抑揚其詞以寵異之然怯夫慕義
實懼千里外有心人笑我遂勉支病骨以從事則隱隱借
仁兄之助弟何敢作違心語哉夫一官似葉耳唯得龍門
片語便足千秋是又大人君子鼓舞妙用不使逐臣挫心
于澤畔也感激深衷敢因投瓊之使而致之

與劉半舫

敝相知王生前蒙仁兄推愛以不損壯顏相許此生志奮
于請纓仁兄義高于贈劍感恩知己兼而有之風塵中一
盛事也然道固待人情須順理今得一款就門下商之如
屬無礙卽此邀河潤矣伏候尊裁

答范懷洙

萬泉治狀得王直指推轂之語而直道大彰弟舉手加額
據地躍起蓋爲世道人心發此佳輿甯直爲老親家一人
之知遇也弟去歲補官四十七日而官罷國家自有如天
之福臣子妄切杞人之憂螳背空折驪珠未探目擊苟且
之法鱗布窮簷蓋怯於格上自勇於剝下著數相逼不暇
爲根本計矣恭誦手札感慨激切十年來期許千里外神
情令人歔歔復令人骭骭至稱引范蜀公一段同心之言
一字一歎耳唯是老親家甘己冰鑒憂人桂玉過分清俸
鄙衷何安重違至意對使登嘉惻惻殊甚也逐臣之禮幾
經推敲去冬決計相知者以爲太遽甯耐至今可無悻悻
之疑矣二月初卽返故園因授粲之使以聞

又

兩家父子向同李郭之舟近附朱陳之譜不腆四種唯老

親家呼令孫女而示之以之方玉鏡臺稍不足若比荆釵則有餘矣謹列如左

回張誠字堂翁稟啟

某自去年夏季補任本司代庖踰月卽以專擅褫官候命經年因具病情入告併投副奏遂微儼函獎借踰涯擬華生于鐵樹挽留過望比日退于陽戈愧且飲冰感而隕涕唯是待罪已久嬰病實深所爲行之遲遲原避跡之悻悻今旣踰歲昨已束裝報國有心事徒擲于孟浪渙綸無日疾益重于牢騷仰荷天高地厚之恩敢忘且止第在理窮勢極之會豈得更留前疏尙圖再封出城擬在二月謹附手奏以代面辭伏冀鑒原可勝銜結謹稟

與蘇石水太僕

昨謁龍門得侍鄰席清譚霏霏滌我塵襟且曲引後學勉所未至白雪適來巧爲幫襯此身如映玉壺旁也扇頭小詩聊志仰止亦因面命不敢自外先生一笑置之

柬魏廓園

大賢過里雞黍相陪真趣流行弟亦自恕其簡率也最得趣者孫兄之在座夫以數年聲氣一旦湊合真稱有緣耳

仁兄盛使如尙未到弟後圃有茅屋原是當年讀書處今
早掃除薄幕粗具恃知我之深敢再勞玉趾徘徊于容膝
之地卽無奇味供養而泉冽酒香脫粟可飽仁兄豈厭之
耶區區數種謹獻非報也永以爲好也亮蒙叱納疑義快
義祈先發數冊

與范夢章

弟以僻韻誤辱玄賞從前教愛愧無可當然肝膽猶存河
山無恙固不敢借逐臣名色懶散作惰民以負知己也邇
因耳目所及觸我熱腸爲仁兄一道之易州守徐君廷松

其才其品人所共知甯直上谷推第一也乃今不得上官
意矣揆厥所繇祇爲太顧百姓自徐君治易百姓如脫湯
火而就衽席獨有衙役不喜奸惡不喜今乃復爲不同志
之上官所困衙役與奸惡偵其不獲乎上遂得乘而媒孽
之嗟乎犯三不喜而顧百姓智者不爲也然事至今日尙
堪士大夫之多智哉遼餉煩興持籌大老怯于格上而勇
于誅下加派如鱗徵求到骨不肖有司借之以爲利徐君
苦心苦力欲爲此時之鮮于悅其斟酌經營騰那運用斷
不肯自取民一物多費民一錢其于上官趨承全少上官

卽不言且以行與事示之徐君奈之何哉徐君初旣以爭執錢糧不得于府尊猶望提攜于刑廳近亦露不然之意矣生員劉斌被誤徐察其情欲出之而刑廳堅欲入庫書劉名芳異常奸惡徐發其狀欲戍之而刑廳堅欲解其最明顯者徐君應薦而不肯開薦漫云俸未及也夫玉田與易州同一按屬各院薦章通算原屬之俸而得列者其人具在何獨于徐君而異之則中有物焉故也弟密邇易水觀聽最真彼中士民愛戴徐君有憫其太勤過于勞者有憐其太清過于苦者然勞是本分苦是本色人憫人憐弟獨爲徐君甘之唯至於以顧百姓之過而失上官之歡漸有不得安其位行其志之勢則易之士民皇皇如將失恃而弟亦爲之歔歔太息憤焉不平也扶持世道以愛惜人才爲肯綮四顧徬徨同調有幾舍仁兄而誰告焉弟憶仁兄言王立宇公祖亦知徐君者復命薦剡借鼎力從臾之何如徐君固感仁兄國士之知而不敢以世法事大賢也弟今又爲秦庭之泣仁兄必有以處此矣弟憤鬱激切筆不如舌唯體以意

與賈孔瀾

弟在署時全借提挈得免於悔事後追思倍切感激以友
輔仁旨哉言乎廓園兄過我留五日於扇頭讀佳韻不啻
親炙近亦擬仿五君詠體奉懷諸友容覓扇錄上今孫大
親家如京蓋事有干繫不敢輕付人手從來機密事須腹
心人乃可託耳大要弟生帶癡心每管閑事其詳具在投
劉耿范書中詞煩不暇再錄特開口待親丈閱之更乞親
丈面投之諺云打鼓詞流冷淚弟則謂人心不死何分古
今說到古人急溜處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義矧當吾世
親見有可流淚者安能作膜外觀哉弟所分囑於衆兄者
又總託于親丈從臾斡旋定有妙用也未知肝膽向誰是
令人却憶平原君熱腸一片兩地共之

又

刑廳既係貴同年兩兄儻不惜鼎言以解之乎或別有相
知可以轉達者總祈留意王接臺復命在邇釋舊嫌而開
薦剡時不可失徐君一身之去就猶輕所關世道非淺鮮
也弟憤鬱激切筆不如舌萬唯照察

又

孫大親家歸披誦手札且傳口語感歎良深世間誰似徐

父母心痴好了公事又誰似老親家腸熱好管閑事然以愛民太過嫉惡太嚴之循吏當吾世而坐視其不獲乎上挂冠以去能自己乎十數日來諸兄端緒如何料我同盟無不協力牛仰泉北上寄此總託老親家身上也貴差三年報滿職守固然何得遽動秋思吾輩守官每事要成片段似不宜起別意生痕跡耳辱恩骨肉敢盡其餘唯慎思之

與徐恒山

小价昨自京歸買舍親回書呈覽大要公道之在人心自不容泯也老父母安心靜聽薦剡且高列矣誠能動物德自成隣是役也左提右挈諸君子固不愧緇衣之好而非老父母赤心任事何以得此哉不肖爲老父母慶爲世道慶而復以自慶書多密語閱畢付去役

又

十二日半舫樸公使者來告成事也兩公書大同而耿尤詳盡謹以耿書附覽渠意併不欲使老父母知所從來蓋自明其無爲而爲之意滔滔宇宙似此有心人能幾屈指哉然何莫非真正循良自然之感應也老父母從此安心

帖意行所無事過激舉動非所敢聞臨筆不盡欲言

答賈孔瀾

徐父母事大定矣兄輩憐才盛誼何愧古人哉從來澹題目非熱心腸誰肯做此時羣賢萃聚左提右挈旣以專功爲時事濟艱難復以餘力爲一方持公道弟卽行吟澤畔有餘愜矣仁兄又臚列半舫樸公文弱明衡金谿以及徐師之聲實而以已游其間是極快活境界前以片段之說易尊鱸之思太樸鍾元兩兄俱以弟爲知言仁兄忠君信友何所不足而學張翰耶詢使者知闔宅清吉且聞令孫女娟娟狀也愉快可知寒家五世俱蒙溫念復承嘉惠感愧交集扇詩見意聊博胡盧

答劉半舫

歸來每對友生卽提仁兄在口不自禁亦不自覺也易州公竟藉幹旋爲世間留此公道所謂一人知我足以不恨易州公得此于仁兄亦足矣悠悠世俗每以憐才爲閑事憂國爲閑愁誰似兄好管閑事誰似兄好擔閑愁諷詠手札言言欲涕而僅開眉子文弱新餉之一節有心人肝腸如此弟在局外欲雪涕爲笑然怕燃犀之見謂弟作違心

待於亭
語也事至今日涕也難涕笑也難笑扇頭小詩情見乎辭
然以博兄笑耳莫更惹涕也瓊投種種一家父子俱蒙注
存無可以報報以寸心耳使旋附謝筆不盡意

答耿樸公

弟在都時曾以癡自狀而併欲以此字加仁兄仁兄坦然
受之不以爲忤我輩但行己意那管世眼而譽望沸騰推
轂者爭先此天理不盡銷沈之一綫蓋以間執譏謔之口
而堅獨行者之心爾旦暮司銓是廟社之福不獨二三兄
弟之光也世道轉關以進賢退不肖爲綱領丈夫有志當
世安得避此又何必守令而後行志只要真實心腸的確
識見而又善爲運用於不可奪之中行不必言之意舉竟
所補者大也如以畏首畏尾之爲憂又非我輩本色矣大
要有心於避與有心於就恬競若分而皆從自身起見過
猶不及願仁兄以無心處之嘉惠稠疊報之無可俚謳扇
頭以佐清風

又

仁兄天下有心人也所稱不作寒暄不亟裁答弟生平無
所解偏解此味至於布算之周下著之穩誼重憐才不難

深入仁兄指日戈補天石卽一節亦具全體所謂提象提
冤皆以全力也此段情節卽秘之又秘不漏鍼芒而精氣
噴薄已晝暉天表夜曜斗間使世界中無此一段神情則
乾坤之毀久矣獨手教中有謂斷不可令此君知蓋莫非
無爲而爲之意而弟則以爲過矣知己之感千秋所重使
此君而遂竟不知所從來於理未協卽清白之吏不能厚
簠簋而受恩之人自合通肝膽兄自用兄法弟自用弟法
此君自用此君法敢抗顏而裁之君子仲尼之徒也豈爲
已甚哉平心思之其理自見弟何敢面從而背違焉

與徐明衡

弟之知兄與兄之知弟俱不得向世俗人說兄自能脫俗
弟有志未逮手教娓娓評弟過實面孔如炙而弟固望之
以爲鵠亦可得力兄之自勘過嚴反覆攻擊渾是一篇語
錄弟又借之以勘已得力莫大焉時事誠不忍言我輩生
與相值只得辦下著底路數兄榮遷在何部卽就其位以
謀其政此在兄鐵骨雪腸無不游刃弟拭目觀之傾耳聽
之矣兄盛名已滿天下從此後就斯人言前之信以抒己
未竟之施全在無言之地自爲猛健外人靠不著也不愁

待放
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敢以是爲贈扇頭小詩卽
衍此意

答楊允諧

兩九日月忽報新秋言念故人恍如初別昨聞清恙逾重
遠思想勿藥之喜已久矣願百加珍衛爲道自愛以慰懸
懸也逐臣自從去國卽散髮入林尋釣遊之樂迎太樸鍾
元兩兄于江干蕭寺下帷之暇縱談古今此懷殊不落莫
近復偕兩兄并同志者數人泛舟於新安水色襲裙荷香
撲面烹鮮佐酌歌詠互答其樂忘死聖恩之所以錫逐臣
者侈矣但回憶故人遂如天上不得把臂以共勝遊爲恨
恨耳野夫近狀可爲知己道者唯此臨風授簡神與俱飛

答賈孔澗

仁兄記齊署雨中事耶吾兩人自癡彼一人自夢一時之
夢癡何足深論唯至於癡是到底癡夢成到底夢夢者負
癡癡未負夢雖然夢有夢之癡癡有癡之夢弟不暇爲他
人說夢只爲自己圓夢江村午睡每尋甜夢然是莊周夢
不是邯鄲夢新天子另闢乾坤一朝而驚起數十年中外
沈昏之夢澤畔逐臣忽蒙環召又奪其莊周夢而與以周

公夢縈纍若若他人爭入繁華夢而我輩則望其師師濟濟共措一世於華胥夢文弱指日還朝仁兄與半舫樸公明衡固先迎之以夢而弟亦策馬揚鞭徑闖入諸兄之夢大要吾輩人卽多無異夢事卽奇無怪夢拮据卽勞無俗夢唯是朝有恩命而部無文憑非敢抗難進之節實難爲無因之至尤弟之所反覆徘徊似夢非夢兄之癡卽弟之癡則弟之夢卽兄之夢雖世事總一大夢而做夢當做好夢喜清夢忌躁夢不得廢毛義之捧檄而徒借口傳巖之發夢仁兄豈以弟言爲無當而曰向癡人前不得說夢

答徐立厓老師

三復手教慨繼以慷老師一舒一卷初志較然獨時事實未見可緩而人情如是殊可憂耳門生自蒙環召舊疾嬰絆尙未束裝何遽有管庫之役耶在籍之人無聞無見旣無繇求免於擬議之初又不敢控辭於成事之後夫復何言但病軀素畏劇煩僻性復厭阿堵天下豈有力不支意不欲而能勝任者哉用違其才稅駕何所此誤辱當事者之物色而實非所長也見今頭暈吐痰日就醫藥待可支持勉圖就道惟老師于萬老先生代申此情焉承諭吳役

到京用之肅此奉復

答萬惺新

不肖方起罪廢之餘遽有筦鑰之役既慮其難任復訝所從來比得敝座師手札乃知出台臺意台臺才高一代品冠中朝宇內羣倫欲邀一盼而不可得何所取于騫駘而三顧焉士爲知己者用敢愛四體惟是事未素諳任難奏效台臺既始之復望終之預畫規條盡情指教當以匹夫之志守之庶不負先帝之玉成而竟無辱大賢之物色耳捧檄以來匆匆戒裝翰况先施措躬無地長者之賜未敢例卻對使登嘉附言鳴謝而侍在卽不多及

回張誠字

某以不韻之人誤蒙非常之愛春初去國感挽留之深情秋暮賜環想提挈之至意受國士恩誓圖國士報爲知己用恐貽知己羞緬千秋影樣之多抱中夜鬚眉之愧戒裝方冗鈞語儼臨據彼腹勞之久定可托心來自有道之門自當另眼書役先回匆匆附稟

答范懷泉

老親丈治邑原求自信而竟以獲上彼推轂者熱腸可想

而亦唯拙宦之人乃于不意之地每有奇緣此處全是造物妙用回陽和一脈于固陰沍寒之餘彼推轂者均在其搏挽之中所謂相與于無相與也然新主仁聖另闢乾坤舉手加額中外所同弟以澤畔逐臣遽蒙環召被命以來且感且懼儻末路自繞剛腸使此行徒成蛇足且負先皇之玉成而爲知己羞矣老親丈何以教之

典餉草序

嘗論士君子典一職微一事必冀識足周萬物之途而不遺心足專一業之守而不溢力足付艱難之場而不蹶文足發肯綮之情而不隔迺可以任天下而得其要以行其眞摯之心力蓋養繇基試全力於尋常而後穿楊乎百步之外予於鹿公之典餉知其槩矣鹿公之典餉一職一事耳其識靡不爲餉用其心靡不爲餉用其力又靡不爲餉殫當時已共傳其事而今獨行其文予及讀典餉草知其全矣其一疏再疏冒諱而非以沽名搜疾而罔敢或懈直

欲宮中府中合爲一體典兵典餉聯爲一局以賈太傅之
流涕抒忠武侯之訐謨其識超其心專至片札隻言或攢
眉于未獲或快襟于旣合淋漓慷慨寤寐于斯必欲俾天
下盡脫常格而其營大算其力全其文道斯豈典一職微
一事者所能幾哉公每語人曰吾心癡力莽爾夫心癡則
勳名祿位不足動其念力莽則成敗利鈍非所介于中然
不有識之周而文之顯也當時又何以成其務而後世又
何以傳其業乎吾故曰公之識周萬物之途而不遺矣公
之心專一業之守而不溢矣公之力付艱難之場而不驕
矣公之文發肯綮之情而不隔矣是可以出而任天下以
行其真摯之心力矣矍相之圃甯需穿楊百步而識絕技
乎又安不識絕技也崇禎焉逢掩茂紫冶孫鑰拜手題
蓋自東方絳禍以一隅騷天下而兵餉之徵求筋髓爲消
脂腫悉罄乃黃龍未飲銅馬方恣兵愈難已餉愈難已而
典兵者不問困盈虛必欲增餉厚兵以嚴守禦而典餉者
亦不問□衆寡必欲減兵就餉以奉綜核故兵與餉分至
兵或以餉窮餉或以兵窮天下之民窮且盡矣而□不與
民同盡也兵餉其能已乎故今天下急典兵更急典餉典

餉得人與典兵者爲璽簾之應以急同仇不與之爲水火之分以執異用旣無以枵腹於兵使兵單於伍亦無以罄室於民使民虛於社則社稷以安矣當伯順之典餉也外來之解不前邊聲之呼日大新設之庫如洗帑藏之扣徒廩設其時三事大老盡如伯順之急衆人所未急而廟堂與邊鄙相呼吸王居蚤渙未必不遑水遼山至今環瀛何至以紅螺白塔盡生青燐費如許金錢也昔烹廟難發蜀變及造車之帑時家大人於講筵曲折解譬卒以得請蓋宮中之所藏上原非恡而自注第臣工未肯擔任而相爲譏誚中與外無同心議與任無同心大臣與小臣無同心遂予主上以恡嗇之名而邊鄙無以裕飽騰之用此伯順兩疏請帑所以難同心之助也予嘗聞之伯順其所娓娓輒畫者皆筦鑰之經茲不具載卽兩疏所衆人不以爲急者而伯順乃不緩衆人之緩卒至衆人急伯順之急而已緩矣伯順之見畢竟何如是時正嘉廟初年天下之故無若今日之多而今天下之急餉視當日何若伯順高臥東山能無懷然今昔乎高陽孫舍頓首書

鹿忠節公認真草第十一種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典餉草

請發帑疏

管理新餉銀庫主事鹿善繼謹題爲遵餉督催愈急新庫
空虛轉甚懇乞聖明速發帑金以濟然眉事竊照□□□
□□□□□徵兵徵餉幾空海內我與□不兩立也兵與
餉非二局也必使錢如使水斯破□如破竹而今之餉何
如哉臣起罪廢之餘過蒙聖恩使管新庫則餉之出入惟

臣司之而其有無惟臣知之遼東甯前天津以及薊密昌
霸或以戰士之月糧索或以援兵之行糧索或以召買之
價銀索諸臣情見乎文移委官口窮於叫號而莫不刻畫
時勢難待那借已窮之狀而庫無以應前件未足後款復
開領者尙留儲者踵至而庫又無以應夫兵急則餉不得
不急也月糧行糧折色本色事勢相逼同條共貫總爲遼
事也苟一節之不應將全體之俱傷而索之急如此庫之
空如此數月以來內帑頽及遼左者非不數數第所頒者
賞也非餉也賞無定額特一時暫沛之恩餉有成規實按
月常給之數得賞于分外雖不勝喜餉餉于額中殊不勝
怨究之賞暫而餉常故怨多而喜少至以百餘萬之沛發
而不能解遼左之急者政坐此犒賞之銀不能爲月糧不
能爲召買故也委官守候有一月者有兩月者有三五月
者臣每一出環臣而泣偶獲外解聚首而爭酌量分給十
不得一又復嗷嗷擁訴矣卽加派搜括郡縣多急公之吏
而梯山航海解納非畫一之期彼饑軍餓馬豈肯有待而
不脫巾米價豆值豈肯有待而不騰踊當厄不與事後何
追臣縱欲對蹙額之委官強作無情之面孔而能不扼腕

于征夫寒心于國事哉臣懼極而思無術以處反覆窘迫而恍然悟曰臣得之矣蓋此事於臣爲職掌於皇上爲家事臣之職掌臣能知之而皇上之家事非皇上誰辦之况皇上天縱英明深爲遼餉吃緊李進忠田詔賊銀不以入內而以濟遼也罪人房價不以入內而以濟遼也邇復憫念征東將士寒苦諭部行賞言言生遼海之春字字隕征人之淚皆發自聖心非廷臣之入告也使知索餉之急新庫之空豈難渙王居以酬死士乎此事此情臣非管庫臣亦不知皇上何從知之今臣知之而不以入告是遼遼東

將士之苦而不使上聞復鬱皇上事事爲遼之德意而不使下暨也坐待軍心之變立貽廟社之憂臣之內猶足食乎今臣入告而皇上旣知之必有所以處之其則不遠有先帝之家法在蓋大內金銀之氣久蝕日月之光先帝不難破一恠以發之天宇重開氛祲漸解無窮之志事端賴于皇上之繼述及今而出內府之所有餘補外解之所不逮使索餉者隨叩隨與不望水於西江則得餉者士飽馬騰自縛鯨於東海戰勝朝廷此爲上著不聞買人之術乎賈人流通千金以權出入而必於每歲常數之外別操贏

餘以備不時之需不使有中斷之隙從來財用有本則相生易脫節則再續難理固如是今日遼餉何等關係而可聽其脫節不爲之所也外解之來各有程期卽欲強先一日而不能遼餉之索急如星火卽欲姑待明日而不可則所以別操贏餘爲外解之接續而使新庫得環中以應無窮非帑金百萬曷克有濟且新餉原附太倉舊庫舊庫雖號空虛然外解款目尙多如遇遼餉告急猶可通融那借今驟分新餉另爲一庫譬如窮人素依鄰里爲命一旦子然獨處卒有緩急憑誰奔訴而又誰爲匍匐揀之者乎臣今日之請非但司遼餉言遼餉實在新庫言新庫計窮力誨不得不出於此懇乞聖明俯鑒新庫轉空立發百萬以濟遼急庶不失特設此庫之初旨而罪廢小臣亦得竭頂踵以報聖恩于萬一遼左幸甚宗社幸甚

再請發帑疏

管理新餉銀庫主事鹿善繼謹題爲經臣畫有成謀軍需急無所措時難再遲補贖伏請懇乞聖明速賜批發以與經臣協應事竊維人之周身一處有急全體皆應不待商度不煩驅策蓋貫通之至也國家事勢猶之一身宮中府

中俱爲一體疆場廊廟不宜異同稍有闕隔卽成大病居
常且不可況濟變乎臣于十一月二十日曾奏爲遼餉督
催愈急新庫空虛轉甚懇乞聖明速發帑金以濟然眉事
候旨逾旬未蒙批發伏念臣自蒙恩復職至今仰見我皇
上勵精批答無留中之疏一旦留中自臣疏始豈以臣疏
爲無當而留乎乃未幾而經臣袁應泰以戰馬三月無料
告矣臣部堂官李汝華方據疏請帑而經臣戰守次第之
疏又至矣年來邊事規模未定苦無結局之期經臣建此
大策料敵于指掌決勝于運籌期以兵馬糧料正月齊足
而後舉事夫以疆場之大計如彼目前之近期又如此而
磐懸之新庫外解寂然內帑不發皇上試思此事關係何
如哉糧料不足則戰守必不能決戰守不決則撫順必不
能復撫順不復則□□□□是國家所恃以□□雪
恥保封疆奠社稷者全係于經臣復撫順之一策而經臣
之策所恃以及時展布不歎掣肘悔噬臍者全在于正月
齊足之糧料今十二月十二日矣屈指正月能有幾時卽
皇上今日以見在帑金沛發百萬付臣庫中臣卽刻發付
委官然幾日召買幾日轉運已懼後時而況守無一錢之

空庫待不可定之外解豈不悞師期而撓勝算哉天下事不一勞則不永逸不大費則不大省明春撫順之復爲必不可悞之著正月糧料之運爲必不可缺之資則今日君臣上下俱當同心協力以應經臣之畫皇上真有□□之心廷臣真有同讐之意必不謂空庫可株守外解可徐待內帑可不發師期可不應而徒狃眉睫之暫安以臣疏爲閑題也臣竊計自今至歲除十八日中一時一刻皆明歲布置□□精神結聚之會聖天子與賢宰相寶愛寸陰奚啻尺璧露宮中府中不相通廊廟疆場不相應大內有用

金錢不以養士馬目前緊要日月不以籌兵食轉盼而元旦又轉盼而元宵正龍飛介貺虎拜揚休之日臣方且隨諸臣後呼嵩祝釐之唯虔安敢侈口封疆大聲疾呼以瀆九重之聽哉是今日不言非直悞今歲之十二月並悞來歲之正月也悞在十二月猶曰姑待正月悞在正月臣卽欲待而經臣其安能待之經臣時不可待勢不能待機不容待而執無餉以責臣臣之罪其尙可誅乎此臣之惴惴冰兢日不甘食夜不安枕瀝血補牘以申前請也懇乞聖明急下臣疏以臣言爲是則允臣之請以臣言爲非則罷

臣之職假使臣今日不言他日有追論悞事之臣者而並以及臣臣其何辭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赤社丹邱卷序

恒山徐君之治易人人各自以爲徐君愛己仲冬某日值君初度章縫士各爲韻文以效華封之祝劉生兄弟五人共爲赤社丹邱卷俾余引其端余素不爲祝辭嫌其涉套獨于徐君初度而不能自己君固脫套人余不能作落套語卽濡毫凝墨不能不于尋常蹊徑畧犯一二而施于他人則爲套加于君則非套君固有以實之也因信天下事有一名必有一實實之不雜而名徒沿不容不以套目之官有官套士有士套民有民套治人者本無實德而飾聲音笑貌之恭儉治于人者本非誠服而調岡陵松柏之宮商以套啓套甚矣其相蒙也徐君治易無一事不盡己心無一處不如人意雞鳴而起唯求所以佐百姓急而擔當運用又每先事曲爲之計事後又不以告人軍興以來徵求到骨君之處此良工心苦祇令意會者太息耳然君每自以爲多不遂心之事而易己無不歸心之人則君之心太癡腸太熱事到手便不放過而機緣或未偶意見或未

同偏覺乾坤之有憾更于此處入人深矣易之人德君甚而無可效各以感激之衷寫入絃歌之譜稱黃引龔擬僊此聖語重出而情未已景涉幻而理逼真易人之祝徐君也其諸異乎人之祝歟華封故事久成套括至于君而覺致之者筆舌皆靈當之者鬚眉無愧是舉天下最套之事而成最真之事非易之人能爲不套則君之德正先脫世套而風草之機自不容以套應也居恒歎江河不返以爲套之權重難脫如網難破如城足以昧庸衆之目而柔豪傑之骨徐君竟以談笑破之使人冷然于名實之際各動其反本之思于城名教詎不偉哉余請拾壽民壽國之藩餘以爲君壽

與張誠宇總憲

遼餉中斷師期已悞叫天不應禍至無時憤懣叢結舊病復作顧影自憐歸計已決有辱先帝之曲成並負知己之提挈命也如何黃書辦前承台教已許收用而自入京來以此事求進者十餘人皆强有力者也一概謝絕彼猶相强某再思古人有言士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肝衡四顧知某之深信某之至愛某之過護某之極孰有如台臺

者乎于台臺之前而猶不敢直行其志他何望焉今不能
忽然于黃書辦一人遂無以塞十餘人之口卽欲强塞其
口必不能服其心再三躊躇猛焉一斷並黃書辦不用而
某可直言正氣硬驅此十數輩矣管子論知我之恩等於
生我固恃台臺知己不殊古人遂割徘徊猶豫之情行舒
眉展眼之事從此庫中祇照京糧廳考選攷典之例永不
設小帽書辦某自負此卽所以報知己也病中不能躬叩
請罪先茲具稟

答徐玉堂餉司

寅臺何所過聽而過譽如此使弟無實而得名無功而受
賜自顧面孔愧汗津津矣比以外解不至新庫磬懸委官
之叫號久迫東方之師期又逼具疏請帑以救然眉而留
中再具催疏以應經畧戰守次第之疏而又留中計無所
出具揭投政府而不報卽本衙門大老亦以弟爲太激請
責不已弟復何望拙簪一著自辦有餘惟中外全不相應
深爲國事慮耳手教新餉一萬已給委官唯寅臺照單驗
收蓋弟面同解官兌發委官分毫不少也冗次草復不盡
欲言

答傅丹水餉司

弟自十一月初三司鑰新庫閭景陽之往曾草一書而景陽行追未得挈去後得仁兄手教垂格外之愛方擬報章而飛騎告急之札至矣卽此札未至之前弟已兩具請帑之疏元老方以爲無病而呻也弟與楊文弱相對涕泣國事至此而人心漠然眼見得大事去矣計無所出具疏求下九卿科道會議又未知到其間作何模樣當社稷安危分途之會而元老雍容談笑處之文弱特以回啓發抄冀以感動當事者只恐我自涕泣彼自談笑耳目今阿寺青庫借銀二十萬聊以應急而帑如不發終難接濟弟憤懣之極已思所以自處蓋婆婆一官原爲遼餉去復爲遼餉來竟當爲遼餉罷也但同戴此天卽罷亦不得乾淨吾輩性情生來不會享自在福偏好抱杞人憂天實爲之奈何奈何仁兄欲裁餉司歸糧廳弟亦欲裁新庫歸舊庫而我自言之誰其聽之同病相憐不禁於邑

答賀見吾餉司

遼餉之急卽不奉台教而已憂心如擣奈新庫空懸久無以應今攢奏三萬三千兩付藍廳試以往中有小錠件二

千兩九三四成色係欽賦銀面與委官商議亦可爲召買
添搭之用鞘內各有小單仁兄照鞘冊一一驗查還賜手
教以防他弊更乞令委官常在弟處以待外解之至爲應
時之給弟婆娑一官原爲遼餉去復爲遼餉來幸與仁兄
共事何敢自外於同心也冗次不宣

答王崑崖太守

弟春初一病幾無生理調理兩月始拊童背以行一日薄
暮文弱飛字報弟曰河南四十萬新餉至矣可健兩足弟
以爲難復冀其真再審果然舉手加額不覺其足之健也
自有新餉來此爲第一急公之舉原仁兄第一流人爲之
天下何事不要人做也細讀手札其苦楚處刺人腸其周
折處隕人淚其感慨處又令人風生腋也因想從來到極
難處纔有極好事前人影樣一一可覆弟自恨病軀不能
耐勞煩鄒靜長兌發遼東畧有短欠所差不遠皇甫簿自
能口悉賈別駕之品一望而知然何莫非仁兄鼓舞之妙
弟每與同志言肝膽風神如王年兄能使死物都活蓋偏
得造化生氣無微不入卽王年兄亦不自知也鼎望日隆
建牙不遠何緣得藉重敝鄉爲易水燕山一吐精采乎

答袁經畧位字

國家有福以遼事付台臺與遼終始一疏讀者無不流淚
比得戰守次第已入吾目中矣從來辦大事者先定規
模台臺偉畧合符古人遼事從此可望成功僕籌燈讀之
拍案躍起舉手加額爲廟社慶恨不得百萬立發一步運
到以應正月齊尼之約以佐恢復撫順之用卽再具疏申
前請求與台臺相應而留中如前殊不可解扣關不應繼
以扣關密求幹旋未見動靜急之不能緩之不可與楊文
弱議具疏求下九卿科道會議冀以滿朝之精神感通沖
聖而亦未知作何狀也人微言輕徒切憤懣奈何奈何此
事肯綮全在政府惟台臺圖利之

與倪餉院吉旋

不佞舊子民也復以餉事得在下風緣春初一病纏延至
今未得面候近雖少愈尙不能束帶朝參扶掖入庫不移
時而出憊不可支矣此必老公祖之所情亮也茲有一事
不宜言又不容不言蓋不肖卽人地卑微而旣叨共事竊
附同心必無不可信之肝腸無不可盡之語言而後明白
貫徹便於展布昨日薄暮老公祖差送公文不佞收訖與

差人一名帖暫回而渠不肯回愕然曰奈何只與我回帖
家僮諭以一向送公文止與名帖強之使回渠徘徊良久
帶怒出門卽往尋新庫店家直入寢處嚇之曰察院爺差
我來拿你店家驚赴不佞問狀渠遂踴至逕入二門喊叫
震地曰我不是假文書不是假皂隸這樣怠慢我不佞見
其咆哮之狀令家僮抗住庭門不令入渠猶扣擊不已不
佞莫敢誰何密令門役好言勸回而叫怒之聲猶聞於數
十步外也不佞病軀方避煩惱遭此豪悍大傷體面其意
蓋熟聞太倉銀庫待科院使者故事而遂過望于新庫也

不佞原非通達世故之人而新庫又無周旋人情之具卽
於老公祖且不能有分毫之周旋而于差人可知矣乃老
公祖亮之而差人不亮也皂隸誠眞而公文旣收則眞皂
隸之事畢矣不佞安能獨於此人另爲破格乎體面旣壞
展布自難不佞夜不成寐不得不歸命投誠于老公祖也
爾務煩重原非病夫所可料理旦夕求歸矣而猶曉曉者
蓋於將去未去之日說破此情令後來者得以展布非自
爲也冒罪直陳伏乞台鑒

與范鑑湖節推

前爲容城孫生奇遇及做縣莊田籽粒事兩懇台慈俱蒙
鼎力幹旋重挽魯戈再吹鄒律老公祖所大造於士風民
命者不止一人亦不止一方蓋一日千秋矣不肖感激之
餘輒復自驚自喜何意風塵有此破格盛事不啻身親見
古人耳第孫生雖蒙學臺批准免降革而考案之到尙在
批詳之後亦知故物無恙名次猶居劣等中此番類考儻
微台恩得入院試縱利鈍不可知而附案有名庶可完前
局矣原不宜效豚蹄之祝爲無已之求但孫生旣幸千載
奇緣仰荷大造亦唯望老公祖始終之謹再爲叩懇想老
公祖亦諒其愚而恕其瀆也

與賈孔瀾

相別深相念安得縮地握譚寫此離悰也遼事如敗屋漏
舟幸惠徵王居可了目前而弟之癡心莽力亦隨爲枯盡
支離委頓僅存餘息言念吾兄風雨晦明齋緯互卹又不
覺神黯矣頃接范老公祖回牘蓋爲孫二兄而共商者也
弟歲前曾奏尺書借鼎噓植維持入院鼓曹沫之餘勇洗
夷吾之積辱政所以報高厚之恩於無斁也輒蒙范老公
祖曲軫原思慮及意外謂宜明目張膽謀畫萬全卽詳案

參差不愛齒芬以剖明之此卽天地之煦育翺翹父母之撫摩童穉何以加此洵非我輩淺見所能料及第批詳倒案雖有後先而倒案之後亦自有說憶發案既定左滄老公祖曾向李涵老公祖反覆致辭猶記其回啓云文書非可泯滅之物此外無他伎倆也續經本庠本縣申文收復回學肄業則此事又似爲已結之案矣爲今之計只有送考一著便是完局若自生狐疑恐旁生支節翻開多事之門也范老公祖之憐才重行甚於我輩當不以此言爲謬獨弟遙處京華不獲登堂面謁上下其議論侍有仁兄暱就字下受知最深而其知孫氏兄弟也又最悉肯叩范老公祖之台閭代弟抒此下懷乎

答蘇石水

先生偏具冷眼於世所共棄之物不啻三顧使之鼓舞振迅而不能自己迺知大人君子盼睠中有爐冶所謂不言而四時之氣行也區區一官原爲遼餉去復爲遼餉還苟利社稷敢愛頂踵而外解中斷索餉者環空庫而泣持此情以告朝貴落落難合兩疏叫天藉有協力者得帑金五十萬立刻發遼然此法殆不可復與楊文弱共計具疏求

與會草
下廷臣會議未知結局何如也焦勞煩鬱一病幾死伏枕
逾月尚未出門病骨自憐尙可言天下事乎說起周蓼洲
眼前活現全賴先生寫意紫芝本像映人眉睫又歎世間
清真氣味盡被藥籠收盡爾

樞曹草序

今天下最難者兵事故樞曹倍苦於他曹而方司更苦於
他司當熹廟辛壬之際三韓兩河相繼淪陷而方司苦更
難言其時伯順以兵畧自農曹遷任又以能文理章奏若
伯順者真職方哉國家六曹與臺省分職六曹以行而臺
省以言行有不若而言者輒得露章故不若者讐之曾不
敢以嘍喏爲懽齡猩啼鴛笑阿匱之甘意自搖骨體久之
而臺省習爲恒尊六曹習爲恒卑烏知世有剛腸勁骨羞
以皓皓之質蒙世之溫蠖若伯順者哉伯順之辯御史疏

曰不解避時忌不會憚要人又曰二百年來就威權以論
氣焰槩被臺省占絕按掌故以論名臣常見部曹居半此
其意何壯品何高自是名臣丰裁其爲中樞辨御史則曰
當各辦一付真實心腸先爲國家後爲自己爲國家則參
伍原無成心爲自己則爭執祇憑盛氣此其語何溫度何
汪自是大臣風槩至於申明國法不獲罪於堂官迺開忌
於異我試思國事紛拏羣情沸沸其疏可少乎不可少乎
蓋堂官掌漏舟之舵者也故授意伯順而辭卽過激不以
爲嫌身在局外者難與言矣至於議京營議捕營議招募
議卹忠議賞功議操兵議舊將及他種種艱畫悉如敬輿
剴切乃其大指在以精明強毅破情面化常格以振所久
窳開所久鬱提天下英華果銳之氣而不使有罷黜不集
之事此其心何公忠論何篤摯不其古社稷臣乎卽諸所
應酬之牘皆闕大政至若上政府書明指掌而慷慨激烈
深切著明眞足以悚當事之聽是其疏書盡人而可能而
盡人而不能善矣伯順所謂非其才不足識不足利害心
太明耳於戲誰無利害心特無趨避徑也不然甯武之不
可及也豈眞愚也哉伯順之所以爲眞職方乎鄴下孫舍

書

鹿忠節公認真草第十二種

卷上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樞曹草

請申國法疏

代崔振峯大司馬

爲國法一向未申危遼萬分無救懇乞聖明立賜臣死並
重治督撫鎮道之罪事先是藩陽繼陷臣部議調各鎮兵
馬急救廣甯以圖恢復尤望近兵之先到乃薊鎮眞保最
爲逼近而屢催不至撫臣李瑾疏請免調已無同仇之誼
今雖報有兵數而未有起行之期近地若此遠者豈不效

尤宣大僅報護守京城之數而未見入遼之數山西更未
相聞尤可異者保鎮總兵郭增輝先報隻身赴遼及臣責
令領兵方報回鎮領兵乃今猶卧涿州也事勢何等緊急
天語何等嚴切而各鎮泄泄如故是棄河西一塊土也夫
棄河西卽棄京師此今日易見之情形也抗部文倂背明
旨此從來未見之事體也督撫道將大家裝成無可奈何
之局面眼見得國事去矣頃接遼東總兵官李光榮塘報
稱□□遣騎到河用鎗礮往河西射打墩撥日日無虛想
大兵渡河旦夕莫必臣不覺叩天踣地五體俱寒血淚而
言曰家有家法國有國法家無法則家敗國無法則國亡
事到於今非決於行法萬無可望而法不自臣始萬不能
行臣眞庸眞病謬典兵戎破壞祖宗之封疆辜負朝廷之
任使卽言削職席藁總是誑欺明主懇乞皇上大奮乾斷
將臣速正典刑以爲人臣悞國之戒再將撫臣李瑾卽行
逮問總兵郭增輝逮問處斬以爲人臣蔑旨欺君者之戒
薊保宣大山西督撫道將俱革職戴罪星夜催督待報兵
馬出關之日方許復職若仍前稽延督臣以下徑以失悞
事機應時逮治其延緩等鎮聽調兵丁如再愆期依律叅

處儻國事萬一可爲臣雖身膏斧鑕亦有以見我二祖十
宗於地下矣臣愚幸甚社稷幸甚奉聖旨邊事艱危卿職
司本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死何爲各鎮督撫等
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尙無一兵本當逮治姑著住俸戴
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開報起程日期有違悞的定以
軍法從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
如再稽遲仍從重議郭增輝託故逗遛殊干國紀著錦衣
衛拏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覆游侍御疏

爲照登萊望兵急矣自御史游士任劇談江淮之士請自
充招募之使臣部馳心以擬奮臂之呼極目以盼揚帆之
報非一日矣而今報前發七千續發一千且預言明春駕
船之三千通前計後已踰萬人旛旄翩翩風聲赫赫此固
台臣半年來畢力拮据之所得眾豈比於烏合威可奮於
鷹揚台臣不辱此行矣至於領兵諸將量加官銜自是鼓
舞之常典國家所最急者求眞才臣子所當勉者做實事
今果有奇才劍客不盜虛聲方效推轂豈蹈剗印耶勦衛
顧太猷量加□□布衣張國棟隱士楊剛中量授□□監

生汪崇孝應授參謀與前孟叔孔張思任胡維甯等先授
虛銜俟有勲勞再議陞賞蓋人向氣類中求臣部不敢不
以信台臣者信諸將士爲知己者死諸將必不以負名爵
者負台臣願台臣亟爲遣發嚴爲申飭務令經行途次不
犯秋毫早抵登萊奏功倚角則台臣今日薦士之封章臣
部且據爲台臣他日敘功之底案也

覆張景珍楊九經情罪

爲照湖兵與毛兵俱捧千里援遼之檄本同功一體之人
乃杯酒起釁白刃相加城市遂爲戰場人民幾成沸鼎幸
撫臣捷於應變亟正法以定羣心也向使田景坤之首不
與康登庸並懸則飲恨之毛兵豈肯與湖兵罷手哉張景
珍楊九經之爲領兵官同其不能戢兵之變亦同然湖兵
起禍在毛兵先解散在毛兵後且懲縱異情死傷殊狀孰
曲孰直已了然於撫臣之數語况廣甯望兵如饑如渴而
湖兵且逗遛踰旬尋仇起釁卽欲借言飾罪安能白晝欺
人則楊九經者宜薄罰以志過而張景珍當重究以示懲
者也蓋戢亂以兵馭兵以法兵而無法夫先自亂也已及
今而欲振久弛之法化私鬪爲公戰安得於張景珍而輕

相書
卷一
貸之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施行

覆袁應兆情罪

爲照將爲三軍司命苟素得士心未有無故而發難同室而操戈者玉田有浙兵之變新兵倡亂舊兵與敵袁應兆梟斬細打若而人整隊前行眾不敢譁詎不稱定亂哉然合視聽之公以核情事之實兵何以有新舊之參商將何以有玉田之逗遛新兵何以有環門之索討則科尅營免兩情俱露始而召募新兵以補逃兵繼而央求舊兵以制新兵終而大殺新兵以脫已過則貪狼乳虎公論莫逃此而不處則生亂者反適定亂之名作俑者又爲遺釐之漸宜俟到遼日降級從戎□□報効仍行經撫查核過此以往如再無濡滯再無逃亡猶可從末減不則併治前罪立斬於軍前耳蓋天下事原有根故遇鼓譟之兵不必問兵只當問將國自有法故待生亂之將只當議嚴不當議寬此救時之急務當爲天下堅持之矣

覆文應魁膝國相去留

爲照文膝二帥科臣糾叅爲其老也今據督撫回咨亦不能爲二帥諱其老也而其繪二帥之才則畧異焉文應魁

精力稱有餘矣才智稱邁眾矣處鼓譟之軍首惡正法人
心帖然奉徵調之文買馬踰千發兵近萬三路保留眾口
一詞豈可于□情告急之時爲臨敵易將之事乎允宜留
任以慰輿情而非所論于滕國相也國相之可稱述者獨
有繇傳宣以得鎮守耳不聞有殊尤之勳膾炙人口又不
見有嬰鑠之狀振動軍容卽咨文似當留任之議亦屬僅
可未盡之辭然使保鎮而猶爲數年前之保鎮則腹裏優
游儘可娛老今何時哉鯨波未清於遼海烽火時徹於近
關方擬於漁陽上谷之間碁布名將以壯虎豹之威聯率
然之勢奈何令龍鍾之人建旗鼓也及今革任已爲晚矣
總之二帥所蒞俱稱重地或留或革皆據督撫宵物之咨
文以爲二人因材之培覆時事急矣爲地用人原非爲人
予地也旣經具咨前來相應覆疏上請合候命下施行

覆京營疏

爲照國家根本至計京營爲重而京營之壞極矣軍馬其
名而不軍馬其實何異觚之不觚但聞官陞而不見官到
誰爲援之而止協臣李宗廷痛心言之此國家何等時而
不亟爲變計哉旣滿盤托出須兜底做去拿定祖制奉爲

鐵案舉相沿情面一總掀翻布告中外敢妄差一軍妄遣一馬索者與應者同罪妄留一官留者與被留同罪使悠悠世眼不以往常責遞運所責館驛責會同館者責京營而京營始復爲營又使赳赳武夫不以往常視王官者視營官而京營始復有官矣至議將新募三千守城之兵改撥京營而以京營懸旗願征東者選調三千聽副將薛來屑訓練俟大兵東行加糧出關既不強守城者以出征當無難色復鼓願出者以加糧自有奮心且因有可入京營之新募而漸開可以出征之京營耳目不驚心志默易有裨于更絃之治不小矣

覆山西撫臣募兵疏

爲照招兵事臺省請行各因剝膚之憂同急纓冠之誼然科臣周士樸曾謂會同撫按不若責成撫按義可參觀而今山西撫臣遂明言撫按能了此事不勞臺省之畫錦矣蓋安家優厚原無不樂撫之情招募隨方不過一將吏之任既有撫按總挈其綱廷臣特遣不妨且止蓋以天下事原有天下人做而地方事原在地方官管卽各省之情形或難律齊而山西之特遣只得報罷至所議抽派餘丁言

屬有徵機復中窺按邊抽蕃衍之籍則精壯易得戎籍備行間之用則分義莫逃數萬勁兵咄嗟可致也繇前論則招募責成撫按而科道之特遣可省繇後論則軍丁抽選舍餘併招募之頭緒亦省政體兵機誠非小補合候命下以便施行

覆捕營疏

國家設捕營原爲緝奸防盜以靖輦轂而今竟爲各衙門之占與差所壞也顧名思義各衙門長班皂隸水夫菜戶豈捕營本等之軍名各衙門大馬豈捕營本等之馬名或良鄉或山陵豈捕營本等之信地爲藍旗爲吹手豈捕營本等之什伍至於非該管衙門而竟以票取且不止於自用而兼以送人區區捕營人得而用之尙得有軍馬之實數以作干掇之實事哉此在平時且不可況難剝膚□□密布巡緝缺人緩急誰備每一念至五體俱寒及今而何敢不爲宗社計綱繆至今而何敢復爲相知作情面特相沿日久有難拔之根株攫取人多有易騰之萑菲一向提督諸臣久諱言之而郭欽乃明白道破直請禁革也夫未明言而漫爲因仍猶望振刷有日旣明言儻復爲寢

閣將憂釐正無期今欲一舉而釐正之必奉渙汗之音而
申以畫一之法清查捕營原額其各占者盡數掣回而送
迎諸差一槩禁止刊榜曉諭有敢再占再差者卽一軍一
馬以違旨治罪取者與者同之朝廷有必行之法則捕營
初創可頓復矣至于把總最稱勞苦養廉旣薄勞績宜優
城內一年城外二年如經錄薦卽與陞擢則功名可期于
目前意氣不墜于弩末鼓舞機括莫善于此總之還營伍
原有之故物非事更張鼓材官效用之新硯無難破格國
事至今能再堪幾番徇情幾番避怨幾番冷任事者之心
捕營之可爲不可爲決于此舉而京營而邊鎮亦視此爲
進止矣

覆胡撫院疏

爲照車戰制勝原是古法而用于今日更合時宜三軍之
脚跟非此不牢口馬之衝突非此莫禦及今用之外恃遮
蔽以壯心膽則射打易于命中中藏步騎以乘便利則戰
守無不有餘撫臣胡思伸旣爲其所發援遼兵五千名請
戰車二百兩爲三軍大家之介冑復請盛甲三百副爲各
軍隨身之介冑宜行工部如數給發至於指揮倪國柱自

身不難受命方誇國士之無雙一門共願從征更詫英雄
之有種莫非王事自甘賢勞忠義膽從家風鎔鑄父子兵
向遼海蜚鳴卽論功行賞不妨俟之日後而旌義勸忠急
宜優之目前蓋紀錄仍是虛聲賞資乃爲實事激勸天下
機括全在於此合候命下以便施行

覆蘇其民加級疏

鎮江之捷膾炙人口誰不知□獲之數不多誰不知孤懸
之地難守直謂累敗之餘士氣不振誰敢越三岔河一步
者茲有人焉直探虎穴獲其所最親信之□官以歸三軍
始有生機□□不無內顧故足奇也押解□□□等到京
之日屬目者無不色飛快心者無不手額□□等旣正刑
章押解者宜加賞資况浮海獻□之蘇其民固卽陷城執
□之蘇其民乎查本官歷履始聞□□□□從山右杖
策以援遼左復因遼藩之繼陷從河西間道以入東山撫
臣六月二十四日之遣行固依毛文龍爲右臂文龍二百
二十人之共事又以蘇其民爲白眉懸軍深入何異涉龍
淵而取領珠鼓棹凱旋眞是乘長風以破巨浪毛文龍已
陞副總兵行且予以鵲印蘇其民雖陞守備猶然未稱虎

頭擬于守備之上再加三級臣子許國之身原以千日之養爲一朝之用國家報功之典自以破格之賞待拚命之人賞罰有章風勸自速敵愾之心愈鼓□□□□□矣

覆追錄戚繼光疏

爲照忠義固在人心而激勸係於主術如報功之典未明則報國之忠不奮先臣戚繼光爲大帥南馘倭北却□勦名無兩而報之者未稱此輔臣之所以因時有感而以追錄舊勞爲請也夫劉江望海塢以三千之捷分茅五等近時邊臣以斬□至百世襲錦衣繼光二萬首功百年金湯

僅備千戶百戶之蔭且投荒以死久新易名迄今子孫牢落空悲汗馬之遺裔門戶蕭條誰念若敖之餒鬼不及今一爲追錄幾何不令立功者心冷哉□□□兵連三載夾河爲軍未復侵疆一步川難乘之守令棄城勢如魚爛求一人如繼光者馘□擒奢以分主憂而安天下未知報恩竟是何人然死繼光不酬生繼光不出也輔臣有見於此乞爲追錄夫錄已往之功臣所以厲將來之戰士補先朝之缺典所以立見在之明文今擬蔭繼光之裔錦衣衛指揮使傳世其官并與以謚而勲名相亞之俞大猷曾同

時而戮力宜一體以易名使人謂爲國家出力之臣卽當時賞未酬功後且追思而重敘之熱血不成枉灑也則凡有血氣孰不涕泣感奮以求一當哉蓋勳敘於易世之後則趣味之含更長賞加於無望之時則機鋒之觸更捷市駿骨式怒蛙氣機感召理固如此誰謂平遠定蜀不自此激勸始耶

覆延鎮撫臣疏

爲照套虜深入延鎮且爲戰場據撫臣之題報西事豈減於東事哉全陝兵力以累調而單虛當此禾笑之虜幾成魚爛之形應援畧遲勢必棄延安以搗全陝第撫臣所謂催隣近山西兵馬又恐各鎮各有情形輕調未爲穩著且隣鎮卽近而本鎮尤爲近之近臣部前調陝西赴遼之兵尙有三千五百未發卽留爲應援之用而科臣郭允厚招募之五千併擬調杜弘域之二千總以佐今日之急計兵一萬有奇取之見在儘可壯纓冠之氣色而餉則戶部已發十萬矣仍通算前欠再爲湊發務使軍興不乏危疆得保也而臣又謂今日西陲之事救應則兵與餉誠並急而戰守則將與吏當並重據撫臣所稱延安王知府總督各

官兵射中達賊數十名各山頭遶走住徇等情則延安之
不粹爲賊有者誰之力也撫臣以督率民兵鄉夫固守城
池堅壁清野爲各府州縣申飭深爲有見今與諸將吏約
將而能殺賊解圍者受上賞吏而能守城禦賊者亦如之
賊進無所掠且憂其歸矣覈功罪而賞罰之是在撫臣耳
故因而併及之

辨鄒侍御疏

爲人臣者國之艱難未濟而嘵嘵角口者固屬不忠事之
本末未明而敢收受辱者亦爲不義浙江募兵御史鄒復
宣因臣復浙撫疏有已募者量帶未募者盡停之語謂臣
改募兵爲押兵失專遣意損西臺體也攻臣冒臣犬豕視
臣臺臣之氣勝矣然安所得無氣之人乾此面唾乎夫事
之本末誰不明焉臣部覆浙撫疏俱在願與天下共評之
曾有一語與臺臣爲難否浙撫募兵一萬已發而陳求免
再調之議其疏至而臺臣之行久矣臣旣與撫臣同抱地
方之憂免調非難祇爲臺臣已作招募之使完局未易求
募其難在聚旣募其難在散使必於取盈而強浙人以太
苦固非所以爲國家也使定於一路而貽臺臣以兩難亦

非所以爲國家也故已募與未募兩設其端使臺臣進與退皆爲有據爲浙人爲臺臣皆從爲國起見不意以是見罪也臺臣自繪其募事經緯曲折可稱始終條理臺臣既唾手而得熊羆之士臣部且藉手以振撻伐之威此自是英雄作用固無人敢與臺臣分功又何必詈臣使之任罪乎居己於功而居人於罪肆口誦誓無不如意臺省氣習賢者難免然人各有志孰不如我國事至今日當各辦一付眞實心腸先爲國家後爲自己爲國家則參伍原無成心爲自己則爭執祇憑盛氣臺臣此行爲國耶爲己耶臺臣此疏何心耶何氣耶果出爲國募兵可押兵亦可量帶可盡停亦可何損於西臺之體而惡聲相加也臺臣責臣前不顧後臺臣而亦言及此乎此社稷之福也自有遼難以來人之用舍事之作止前後不相照顧者實多矣然誰實爲之而至此極卽招募一事孰倡議孰請行忽欲行忽欲止行而復止止而復行轉換變更全無定說使臣部聽其拙牽而受傀儡之苦臺臣政提傀儡者耳今以自擬其誰信之雖然臣部實有罪焉招募之不可遣臺省人人知之臣部明知而明不能自持各省撫臣請自任招募不勞

特遣者言有婉直意俱可見臣部甯遠撫臣而不敢忤臺
臣枉費調停還遭詬訾已實自取於人何尤臣受事也晚
從半途措手且以覆浙撫一疏爲臺臣所深恨犬之豕之
斥其無益樞政示以必不可容之意臣知罪矣使臣於臺
省請行時而卽在事則臣之得罪已久然如川省之變或
不遽作天下事是非禍福固未易一一爲人言也今國家
何等時而以無益之人處樞政臣實不才願避賢路待臺
臣公推有益樞政者付以國事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覆募兵分發疏

爲照御史鄒復宣所募之兵旣已分發在途應知經行無
擾所稱沿途查點付之龔陽夏陽夏果堪佐一臂之任國
家何惜半通之綸至於不斬不齊從來軍中之常理有不
如律自聽監行者以軍法從事臺臣卽不請朝廷且予之
矣而車輛棚廠之在沿途者旣有先期之戒誰冒臨事之
誅乎惟所稱分發薊鎮則有不可及今說明者蓋御史
募兵原爲援遼卽尙書王象乾有薊門操練之題亦以爲
廣甯後勁而設非爲薊鎮壯軍容也今三千之眾暫付薊
鎮如法操演無不可特操演主意將以應廣甯苟羽書之

西飛卽旌旗之束指勿認暫付爲永屯之所至調發而有後言也此於尙書王象乾原題之指方符而御史間關任事之初意庶不渾乎

回戶部咨

竊照毛文龍屬國久寄音問乍通論兵機論事理論人情無一不當接濟者發銀發兵發米發豆似屬難已方意戶部行不待旦不謂山東司之另有說也國家事原非一家私議請虛衷以酌之夫天津此時轉運山海就其運山海者稍分以濟毛弁何遽無米豆而必從今始買何遽無船隻而必從今始造毛弁兵雖止二百近發淮兵雖止三千相依遼民不曰十餘萬乎民不可爲兵乎豆止可秣馬乎航海運餉未易源源故須多運以濟持久非用少而派多也且如山東司所云隔海而待查兵數坐論而待動秋風押解而恐水濱之難問我往而恐敵人之易來左難右難千難萬難一言以蔽之曰不接濟毛文龍而已文龍果可不接濟耶天下事有可否有成敗可否屬人成敗屬天本司亦未敢謂文龍之必能制□□未敢保文龍之必不爲□□所制只以情理斷之鎮江獻□後我之應文龍者未

果□□之圖文龍者實深廣甯既陷音塵逾絕而忽有尺書從海上來真可比於鴈足之帛其□□之氣不衰困猶思闕而求援之情甚切望且眼穿當是時聞之心動念之魂擻恨不能飛身縮地以餉文龍而于于徐徐酌難易於目前計成敗於日後哉且天下亦安得此萬無一失之事而爲之也山東司謂事求其可功求其成本司則謂事可做者決意去做成敗利鈍非能逆睹此兩者心未始不同而見各別山東司而亦同此見焉則目前緊急無逾此節卽別項之錢米亦當那借以成汎舟之役縱成數驟難取盈何妨先運開端續圖再酌乃一縷不發而祇從頭細算

是於計成敗處太分明而於論可否處少照管矣至於取回毛將尤未易言人情畏□如虎不能強之使往有人能往乃欲其來乎且文龍艱難萬狀而不自爲玉關之請似此心膽未可輕以量常人者量之也取回文龍誠可省接濟之費然有遼事以來費朝廷金錢幾千萬未成一事且賠地千餘里以殉之獨於出沒□肋之孤臣經年未分太倉寸縉而間關告急偏議節省是耶非耶文龍告急之使達朝廷已歷日時本部題請得旨已俱遲緩而貴部復擬

會科會院講求長便待講定時索文龍於枯魚之肆矣本
司實見得接濟毛弁終不可罷決不移會講求聚盈廷之
訟只徑直望戶部之相從耳既矢心於共濟何成見之難
捐理宜回咨以申前請

覆優恤死事道將疏

爲照□騎渡河廣甯失守大小文武將吏相率奔逃回首
河西幾無一人義士矣獨有副將羅一貴守西平□□過
當以藥盡而自刎監軍高邦佐至松山誼不入關竟投繯
而自縊慷慨從容兩稱足色據方震孺之所奏合諸高世
彥之揭所稱西平屬□自謂好漢松山遺筆自謂得正節
千秋史筆能外兩臣之自題哉夫一貴之頸血可濺也而
其志不可奪邦佐之烈骨可焚也而其義不可滅河西數
百里元氣幾絕獨賴有二臣以存一綫爾國家褒忠之典
不以優是人而誰爲優焉祭贈謚廕自有應得之例而臣
於高邦佐遺書以未封其親爲憾不覺淚盈睫而刃刺心
也夫循資歷俸以微恩命碌碌無奇者皆唾手得之獨殞
命疆場之吏不得霑一命以榮其親此事之極不平而情
之當共體者則邦佐一貴除從優贈廕外俱當就所贈之

官封其父母以慰死者不瞑之目蓋忠孝原是一理因其忠以遂其孝復藉遂忠臣之孝者以勸爲子之臣所係非泛泛也不直此也邦佐爲臣死忠高勇又爲僕死義無論其主卽僕亦難一時西逃將吏敢當監軍之僕一面者誰哉均宜優恤以示風勸敢併及之

覆招募邊兵疏

爲照東方戰守總需兵將凡言招兵言用將原以引手於同舟豈其因噎而廢食如萬邦爭招募邊兵之議豈不勝募兵都城者百倍哉然臺臣論事者也臣部則做事者也事到下手只得熟思而審處之一有疑焉必從長計議不得致悔噬臍而欲卸過於起初建議之人夫邊兵誠可招也卽以邊將招之何不能辦而必煩特遣金吾之使金吾誠賢何事事擅長卽招兵一節亦能跨歷各邊之將且未言招募先算錢糧邊兵之招就糧於邊乎挈糧而往乎就外餉是必外司餉者肯爲我任之然後可挈內餉是必內司餉者肯爲我任之然後可兩處有一肯任臣部且代爲金吾趨風以拜檀施自謂周旋金吾之意不在臺臣後也大要臣部只知爲國家當做之事而尋人使做不敢爲情

面欲用之人而尋事使做事之當做與否可從情理預推人之當用與否必經耳目始定邇來公車之牘所目爲韓白若曠世不一見者固司馬門之旣聞且見而目應接不暇者也國家需將急矣臣又創陳重將之說期以振武夫之氣爲國家□□乃遇眞能□□之人而偏不肯用臣卽至愚亦不出此

覆旌仗義死節之臣疏

爲照奢酋發難之初長吏棄城者比比而有闔門死義之張振德也出死力以捍賊鼓衰力盡率家屬以投火氣定神閑臣死於國妻死於夫子女死於父僕死於主而縉之爲國家死也烈哉俠骨剛腸俱堪千載異哉忠臣義士竟萃一門凡有人心者孰不言之而涕集思之而神往也夫爲臣死忠誰不知之邇來逋臣逃吏自以全軀命之念頭而求容於無法紀之世界遂至爲臣者全無死地服官者走爲上策而國將何賴焉致身原是臣節而臣節卽爲國脈報忠原是國典而國典卽爲人心異烈如振德是豈可爲薄報耶振德之建祠易名自有恒典其子張紀天假應試以存忠臣之一綫國家得就其眞骨血而予之世階其

妻媳子女與何廷魁之義妾並旌其僕嚴英顧美等與高
邦佐之義僕同恤蓋東西兩地借忠臣以泚偷生之類而
恤磨從優借天語以招報主之魂此今日急務行不待旦
者也

采集廷議敬劾折衷疏

自□騎渡河河西奔潰所恃爲神京藩籬者祇有山海一
關廷臣共切剝膚之憂各效必然之畫奉旨下部者中間
不無畧參斟酌而次第則已盡見施行試提衡而論當今
急務不越數端莫急於守山海楊維新甄淑徐憲卿熊德

陽楊新期江日彩潘汝禎共言之而郭尙賓蕭基姚應嘉

錢士貴謂前屯不可棄張璠熊德陽王遠宜楊世賞謂西
□仍當結近得樞督二臣之議則榆關已爲擺守前屯已
爲屯駐而西□羈縻已有頭緒且新經臣指日到關一切
防禦遂有專責必能圖上方畧以寬東顧憂也繇山海迤
西莫急於防薊門十二路隘口蕭近高余懋衡楊新期姚
應嘉王命璿張汝懋畢佐周董羽宸徐憲卿潘汝禎共言
之此地原有戚繼光遺規修而復之□自不能飛度關上
既有經臣專任督臣自宜還鎮料理甄淑又請選精力道

臣輔之是在吏部矣繇外而內莫急於守京城勳臣之分
守也重城之增高也分梁派守環城建堡且掘品坑以陷
□馬而伏火器也修城東馬房汰補額軍擇將訓練也蔡
思克侯震暘林一柱徐景濂王命璿徐憲卿楊世賞之議
俱已酌行而保甲詰奸則蕭近高周朝瑞董應舉徐景濂
王命璿徐大化徐憲卿陳肩叢之議已責成巡城御史申
飭坊官矣但聞點查保甲公差如鱗需索之害使錢如水
夫此法原是緝奸人非禁本家人不出門常川候查也今
宜講明立法本旨盡洗需索只嚴一家藏奸兩隣皆斬之
法各家勢必自查頃刻可以遍都城奸何所容哉至於京
師所恃原在營軍任將分練增選鋒習技藝加軍士之糧
重總協之權如陳肩叢蔡思克周朝瑞趙時用甄淑徐憲
卿諸議分練加糧已行餘方再措惟所謂盡搬武官家眷
入城恐難爲養贍盡移營兵入城住民居僧房官給房價
恐軍民雜處人心不安不如以給房價之費增造營房爲
便也陳肩叢蕭基議練班軍蔡思克楊世賞議選練衛所
餘丁王命璿徐大化議練戰車熊德陽議料理軍器董應
舉侯震暘楊世賞議造火器築銃臺事係臣部者已擇人

而任之其係工部者已移文料理若夫薦舉材勇黃克纘
郭尙賢徐景卿周朝瑞蔡思克陳盾叢張汝懋畢佐周楊
維新甄淑侯恂崔呈秀蕭基周宗建楊世賞張榜各有其
人除文官聽吏部覆行外武臣如蕭如璠白兆慶王世欽
已令練京營薛濂萬邦孚杜應魁已令招新兵張懋忠已
令練班軍薛來盾紀元憲李懷信馬世龍張士顯已經擢
用其餘多人尙容耳而目之苟足爲朝廷佐一臂力豈靳
此半通綸也而招兵一事言者非一已經覆行但不可溢
三萬之數而抱遠猷者每欲以數萬橫行

臣無以應

也且諸兵填滿城市事屬未便明目原令在城外該將卽

宜遵旨出城一以便訓練一以靖輦轂耳若訓練鄉兵之
議甄淑蕭近高陳九疇梁之棟林熙春霍守典其說大同
而京東州縣向爲畿輔今爲衝邊宜令各州縣撫循百姓
操練鄉兵使接壤錯繡皆成金湯而其肯綮在捐免租稅
以固民心選擇令守以貢文武才者爲之專意保障盡絕
迎送餽遺之常規破格超遷不拘三年五年之舊例則吏
卽是將民卽是兵處處有兵城城有將皇上豈愛此區區
租稅而不爲京師厚藩籬山海壯聲援耶選擇有司吏部

之事亦必心趨董羽宸之議而列布才賢矣此莫非諸臣之建白也臣或釋其指而虛爲折衷或師其意而畧爲潤色期於濟國家之急而已間有未卽覆行者非事微介於然疑則機猶宜於等待議者設身以處必不過爲任者難也臣嘗謂今日救時對症有二語議臣不難任臣文臣不難武臣天下太平矣臣初受事曾以任將一言入告皇上而任事之難尤願議者共體之且兵忌宣洩部稱樞密公車之牘當事者未及到手而報房抄傳已遍中外情外輸而計內泄此大忌也願與諸臣約凡爲東事一切緊要機宜直書其事緘送兵部聽其酌行全不抄傳以防洩漏事後功成自當詳列某功之成係某人之議斷不終泯建白之實也

覆盧教諭授監軍疏

爲照扶危戡亂須非常之人倡勇勸忠在破格之賞重慶變作攝富順者棄印走矣教諭盧安世責非同於守土期又逼於公車使其飄然北上旣無金革之危兼有清華之望誰能厚尤之者而安世之用心竟加人數倍也甯悞筆戰不悞血戰甯舍宮袍不舍戰袍其護印似抱璧之相如

叱噤賊黨其請兵似泣庭之申胥還定城池士民以爲重
見天日共效尸祝者而僅僅轉縣優之耶抑難之耶夫繇
學轉縣此孝廉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殺賊如安世復
城如安世而從此例是安世以殺賊復城者自絕其青雲
路而我於殺賊復城之勞臣待以不及格也功高而薄爲
酬則冷豪傑之心才大而小爲用又繫騏驥之足見今川
患未靖用才正急破格鼓舞大開功名之門宜如鄉紳所
請授以監軍之任畀以專勅假以便宜使本官得展其所
長而人心競勉於報國其於疆事非小補矣

覆畿南增兵疏

自河西旣陷祇以一牆限口則今日之畿南其關係京師
豈前日可比作山海之後勁通南北之咽喉安得不宿重
兵安得又惜重費誠如學臣左光斗所言兵不滿千馬不
滿百卽增兵五萬亦不爲多添兵之數倣山東請帑之數
倣貴州誰謂神京逼近之門戶不得比例於千里萬里外
之封疆乎今日畿南增兵事在不疑臣部自附於同濟之
舟皇上亦斷不難於王居之渙矣而臣猶不能無說者事
至今日極望撫臣爲畿南立定新規模從頭做起兼望撫

臣爲畿南清理舊家當澈底查出舊撫胡思伸疏稱援遼
屢調去一萬六千修防山海一萬三千是一鎮而去二萬
九千置可知也然查天啟元年冬該鎮開報兵數實在六
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員名屢調援遼去者在此數之外去
年所調六千七百六十名今係在關上其舊調一萬陣亡
者便當開糧另補逃匿者便當緝拿著伍與舊額糧補舊
額軍按衛所而求之萬人可立足也惟修防山海者在此
數之內而近爲保鎮關係不比曩時已留班軍七千三百
餘名則保鎮比舊年人多此七千三百人在鎮矣大要該
鎮兵糧既有舊額雖經調發其存亡可查逃亡者可補老
弱者可換先復原有之額而後酌量分撥以定新增之數
撫臣身到地方按籍一覈自有定見蓋舊額卽逃亡盡補
老弱盡更而當此急迫之時亦必增募壯勇以儲敵愾勤
王之第一步舊撫臣胡思伸請增兵五千臣部已具題奉
旨特舊家當不清則新規模無據當是時借重新撫臣材
猷查刷舊家當一一清楚而復以新兵佐之只求足備緩
急不必執定多寡從頭打算除應補舊調援遼一萬近留
修防七千併題過新增五千外還須增兵多少所稱五萬

之數或當取盈則取盈或當畧減則畧減但求實濟國事
撫臣旣以國家之事爲事臣部安得不以撫臣之心爲心
也

覆魯總兵疏

爲照畫戰守者纔說前茅便須後勁今當關禦□保鎮遂
爲後勁儻猶然不足爲勁榆關有急何恃無恐而該鎮自
援遼抽調久歎單虛不爲料理則兵馬不備空拳難以當
□急爲料理又錢糧莫措無米難以成粥而總兵魯欽乃
摩畫歷歷欲就事處事整舊爲新也所稱營馬之買補芻
粟之增加器械之打造家丁之改募車營之添補無一不

不關切要無一事不需金錢而其所稱錢糧諸項則地方
原有此銀地方人亦久有此意非本官劈空立說者州縣
解京馬匹折價一年委官收買一馬之價可得三馬之用
庫扣援遼兵馬糧料銀以造軍器累年所積可濟一日之
用各營逃故軍缺以二缺募一家丁則變鬼簿爲健兒府
庫所貯各備備荒銀兩暨各州縣有備荒銀兩總以爲加
糧料而造火器則集無礙爲有用而車營之添其兵分二
千於新募而自餘其器亦動備荒銀而無不足眞所稱

爲力不難責效亦易者也大要今日制□防□何處不增兵豈於榆關後勁而反仍舊貫新撫所請之數聽到地方自酌盈縮而增新與整舊並行不悖新猶有待舊則見在整舊壁壘者卽預以開新氣象也是在鎮臣好爲之

覆岡寺疏

爲照保鎮治兵不容以步而廢騎保鎮買馬不能無米而成粥總兵魯欽以留馬價請兵部遂據以覆非漫無主持而使武流操權也蓋謂以馬價買馬是以菜作藿至便也且一馬之價而買三馬事半功不啻倍又至利也總是皇上之財總濟皇上之事苟有便利何難變通必如寺臣所言太僕馬匹祇供京營騎操銀兩祇供各邊年例亦思保鎮近在畿輔今爲□警而訓軍實政借以入衛陵京非徒爲保鎮固圉也且此時之保鎮實神京靠近第一步何遽不得比於各邊之有年例乎而部覆保鎮馬價之事原止留一年云後不爲例也日者杜應魁赴關曾以太僕馬供其挑選而彼猶旁睨不顧莫可誰何豈其化一馬爲三馬至便至利而乃苦相擲掄耶大要事可濟緩急不必執守文之規爲律令議有中機宜不必從建議之人生葛藤

以天下理付天下事則當行當止原自了然不待辭之畢矣既經題奏爲此具覆伏乞皇上勅下仍照部覆留馬價一年付魯欽買馬後不爲例則一變通之間而軍需自足軍容自壯於以捍衛神京非小補矣

閱關回奏疏 代孫相公擬稿

臣某陛辭之日抵通州通撫新兵陳於郊壯弱參差器仗闕畧軍容且未具何言軍實矧區區萬人副參足辦之不足辱一開府也就謀督臣取道密雲新立軍營軍容具矣而訓練猶疎始而合市人旣而率驕子日食重餉而以桀驁著聲是豈立營本意計軍實而訓之是所望於當事者至於舊兵則告疲勞求加餉卽執新兵之厚餉以爲辭夫其身苦於重勞眼熱於厚餉逃亡接踵舊額半虛督撫業會疏以請矣臣謂舊兵比例新兵非也新兵拋家棄業投名幕府以聽調發固與舊兵之安其妻子廬舍者苦樂原殊且新舊而舊常卽舊兵之有知者心當自明惟是各邊之餉獨薊門最薄宣大糧冊三等卽最下者不下六錢五分薊門何敢望焉當時口患重在宣大建口首功二乃當一故餉漸西漸重漸東漸薄勢使然耳今之建口何啻宣

大則薊餉之當增他鎮有不得比以爲例者督撫之請是也而臣猶有望於督撫者邊疆大臣爲國分憂事權在握不必全靠內府近日京東北一帶添設之兵是不一處無裨于揀坐糜金錢何如酌其無關緩急者分屬營路留其精壯汰其老弱卽以汰餉增補舊營汰一新兵可補三舊兵何憚而不爲也繇密雲而東禾稼甚盛無憂饑饉團練鄉兵增修城堡此良有司之事所可憫者失所之遼人相望於途至以青衿泣求煮粥臣不勝泣然行縣畧賑更爲之計令有司查記衛所總呈於府量其服寡分發各縣附籍里甲夫分爲安插則散處易於措置各照衛所則比屋猶是親隣守望相連保甲默寓恢復有期故里可返遼人庶有瘳乎廿六日而抵關與經臣會延見鎮道諸臣而令各陳守禦方畧臣此行大意原爲關事事至於一牆隔□已不可言而守禦猶未足恃取議猶未歸一□馬一嘶未必榆關之不爲廣甯臣何以報皇上何以對天下安危大計數言可決事之當行者行不當行者亟止人之可留者留不可留者亟去議以盡天下之心斷以成天下之事如斯而已矣恢復二字誠未易言然不可輕爲此言豈可絕

無此意守禦一策誠然在關然家當可在關上作用豈可不在關外經臣築邊於八里鋪無非向關外樹藩籬而臣愚以爲太逼蓋八里之近兩道長城分關上之兵再爲擺邊勢恐難遍且一處瑕則處處皆瑕萬一不支關上之震搖不大耶榆關左山右海形勝天成起伏層疊最便用奇本是活地特八里太近反爲絕地耳道臣有爲甯遠之說者夫守莫先於險阨甯遠山勢合抱不過數里形如葫蘆誠得信臣精卒荷戟守之可以束□□用眾用強之謀可以塞□□暗襲薊門之路且包二百里以爲宇十三山引

領望救之遺黎可迎以來關上宵啼露處之遼人可能以出計莫便焉而經臣以爲目前兵將未能辦此出太遠則一路之應接未易或有失則關上之人心且搖莫若步步做去目今發帑不過二十萬則八里鋪之長邊功未易竟小爲結束改修城堡建立銃臺總以餘力修復中前前屯等處漸以遼民實之地近則修葺不難有急則收轉亦便此經臣老成之見臣未之敢易者且經臣已遣將經營覺花島則其微意更令人服耳臣與經臣並轡出關繇八里鋪抵中前所城垣猶在廬址依然遼民有從行者循覽周

回淚數行下臣等相顧潸然夫□未抵鎮武而我自燒甯
前此前目經撫之罪也我棄甯前□終不至而我堅欲委
爲西□住牧之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
罪也道將旣潛身匿影於關內而無能轉其畏□之情以
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此臣與經臣之罪也河西失
事數月矣試問住關上者何所持以自固兵填於街衢譁
於酒肆絕不習技擊而將復以嫖賭身先之被叅之將潛
伏關門明開賭場猶謂有法乎將以剝軍而不操練軍以
習將而樂逸遊如□抵關誰應之者且有喫酒喫肉預備
走路之謠諸臣熟聞之而不介意情可知矣夫天下事天
下人爲之精神力量遇難事而愈出只在先定主意主意
不定弛然廢然離披萎蕪而不振主意定則累年積玩可
以一日振千人積玩可以一夫振今日關事主意要在步
步向外生打起精神細尋著數使三軍之氣日趨飛揚而
其大端在舉逃官逃將而挑換之文臣如某某等武臣如
某某等才豈盡無可用情豈盡無可原獨其自覺無氣色
展布實難何如另用一番人耳目一新旌旗變色事猶可
爲也今不是圖而圖事撥策使諸逃臣參焉每一開口千

難萬難滿闕城盡成一套熱氣撲人面透人腸薰人心而人不自覺臣初至猶能覺之亟欲以生換熟而猶恐鎮臣新到亦被熟氣套住亟欲定約今日關上備誠未完當以何時可完今日甯遠事誠難做當以何時可做鎮臣謂盛甲不齊馬匹未備夫守險阨固不靠盛甲破馬兵終當用步兵卽盛甲馬匹不可盡廢而臣許爲歸乞於皇上應之如左右手儻軍需具足而軍聲不振臣將求多於鎮臣矣鎮臣受尙方之賜督諸將者也經臣又督鎮臣者也事至今日有進無退諸將退步則有鎮臣之劍在鎮臣退步則有經臣之劍在鎮臣旣到關軍事盡委之而以兵備道臣監之經臣移居永平以制鎮臣之後關上賞罰進止聽鎮臣與監軍計議而行如機在呼吸不妨前發而後聞經臣居重馭輕於體益尊而重臣所駐永平且成一重鎮臣前已有疏及之矣而總之大機括只在使人心有進無退畏法而不畏口怒蛙可式敗鼓難鳴不倡勇敢不去逃臣而欲辦東事未有能濟者經臣與鎮臣當從此處加之意也如款口用口苟得要領豈惜多費而亦當活看若執定靠住保無閃賺否且前此有行之者口剋西平而受款者未

見遣一矢奈何卽閉關以謝誠爲穩善而前此亦有行之者河西之損不因進兵人所共知也大要進退陰陽皆兵之用活倣則出奇無窮執定則自誤耳臣出告邊臣詳述皇上命臣之意發難以難諸臣令各吐肺腑不敢自爲簡重之語致人之情有所不盡歸報皇上詳述關上之情而間附一得之愚於行止去留之處不敢顧惜情面致事之實有所未明天下安危係於一關此非臣子惜情面地面臣又非惜情面人也事畢出關繇一片石西閱峭壁懸崖漸深漸狹形如袖口□如肯來是天奉我沿邊墩堡戍繼光之遺規具在但能修復可無過慮而臣懇請繼光軍法其子臨陣退却卽斬以殉則其平生勝著又有在於才斗斥埃之外者可爲今日將將者頂門一針矣軍法卽爲國命敢因而併及之迤邐西閱當謁陵以歸先具奏聞

分設大將疏

代孫相公擬稿

爲大將分設已定邊臣忽議更端謹再申明分設初意以質輿論事臣聞陸賈有言天下危注意將□□□□以來我兵屢敗河東河西相繼陷沒總繇無將以至於此臣實心禱天爲求良將以雪國恥以復侵疆時有議永平設撫

臣者臣謂設撫臣不如設大將詢之輿論得馬世龍猶恐耳聞未確令過都面恩與朝臣共見之皆以爲可用遂越格用之臣何愛於馬世龍而驟爲貴顯政欲使拚身命以報國豈肯使爭衙宇以懷居□□一日未□世龍終不敢顧其家念念□□步步近東是臣用世龍本意惟永平素無衙宇何以棲止得一將而無枝可依無兵可管是以閑之者用之也臣又據膚見今日重地首山海大衙門□如窺山海我當厚集其陣以直塞之則山海關以裏宜有幾重接濟□如知山海有重兵而擣瑕於桃林冷口喜峰潮

河川古北口等處一處瑕無所不瑕我又當密布其勢以橫塞之則十二路宜分三總兵各按汛地以圖防守山石燕建已付江應詔馬松喜太命馬世龍帥之使駐三屯營以安頓其士馬而畢力於操練已請得旨矣維時石古曹牆尚未得人政擬議一二驍將以地遠難到而督撫請用孫祖壽之咨至因用之各給勅書行事臣愚自謂某布三將各握重兵各有專責山海事緩則練兵養士防西□之敗盟併塞□□之假道山海有急則江應詔當關馬世龍移駐永平或撫甯相機策應孫祖壽移駐三屯以爲聲援

急用緩用皆有路數直看橫看各有意義區區之愚實盡
於此而督撫復請以江馬二將分管東四路孫祖壽總管
中西八路統轄多寡之數督撫必有取義以才論耶江應
詔是皇上所改容而禮之者馬世龍又舉朝所推轂也豈
江馬二將祇足當一協守之事而祖壽長才遂兼江馬之
四耶恐祖壽未能自信也如以中西八路萬無他虞一將
可了是擔子重者借力宜少擔子輕者取精宜多何以服
天下况督撫亦未易保八鎮之無虞也又或以薊鎮總兵
原銜原印言乎則十二路皆當統轄山海關政其杖鉞而

臨之地何甘讓他人卽祖壽亦難自爲解也天下事非一
家私議臣何敢堅持前說卽臣原從爲國起見非從爲人
起見而人之爲國孰不如我臣不敢不申明初意而尤不
敢不虛衷以聽公論伏乞皇上下部詳議如以臣直看橫
看之說不盡謬則從初議如其無當此何等時何等事而
何徇一人之見亟如督撫之議而臣心更安或有謂孫祖
壽管西四路亦無駐處夫薊鎮之有三協守原爲一總兵
鞭長不及而設今設三總兵則一總兵所管卽前一協守
之事協守可裁也裁之卽以供協守者供總兵則協守雖

相書章
裁而事不廢總兵雖添而費不增事莫便焉孫祖壽宜駐
石匣而石匣副將與中協副將其官皆宜徑裁其人不妨
別推至於東西路協守之外又添協守營路幾何堪此分
食且吳自勉別鎮皆逃將也近以爭管相揭較賢否於三
逃一逃之間其員可俱裁其人可俱斥也以其均爲十二
路中將領更置之事遂併及之

辯馬侍御疏

兵部職方武庫清吏司主事耿如杞鹿善繼葉震生謹奏
爲微臣任事招尤出言觸忌懇乞聖明速加重處以昭小

臣爛戒事職等待罪戶曹原無善狀近以□警告急樞員
未備猥蒙聖恩改調司官數人職等與焉職等不揣愚昧
上痛祖宗土宇半陷□□下痛遠近官軍盡膏鋒刃入署
以來當食廢箸中夜涕流誓不與□□俱生者職等區區
血誠可泣神鬼因思事有綱紀苟能調度卽一著可救全
局之差官無崇卑但竭股肱卽小臣可分大臣之任此國
法未伸一疏職等實代職堂官具稿而不意御史游士任
輒以代擬爲職等罪也士任未嘗指職等姓字第職等不
敢自昧本心故同出一揭具明始末士任竟相忘無言職

等服其雅量而不意御史馬逢臯復以畧無忌憚爲職等
罪也職等最虛心最服善苟中職病褐寬博且拜之況出
豸繡口乎然職固小臣而以御史指職爲小臣職實不服
職固不敢以戒愼恐懼自信而以揭應臺臣爲畧無忌憚
職尤不服職等各具肝膽各有生平各求報主恩而襄國
事非敢無忌憚也但不解避時忌不會憚要人耳職等初
意臺省風采排雲撼岳而必不妄加於無罪之部司部司
而低眉俯首唾面自乾亦必爲臺省之所鄙棄而詎意其
不然乎今臺省前儘不乏低眉俯首之人矣卽再添職等
三二人之忌憚不足益臺省之尊儻畧容職等三二人之
不忌憚或反成臺省之大而必欲使之頭不敢擡氣不敢
喘化六曹爲奴隸以供臺省之麾頓似非所以養士氣而
濟時艱也國家平日倚重臺省原非他司敢望今日事急
政報恩之會當爲國家圖其大者清焚淆之議論作擔荷
之精神□□□方見風采似不必以盛氣凌部司從衙
門起意見也夫臺省誠貴倨部司誠卑瑣然國家設官分
職共期維持臣子任職居官各圖稱塞二百年來就威權
以論氣焰槩被臺省占絕若按掌故以論名臣常見部曹

居半臺臣今日試猛撥習氣另開眼界當知士各有志不可輕相量也職等不才誤蒙任使歎國勢之陵夷而尋受病之處酌施爲之次第而開措手之端申國法一疏或不大謬詎意八門一著卽被惡聲更從何處著手耶卽熱腸未冷敢忘共濟艱難而視面難施又懼習成頑鈍皇上陞職如杞以協理司事命職善繼震生以題覆章疏職不足惜有辱主命皇上亦何所利於頑鈍之臣而強使就職乎小臣不敢辭官而聞言理合引分卽日拜疏離署靜聽處分職等無任隕越待命之至奉聖旨耿如杞等協理司事當竭蹶盡職何得瑣辯角勝該部知道

請卹典疏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鹿善繼謹奏爲奉詔陳情懇恩卹錄以覃聖澤以勵臣忠事臣伏讀兩次恩詔內開起廢事理凡建言廢棄詿誤諸臣已遵遺命酌量起用其有抗言得罪降黜歿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仍用卹錄欽此臣仰窺聖明至意而深有感於臣之祖也臣祖久徵以萬曆八年進士任河南息縣知縣丁內艱服除補山西襄垣縣知縣欽取選授陝西道御史丁外艱服除補

江西道御史巡按蘇松差滿還朝值皇祖爲兵部考察事
遷怒科道諸臣一時勾去三十餘人臣祖具疏申救得旨
降調任山西澤州判官此二十四年春間事也後於三十
五年吏部請移河南滎澤縣知縣已奉諭旨而臣祖逝矣
竊念臣祖兩任邑令擅冰蘖之操持再蒞西臺著澄清之
風采當皇祖怒勾科道時天威甚厲誰不知補牘卽是批
鱗且聖怒難回誰不知一斥卽爲永棄而竟簪筆直前櫪
官以去此生平大節固朝與野之共聞知無待子若孫爲
之揚厲者今恩詔屢頒聖澤優渥先後建言廢棄諸臣俱
起東山共趨北關如太僕寺少卿林熙春者尤與臣祖同
爲一事同於一日拜疏同於一日謫官今熙春游歷清華
而臣祖獨先朝露臣祖母王孺人每向臣父及臣問朝家
盛典聞臣祖同時諸人俱蒙環召且爲踴躍且爲歛歛踴
躍者慶國家之收舊人以襄新政歛歛者傷臣祖之與諸
人同瘁不及與諸人同榮也臣語祖母謂恩詔煌煌存歿
並沾今卽不得與存者同蒙召用猶得與歿者同荷卹錄
臣祖母領之輒敢援恩詔以請臣祖之品格不俟今日而
論始定卽臣居官無狀有慚祖武持論者亦必不因臣之

不肖而過佚其先烈也伏乞聖慈下部查覆特賜卹錄不
惟臣祖銜結於泉壤而勸忠明信所裨世道不淺矣

鹿忠節公認真草第十二種

卷下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樞曹草

求代題呈

本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鹿善繼呈爲重增宿疴請告原非
飾詞兩奉台批感恩再爲披悃事職春初劇病手足麻痺
雖藥餌之量日進而痰火之根未除比因入夏復中暑濕
泄瀉屢作麻痺轉甚六月二十日具呈求歸已蒙堂批司
查靜候代題卽出國門乃入七月兩荷台臺批催視事反

覆溫如春之語迸發熱如火之腸何肯自棄聖明之朝何忍不爲知己之用惟是職性與時違身與病會有慚視草瑣細不足裨高深無分隨班蹕蹕不堪辱鞭策手指拘急載筆重於挾山頭目涔昏抽思眩於向若竟成棄物已是廢人且不朝不參人皆相傳爲已去旅進旅退職亦自厭其久留歸計不堅將以耽病之身悞事名根未斷必以戀官之意悞身伏乞台慈體物之情愛人以德念職詞非虛假准與代題使職早抵家山專意調理則身以無官而輕醫人易於措手恩與所生並大沒齒永以銘心職無任激切祝籲之至須至呈者

又

本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鹿善繼呈爲嬰疾日久望痊無期懇乞台慈俯賜代題以便回籍調理事職爲抱病不愈從前月再具呈求歸謬辱台臺過許以才品寬假以調攝愧極汗顏感深刺骨願早收藥餌之功求急效犬馬之用詎意病勢增劇痊可難期痰盛日見麻痺脾虛久成泄瀉氣血消弱形骨支離若不抽簪終難勿藥職自惟無品無才空負憂時之志多災多病自憐伏枕之身先帝再收於廢

相書草
卷一
棄之餘台臺過採於形跡之外人非木石遭此知遇苟病
體漸輕霍然可望豈其委避於多事之時偃蹇於勉留之
日乎惟是困苦迢邐相知皆有憂色綿延沈痼職亦自爲
驚心已爲無用之人徒乞歸田之骨伏乞台臺察職之情
允職之請准與代題早抵家山專意調理宿疴得愈畢世
銜恩職不勝激切視額之至須至呈者

送耿樸公序

余生平不解世故亦妄意不求解自語語人動曰信理信
理者不直衡是非并以定窮通非而能通何厭於非是而
果窮何取於是特窮通自有真不從世眼論耳樸公爲職
方秉公持法徧樹中外上下前後左右之敵今日之去豈
屬意外惟是爲國家任勞怨如若人者而竟以抨擊去誰
不恨若人去而後來者戒爲前車誰不憂空恨空憂莫可
誰何祇有材官揮遮道之泣同志贈臨歧之策生平所稱
信理者是耶非耶蓋乾坤不毀恃天理之在人心而理之
發皇震耀更在人事奇窮之處從來忠義節烈歔歔千古
者莫非遭際使然天主於通此理故借苦事苦境以曲寫
其神情而非爲此一入計此一人者於累累若若之中獨

爲天所借以發揮此理之具卽備歷奇窮斷不作送窮文也樸公之窮亦奇矣普神諭將與前後申法紀諸啓事其淋漓處透人腸森嚴處寒人骨而獨以斷絕時貴之薪水其恨遂沸腸而刺骨嚇職方撼職方職方不爲動遂合謀逐職方是時東方有經撫棄地之事樸公又昌言諸臣必無入關之義朝廷必無放諸臣入關之法時論方力爲先逃者地逐職方之謀益急亦自覺寬疆場先逃之重臣而嚴於部司爲無當又無可吹索乃尋端於口報以絕不相干之枝節強爲鍛鍊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人謂職方而以

九分爲公家留一分爲時貴當不積憾至是然不至是何以逼露樸公之本色而使之光芒萬丈耶儒者論聖賢之阨窮求之理不得而歸之於數以數與理俱爲天地所原有而釋人報施不應之疑銷人感憤不平之氣不知理之全體大用政於數見之其似與理畸者政抽其緒而窮其蘊數卽是理原一物而非止云並存也卽難樸公者亦默爲天所簸弄巧作發揮此理之波瀾譬之玩賞絕處逢生者爲勝又謔之行文反言見正者爲奇此自是造物之妙當局者不自覺耳然則天之窮樸公果專主於通此理不

爲一人計卽樸公亦適當之而一過遂已乎是又不然人
遭奇窮脚底始實金之在冷豈不甚苦而色從此足旣窮
以後之樸公視未窮以前之樸公當自覺別安見天之窮
若人者全不爲若人計耶雖然此猶就今以前論也樸公
起念原愛國而不愛官今雖去官天下之望都焉南山南
北山北靜中觀理光景何如天於此時又引樸公以竿頭
之步是在承受何如耳東山再起不失望者幾人樸公而
安心定志願終身爲天所借以發揮此理之人也則卽窮
爲通歸數於理豈曰吾斯之未能信

竅議序

余受質公竅議而讀之舉全齊民隱列於指掌一切漕運
驛傳治河救荒弭盜條畫歷歷無不中竅入微而其革大
戶之功比於虞淵取日蓋郡縣情弊之相仍盡於旣欲避
編之名又欲完費之局之二語而質公旋轉之機括盡於
詳立之法悉處之費之二語心下了了故言下了了手下
了了人謂質公智人哉余則謂質公非智人也癡人也夫
人才識不甚相遠卽賢聖之所爲亦心思之可到特心未
必能一耳爲國矣能全不爲身乎愛民矣能全不愛官乎

不能也則有不容不計之難易不容不顧之恩怨卽絕人之才力爾然滅矣試縱觀竊議而歎東省之民力竭也一旦驟舉而更張化理其大段則極重而不易返其頭緒則錯雜而不易清其條貫則邐延而不易竟有此三不易縱事起目前不無觀望而况繇來者遠乎誰實作俑而質公受其艱也卽作俑非我如事屬專責或不可逃而郡縣事有司者治之於理官何與焉如謂理官居上下之會易達郡縣之情前乎質公者獨非理官乎哉郡縣不爲而理官爲之前人司理不爲而質公司理爲之何利焉今按其已

成之緒而追想當日慘淡經營之狀經緯曲折窮人情事勢之變而用其調劑不知寢食廢幾何心血耗幾何始建此永賴爲黎民利民則利矣而夙昔奸民乘積弊以爲利者能不恨不肖令長襲成案以爲利者能不恨利之者感雖公而無權恨之者情雖私而能翻雲覆雨陽順陰逆以求逞志於我一利不能當二恨擇術者何居焉他人坐視而不爲非其才不足識不足利害心太明耳利害二字幾爲世局司命中智以下皆知之而癡人不知也頑如石直如矢處處認真人以爲大家事者偏見爲自己事大家事

則利害之見自起自己事則趨避之念盡除心之力原足以通鬼神動天地無所以分其心而心之全力乃現挽極重而神愈猛理錯雜而神愈清歷遼延而神愈耐則質公之包孕全齊爲民永賴得之智耶得之癡耶或曰質公此舉原爲民貽永賴而創議者我奉行者人我以爲然矣人亦以爲然否同事之人然我矣後事之人亦然我否不寧惟是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異日不然我之人未必非卽今日然我之人一有不然何爲永賴心血枉耗寢食枉廢徒成畫餅祇便覆瓿余曰否否天下事直論不可買之己豈論不可知之人只論不可錯過之今日豈論或有變態之異日事事而必論他人論異日則豪傑之袖手久矣智者論之而癡人不論也蓋不忍論不欲論也故曰質公癡人也

與畢冲陽

遼局大壞中外震驚左輔之區尤恐易動所爲安人心鼓敵愾者老父母必有良籌矣四年教養環堵知恩一日討子弟而申儆之孰不投足而應固儼然一保障哉謹具本色五石折色五兩聊備一餐之用深愧涼薄伏冀莞存不

肖未完庫委謬改樞曹才不稱任彌增憂懼方今東偏望
掾不啻望梅微檄星馳未有一旅出關門者積弛積玩殊
可寒心當事者猶雍容坐鎮深戒張皇第恐再緩之無處
著手耳興言及此五內欲焚冗大口占不遑覲縷總惟台
鑒

答陳顯吾

弟再入都門而年台已赴東方矣芝眉爲想悵悵何言新
庫受事半年勉思砥礪以求不辱知己春初一病幾與世
辭伏枕兩月始有起色方圖旦夕解組永投豐草長林不
意謬改樞曹值茲大壞之際一切微調又從頭做起病夫
雖病未敢辭勞但人鮮同心事多掣肘誰爲爲之誰爲聽
之進旣招尤而退又責以卸擔憂心中夜唯有如焚弟之
狂疎原不適用自量亦已甚明奈適當聖諭申飭之後只
得少耐片時徐商去就憂國之念已虛衛生之術可講從
今後止付此生於藥裏耳

答蘇石水

先生旣南猶北顧若此近日光景愈出愈奇國勢已不可
言而羣有力者助敵自攻所謂沸然自烹敵人曾不出薪

也僕病猶未平被人驅入兵曹不揣其不能爲與耿葉兩
君子以赤心微莽事入門一著先申國法妄謂法行然後
次第可舉竟以此開罪於游馬兩道長十日之間疏揭四
五至旣掣其肘復以御擔預束之先生代爲僕計當如何
自處耶刻下杜門求堂翁代題指日春明門外三逐臣矣
夫復何言先生猶以金花事望執政耶熱腸一片千里同
之誰爲擔此擔者安得先生居此地爲國家作大快活事
也

答李瞻于總督

某維桑末品瞻仰斗山久矣一向潦落無繇通姓名於下
執事茲以改官勞長者遠念筐篚過隆獎借踰分措躬無
所愧汗浹踵爾國家多事遼局之結未知何日或爲怡堂
或爲憂杞某不直以調發響應千里同舟爲台臺頌美更
於有意無言之處別有冀望蓋天下形勝共推關中當世
人龍無踰台臺審局觀會繕兵修備默默中必有妙於藏
用者祖宗養士二百五十年今當多故未識報恩者當屬
何人也台臺豈以爲無當而退之曰童子何知某又何敢
言事

答郭光山

台臺十年龍卧一旦還朝君子道長無不彈冠以大賢之
出處卜氣運也既見天心須從民望故園花鳥想應於爛
漫中寓催征之色間關中作勸駕之音某且偕具茨兄日
候紫氣於春明門矣願早著鞭以慰懸眸

答賀遊戎

別教令人驚愧門下才武自以公道受知於時誰攘天功
者且職方郎盡杜請託只憑俸薦卽有駕海神通不能飛
過如門下之材畧自致青雲但當純信職方氏文告萬不
可以歸功之言啓人欺騙也素承知愛直布腹心文告附
覽

上葉相國書

竊惟邊疆之壞繇於債帥之驟軍實債而帥繇於中外諸
貴人入其債而爲之求帥於職方職方徇諸貴人之請繇
於自愛其官而甘爲之效慫勸職方而不可爲則邊事終
不可爲然職妄意此時職方之或可爲也蓋謂遼東喪其
多半四海騷動九廟震驚大家共處覆屋漏舟之中卽有
善鑽刺之武弁慣請託之貴人亦必爲自己性命權讓職

方之秉公而詎意其不然也職方氏受命之初對天誓神
淚流滿面欲拚命拚官盡杜請託之路庶幾鼓舞豪傑之
精神爲國家復疆土而雪詬辱數月以來正路已通旁路
已窮而旁路之歧極多勢極悍機極險挑撥搖撼無處不
到嚇職方以罰以降以黜而職方不動嚇職方以殺身之
禍而猶不動技窮而屢變此督撫之咨所繇來也斟酌可
否自是部覆之體乃總督必欲再疏以請而取旨以求勝
至有司官豈得違阻之旨而善鑽諸棍鼓掌彈冠謂不出
吾彀中矣竊亮老帥票擬之意明知司官非敢違阻姑爲

責備之語以爲行邊本兵存體面耳夫行邊與在部無異
而爭執與違阻不同假使本兵猶然在部其於功令不合
者方且事事爭執本兵亦必不以爲迂何獨行邊而反重
之罪也且總督之咨從者過半其所不從各自有說司官
稟承堂官而行之堂帖具在可告天下何名違阻言莫予
違可以喪邦天子且容廷臣之獻替豈以總督遂不容部
司之執持一向邊事破壞坐在司官違阻耶在不違阻耶
彼未用諸弁從前之歷履較然此時之線索顯然國事至
此再禁幾番使食幾人使詐中外諸貴人苟有一念眞憐

國家陷沒之封疆荼毒之赤子當共窮此諸棍之路而乃爲之抵死出力與職方爭勝耶夫司官稟承堂官者也責在司官意連堂官此時堂司相與有成各具肝膽各負氣節卽奉此旨豈肯喪其所守諸棍亦逆知堂司之必不以一官易其所守特欲借嚇司官者傾堂官使堂司去一則局可破而爲所欲爲耳職方一官其爲諸貴人供給薪水之區久矣久爲仰給而一朝斷之自不甘心自不罷手不去職方不止然職方去而鑽刺者便請託者便卽於職方亦何所不便多事之時羽書如飛徵調推補百務填委職

方一身畢力擔當夙夜在署精神勞瘁形容瘦削而以奉公一念逼結仇敵儻獲釋擔何等身輕特此職方去而後來者戒爲覆轍恐國家受其不便耳國家之便在奉公而人臣之便在營私公私兩途自有難易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之人不急爲護持以勸羣吏反左袒諸鑽刺者而揶揄職方幾何不冷人心而長邪氣故率天下之人而再入舊套永無不償之帥者實自司官豈得違阻之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職嘗謂今國家之事大壞極弊其大端有二一曰賣法喪

相曹草 卷一
師失律全不問罪一曰賣官大將偏裨各有定價而總之
成其賣國世不乏能買而難以買不賣之主今之不賣者
誰哉諺有云斧打鑿鑿入木職方木也誰處其斧誰爲之
鑿機括相逼卽欲不賣者亦有不容不賣之勢不思法賣
矣官賣矣而國旣賣之日其家安厝哉伏乞老師破難破
之面情挽難挽之積習極力主張庶不負一番出山之意
而國家受再造之福非止爲一司官明職掌也敢披瀝陳
之唯老師留意焉

與高景逸

某何幸以平生所仰爲泰斗者而交臂遇之卽俗骨濁胎
無受教之地只邂逅眞儒便足了落地一番大前件上相
公書稿如命誓不以示輕薄人此舉原非得已國事至此
甯直非臣子愛官時亦豈臣子愛名時耶先生面教致耿
樸公語樸公涕泗橫集謂聆先生語如再見確齋先生蓋
樸公爲確齋弟子素耳景逸先生之名於其師而馳神者
也某原擬親送書稿再聆謦欬爲連日勞憊復動痰火頭
暈眼赤且惡心不已自憐病夫之不足與有爲也耑役送
稿俟賤恙稍平躬領不倦之誨

與陳顯吾

豚兒素辱年兄過愛每閒居自語何以報知己今秋微幸
實出望外雖未必實稱此名愛厚者固俄驚閥然之傳莫
禁莞爾之笑主於護其名而不忍苛覈其實也弟初意鴈
行鳳毛而今竟獨前糠粃名流落第一榜厚顏然三年轉
轂飛鳴有時佳公子豈肯作第二人哉殊卷二冊卽附投
瓊之使此卽場中眞底一字不欲潤色政欲留不工之本
色以見場中生活固不能字字無瑕亦不必字字無瑕也
北人質勝一至於此年兄以爲何如

與趙芝亭

某癡人也不意見知於眞人癡難比眞而眞每取癡得無
謂智者多端癡者一路眞空不可得甯取頑空乎癡者不
爲眞人所棄借以自信又間執多智者之口使知風塵外
別有一般鑒賞不向悠悠之口討過活也然所貴於眞者
爲其空而無私也所節取癡者爲其頑而不解私也自今
觀之台臺因愛不佞之過而并及其子不佞因溺愛不明
之過遂於手札是父是子之褒認以爲眞則癡人亦有私
眞人亦有私也原非爲假而俱不免私何以服鑒智自私

者之心半舫兄爲吾兩人下一轉語曰君子之私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私與台臺聞之想亦捧腹爾

答陸侍御

憶前以范生事得交於台下高誼嶙峋當與古俠同傳范
生竟以戊午科薦第十八名亦足爲台下千里外解顏也
當時以邂逅之遭逢遂成此段奇緣金石可銷高誼難泯
乃今又以小兒謬薦辱台下遠念忽接手教如夢中相逢
卽呼小兒共讀之感歎咨嗟生氣滿堂生固愚頑不能不
爲天下有心人動也使旋附謝百不盡一順時珍攝以膺
天寵

答唐右文太守

日遊覆載中而未敢造次通候自嫌疎節乃蒙注存捧讀
瑤函措躬無所夫口患迫近祇隔一牆上谷豈得爲內地
所恃歲星在此保障儼然令司樞者得借上谷之有壯猷
慶榆關之有後勁如某又家國兩念總幸得託默感私祝
尤比常情倍也邇有爭執殊駭觀聽保全曲處旣非所望
於廟堂則惟在老公祖聖賢肚腹豪傑局量以國家事爲
主使廉藺之誼再見於今則國事有賴而老公祖福德更

無量矣區區下懷敢因拜賜而附陳之語畧情樸總惟台
照

與任赤坡

翁丈司駕未幾旋治兵於秦隴此當事者思惟東征宜先
綏西之意按部之日山川生色可知也昨報謁欲求抵掌
一談值公出未遇前茅指日發矣弟有一肺腑之言不徒
從桑梓起見直爲國家合豪傑之精神以求濟時艱則貴
屬新選成縣令劉昌胤者弟道義友也其人映雪肝腸排
雲意氣才品爲燕趙樹幟困於公車而以百里請蓋推心
時事欲有所作爲以酬素懷弟閱除書私語同志劉君牛
刀小試遊刃有餘第念頭太認真一味以公家事爲主全
不向人情世局一照管安得更有如其人者而爲之上哉
往問之而知爲貴屬也得其主矣渠之儀貌傾蓋間可識
渠之展布到任後可見渠之遭際則得易事之君子而事
之卽未出都門而精神已天作之合矣翁丈視弟豈泛泛
曹邱局套哉驪歌未唱尙圖專候

答張蓬玄

老公祖大疏凡在共濟之舟同奮聞雞之舞矧某又部民

祖宗之墳墓在焉卽從桑梓起見亦思急効一臂政爲此事關係司馬相公鄭重其事進司屬而語之謂天以人龍保障我土千載一時旣望其募新兵使市人可戰兼望其清舊伍使化腐爲新大札未至前已具覆十餘日矣是役也半因半創乍轉徐撥事半而功倍功成而人不驚者則惟良工之苦心耳肅此佈復不盡瞻注

答范夢章

弟以廿一日再從司馬相公赴關行色匆匆中接年兄手教且爲攢眉且爲擊節有心人情事宛轉淋漓無異面譚也來馬瑚快哉長多少軍威寢多少異志年兄三劄當與此捷並耀汗青至於景德之論雖聖不易矣清通一座豈容以凡骨處之弟在兵言兵他何敢知援筆作答馬首東矣年兄亦當仔細勿以平日愛弟之過而自汶其鑑令人謂昌歎之好賢者不免也

與潘太公

久別春風未能走一函仰候杖履疎節之罪想在汪涵憶懷魯兄之歿已三年餘矣雖贈廕已有大典至今日猶不得與循資揆俸者並沐貤封卽孝思之未酬知忠魂之未

慰某等每爲此獨居深念中夜徘徊非徒爲世誼之相關亦以國家風孝作忠不可少此一番提掇也昨高衷白監軍死事題卹之疏某當屬草痛念忠烈不勝涕零因讀其訣別家人手書以未封其親爲恨遂據此情入疏請以原任職銜給與應得誥命已奉旨准依擬矣當載筆時亦欲爲懷魯兄先立此案儻老伯攜世兄來令其比例一陳無不得請者亦懷魯兄未竟之志也前公祭文並分單稿乞發來尙欲一刻以志同心之感臨楮無任悵結

答張石林

自兄丈明月一麾而遙指雲間春風千里矣二千石之得人十萬眾之禔福昔聞其語今當見之說苦稱煩雖躬此景然天下實心實政皆從煩苦中來以兄丈萬斛之才應之固如游刃唯有旁聆芳譽以當面譚耳弟迂疎多病強綴班行莫效紆籌徒慚起草憂心難寫中夜如焚兄何所提誨以爲指南耶

答馬滄澗

不佞自會大將軍後每日有言無言常覺自在莫能名狀因悟古人遇合精神掩映史冊原來便是這箇滋味不負

神聖不負司馬相公不負解公祖此自是不必囑付的話
生與具茨年兄從旁點綴英雄登壇之樂且念有大將軍
提旗鼓帳下須得驍健敢戰一可當百者數十人以壯軍
前虎豹之威以聽臨機奇正之用楊虬髯蒙司馬相公破
格以待令募平生結交好漢可充健將者速來再買西馬
若干匹以副英雄馳騁生常會虬髯察其肝膽決不相負
又爲之布置託西安兵道賈孔澗太守鄒靜長縣令李平
田令大家扶持司馬相公先已寓書高按臺矣事關重大
自不造次社稷有福必成盛事生與具茨年兄笑謂只這
一封用江馬方楊啟事便是恢復遼東第一實落著數中
外亦俱覺有生氣也所諭云云自與王年兄共求報命

與鄒靜長

弟善繼頓首致書靜長仁兄閣下別後寒溫不敢敘只以
要緊話徑直奉告貴治武舉楊楫真是無雙國士弟輩引
見司馬相公司馬相公超授都司其相從二人俱授守備
奉旨回招取壯士蓋司馬相公痛怯軍懦將十分怕口累
敗之後士氣難振而欲得驍健敢戰之士布列軍中以壯
虎豹之威以備奇正之用而異楊楫氣貌知其胸中必有

奇也與之坐而問焉因得其結客之狀矢口厯厯渾是一部三秦人物志遂超授是職使歸招其眾且出其講筵所得恩賞賜楫爲聘禮此番舉動眞足提起英雄之氣第楫輩多人素負跂蹠必乏鄉曲之譽今又招選將材恩讐易起媒藥易生儻有差跌不爲國家之用且釀地方之憂關係不小全賴仁兄加意扶持宣布廟堂意指鼓舞豪傑精神默消地方物議蓋此時專取長鎗大劍□□雪恥原非細論名檢之時別是一副作用司馬相公盼盼然望楊楫一班弟兄早到便是國家今日第一要緊句當而幸有仁兄在焉地方有大上司作主何事不成此天意巧於安排也弟筆不宣意然諺有之明人不用細說今乃刺刺於仁兄之前吾過矣吾過矣弟與仁兄有共事宿緣卽天各一方復以此事與兄共爲斡旋總之從爲國起見千里相應如左右手吾輩不敢誇口或亦無愧古人乎一笑

答劉勿所問卿

恭惟台臺材棟國楹道航聖瀆風高左掖爭看劍影之寒雲卧東山共識珠光之媚久孚公論亟借老成邇者變起故園政須開濟憂勞冲聖特畀簡書天旣爲社稷而生李

最賊且以甲兵而服小范海內所以拭觀大業於勒旗常
者也不肖雖進履之無緣而執鞭之有願近復從無盟兄
譚及先生壯猷亮節不禁色飛蜀變初起之時嘗與無盟
閒爲商畧新開督府應下東方一以斷賊歸路立見游金
之魚一以振我天聲默消負嵎之虎而曩時位置幾成爭
端十乘之元戎認作一家之護法遂以東路委之先生督
府徑繇西指鞭雖長也如馬腹何猶幸先生出此一路收
拾之著尙在掌握第督府旣西人意不無畸有所嚮而呼
應自殊耳某才非用世性不通方起草多慚借箸無計頃
讀大疏良用慨然恨綿力踴躍弗能仰贊舉似當事不免
遲回此其根固繇識見之未真亦因議論之相左雖以勢
不可緩理無可疑者而猶落落難於照管從來作事之難
固如此然西南半壁終恃有先生在唯善攝道體蚤建殊
勳國家實式憑之非徒素附下風者之私祝也臨楮南望
無任依依

相書亭

卷一

三

榆關草序

榆關草者鹿伯順氏參督師相公幕於榆關作也國朝輟黃扉入紫塞以相權握將符者惟相公一人而伯順實左右之古來大臣出督軍事多以才望廷臣參佐幕府自唐宋來軍事最著無如裴晉公之征淮西而韓退之實爲行軍司馬故問所從誰退之可謂依倚得人至於斷與不斷一言淮蔡之功竟以此成而且以起八代之雄文異次平淮西碑古人上馬討賊下馬草檄大才固若斯乎余以退之擬伯順當相公攝司馬按視邊政以伯順偕往時假伯

*
DS
753
L77
v.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Y

順爲條奏及自請督師並請爲贊亦如晉公使諸軍按視
還退之條奏與合及自請行營遂請以退之與行至退之
以諫貶尋入爲祭酒晉公以黨擠尋入平章而伯順與相
公皆以中璫忌罷歸伯順尋以太常召相公亦尋召入政
府仍督軍事相公之於裴伯順之於韓數百年何其昭相
符合也然而伯順之出處有非退之可擬者退之以太子
庶子賜三品衣魚出從晉公軍而伯順辭銓司以本任職
方主政贊相公幕退之以贊平淮西擢少司寇入而伯順
四年贊相公以守以練以恢復纔循資一遷職方副郎從

相公生入玉門歸田里至若退之猷略僅見其請乘遽入
汴說韓弘使協力一段而伯順於蘭石渠答具有深籌茲
集中無論鈴略足以參相公所未備而參相公所未備者
亦不盡於茲集其所爲醒羣迷破世疑者人卽未必盡解
而功在社稷遠矣使其時非權臣在內□□□□□□
□□□以紀成功伯順雄文當不在退之下也獨是中朝
主罷兵之議卽主上爲搖而伯順不得不與相公攝於金
牌爾熹廟賜相公督師制稱以裴度伯順亦不自處韓庶
子後也余故以退之爲伯順擬東坡謂退之云文起八代

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冠三軍之帥參天地闢盛衰浩然獨存余取以讀伯願榆關草識伯願焉甲戌閏月朔相州友小弟孫含咸若父頓首書之紫月齋

余讀榆關草而覬公之才之品之識之量之膽之真也公以恢復爲主以師相爲恢復之人舍恢復不能圖遯舍師相不能圖恢復舉朝有所護遂諱言恢復言恢復卽爲舉朝所不與公力圖恢復所以左右恢復之人而必不甘爲舉朝所不與師相不問黃扉公不問銓司將無同乎概觀金花始末若駁御史疏及奏記執政種種抗直豈其阿所

好而是書中一語一言無慮不相左右師相蓋公以恢復用師相甯獨師相用公於恢復也公今彊健雄萬夫矣卽榆關善病而氣未嘗不雄萬夫覺人不爲病困而病不能困人殆氣勝而不爲氣困也其溫裕則春風爲襲其嚴毅則秋霜爲凜於時師相所未合於其心卽覲面而口不能然他人所未合於師相卽千里而心不能然蓋天下畏公柅其私故公饒負倔強名然公殊倔強於義所必不可而非一意均要人爲抗直不顧事之成敗當其時合榆關謀勇如雨如雲有佻有誕有愼閑愼誦盡能隨勢道以正卽

持欸諸君子其大操金七轉動一世而下亦能爲雌黃公
略爲軌度而終不能軼公爲大謬卽如入都索甲馬器仗
力能感公忠而轉所倚執政爲諱者至其玩中涓於掌股
而馴其岸忽曾不匿所精好又如尺蹶破庸人之論以開
中朝之蜮而訓車訓礮訓弓刀舉入陣六花諸秘而馴之
爲材蓋公之器望鎮攝人心而才能行其所必不可已故
是時恢遼土四百里安遼生口五十萬簡練遼將士且十
二萬蓋師相所行公無不可而公所不可師相必不行卽
如諸大帥公爲拔之倚之訓迪之結則解之抑則揚之有

師相所不及引手而公饒爲之遂用以佐師相爲大業而
今且自拔以應主上拊髀之思蓋公嘗有覆疏云今日薦
士之封章他日敘功之底案師相再出而恢東郡無非與
公素所商略之人則薦士之封章果敘功之底案余讀是
書而因服公之才之品之識之膽之量無一不真而不隨
不激不挑不回甯細謹爲倔彊者乎昔諸葛武鄉不以文
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而
前後兩表更覘公忠之大余何敢以文讀榆關草乎嗟乎
車回潞水舟阻鹽溝薄乎兩逆之磔也歛豪手而對柴門

月色余讀榆關草甚不欲以品掩公之才云崇禎甲戌夏四月教下弟高陽孫銓次公甫頓首拜撰

鹿忠節公認真草第十三種

卷上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榆關草

陳兵事疏

擬督師相公

臣不自揣自請爲皇上當關關危則京師不得獨安臣旣當關諸所以易危爲安者敢有遺力而關危以無遼也無遼以無人也臣無一念不在保守山海卽無一念不在安置遼人去歲河西自焚劫而入關者聊生無地不容不聽其漸出今歲河東被殺掠而歸命者實煩有徒又不便引

之深入則自西還者之必安插於前屯自東來者之必安插於甯遠勢也亦理也臣二月到甯遠彼時惟前屯略有起色其餘城堡總無人煙歸而陸續措置默運漸圖全戒張大虛聲又經半載乃於九月初八日馬首再東一路經行風景頓別前屯城工內口已竣高闊足憑屯種告成箐車盡滿且士勇於公戰不敢渝盟中後守望亦復稱是蓋兩將材猷俱稱出色惟中右遣將原自後時有難一律齊者而見前番之中右亦自刮目于重來也曹莊之民迎臣索一地主經管有人無難改聚東抵甯遠做工之兵將與接到之遺黎數幾二萬矣閭閻撲地嗚吹相聞臣率諸臣登城四望人煙輻輳王氣鬱蔥慨焉興歎國家不爲守山海則已如守山海則甯遠爲必據必爭之地而覺華前案復自生成島將金冠艤舟以待臣周迴島上相度形勢東島開洋北向可安營堡還抵北岸則望海寺山形可堡與對岸水營夾峙中成海門而稍上高台又可樹旗與首山相望遼人呼覺華爲菊花臣行島上金英爛熳因悟其義而隔岸自望海至首山菊更叢生因悟同一地脈海不能隔有待於連之者爲用武地耳繇首山東去歷雙樹連山

至葫蘆套樓櫓銜尾則臣先命金冠赴期於此以演水陸策應之會對套爲單笠山臣與諸臣陟其頂北望瓦窯寺山脚令人步之可二里半南步鎮倭臺瀕海可十里遼人謂東來地形惟此稱阨使相形布置兩旁建銃臺可以夾擊且地性汙澤重挑深溝待□馬盤礮銃礮可施亦控扼之一道也回路沿邊堡而西倚鞍山附灰山面蠟子山則窟籠山與首山蜿蜒在望令人步之繇北山至南海通計可二十六里山所占據可若干里山所不接可若干里其間爲城爲堡或築或削大約不過二十里而夾首山窟籠山之中可爲甯遠關此功一成甯遠屹然一大都會山海關不覺在重垣之內其于守關豈不萬全或以爲峰巒島嶼雖依稀可按而密布繁聯尙費人力不知天下事非天不生非人不戍天祇發其大凡人須效其補綴未有全不舉手專靠生成者借口惜費遂不盡人且聞遼左從前諸事苟簡無論山川之險不善因依卽城堡之工相沿固陋所稱重地名城大都高不過二丈濶止行一人大敵一臨人無固志今見趙率教新築遂以爲遼東創見之城各恃無恐矣臣今駐前屯凡所以爲城工屯事甲馬器械俱與

備辦蓋關城守具拮据經年已云粗備振刷教練可付撫
鎮故移駐前屯以備山海者備前屯待前屯旣備又將移
駐甯遠以備前屯者備甯遠前屯備而關城安甯遠備而
關城益安臣非爲甯遠爲關也儻不之察而以一步不出
關爲守關遂以安插遼人爲強迫遂以經營甯遠爲涉險
夫無遼土何以護關城舍遼人誰與守遼土無甯遠何所
置遼人不修築何以有甯遠而修築之事不一勞何以貽
承逸不大費何以成大省臣又非敢自創費之目也舊經
臣王在晉請帑金百萬修八里鋪邊城中外未有議其費
者臣彼時亦不敢以百萬爲不經之費特嫌其在八里鋪
耳曾云與其以百萬修邊于八里之近何若以百萬修邊
于二百里之遠則臣請築甯遠蓋師經臣之意而略擴之
耳臣子辦國家大事豈容雷同又豈容立異集思廣益臣
亦聆愛我之助矣提衡而論經臣王在晉議築邊雖近而
亦知守關在關外也臣趨其意而略狹其規模撫臣閻鳴
泰議甯遠有見而特以後著爲先著也臣採其說而略疏
其節目至于總兵毛文龍議守紅羅山臣卽指其昧于華
夷遠近之形而亦節取其控制險阨之意登翠笠山指點

紅羅在八九十里外熟于地里者謂□□入□從紅羅山轉白塔峪始得入而此地西□駐牧如不假道無能飛渡誠如此言甯遠邊城□□舍假道無關入之路而西□攻在我羈縻則守甯遠卽所以塞紅羅耳臣以修築因遼山以策應因遼海以守遼土因遼人以養遼人因遼土以斟酌遠近分布控扼因先後有事于遼之大吏而總因之以成其爲皇上守關非敢侈言恢復也然以臣之不敢侈言恢復而祇爲守關計固以修築甯遠爲必設之藩籬卽有才倍臣者而欲爲將來恢復計亦必以修築甯遠爲不拔之根本臣赴關時曾告皇上曰不敢費皇上一錢豈其以冥冥決事而敢費皇上百萬皇上不以臣言爲謬沛發金錢以供修築臣乃得展布四體爲皇上圖萬世之業臣在關踰年熟思經久之計惟修築與營田爲大端見在前屯細理屯田之事分遣人查中後中右甯遠等處軍民土田之籍容講求定畫另疏奏聞

謝賜劍疏

代馬大將軍

伏念臣材愧超乘用叨越格初移南部當關猶是分壇繼授中權佩印復承賜劍每切志疆而才弱常憂恩重而身

輕深維轉敗爲功須士心之齊奮欲求有進無退在將令之必行行令不待交綏常習始可應變治兵不純任愛法行而後知恩居恒奉教於輔臣乃茲邀靈於聖主從天賜下寒光生萬里之威映雪捧來朔氣壯千營之色雖尙藏鋒而歛鍔已如淬海而磨山功罪重輕皇上旣使專生殺機會俄頃軍中乃得行便宜愧以庸臣膺此重寄侵疆未復寸步封關羞用一丸泥酬士已散千金荅恩還憑三尺劍法原出於不得已儻憑專殺之權以嗜殺人所不爲誅必行於不踰時如謂無情之物以徇情則臣豈敢從古咸

克乃濟自今令出惟行倚劍鳳凰山□□□□□飲馬

黃龍府露傳恢復之音此臣所日夜切心風雲唾手者也

謝恩疏 代尤大將軍

臣自揣駑駘不堪鞭策家世習箕裘之業空讀父書疆場喧鼙鼓之聲慚爲將種建昌防路曾無橫草之功山海分壇乃有躡級之擢恩隆望淺威極愧深捧簡命以奮心謹馳驅而受事微寒姓字忽騰躍于崇朝突熱肝腸且悲歌于中夜念一門之骨肉半作裹革之魂誓此日之髮膚肯負請纓之願臣敢不講明軍政鼓舞士心仰仗皇靈頓作

鐵馬金戈之氣克敵王愾直洗白山黑水之塵期痛飲于黃龍再陳情于烏鳥

辭進職疏 代馬大將軍

爲奉職方愧虛糜加恩益滋踴躍謹瀝悃控辭仰乞聖明鑒允以安愚分以圖報効事竊惟職以兜鍪末品承疆場重任拮据雖踰二載循省未著寸功方三禩之是甘乃恩階之再進本年十二月初二日蒙兵部劄付爲條敘各鎮文武大吏以飭邊政事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督師閣部孫奏前事等因奉聖旨東防以來先後文武諸臣協力宣勞忠勤懋著起用加秩獎資等事著該部分別題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本部覆稱武大吏見任宜加級者惟馬世龍一人雖腰玉之榮當俟戰功延世之賞以俟平□然而世龍受國厚恩兩年而領大將旣以恢復爲已任臣部卽依議加級以彰激勸世龍當益加奮勵不可令賞浮於報也旣經具奏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將馬世龍加署都督同知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劄付到職職聞命自天措躬無地除設香案望闕叩頭外竊念人臣事君各有職任以此

程功罪卽以此受賞罰躁進者不得越此而混微貪榮者不敢昧此而冒受職所職何官所任何事皇上以兩河之陷拔職於衆人之中超授今職予以劍印賜以勅書職平遼將軍也對揚天語還觀印文遼東一日未平職卽一日置身無所此事理之最明首三年來憑皇上聖斷承樞輔指麾無日不招集平遼之人無日不躊躇平遼之事雖規恢二百里略露平遼之機教練十二營漸備平遼之具而□方瀝地我未渡河尙未實奏平遼之功也以平遼之官而受遼未平之賞卽公論寬假內省謂何職雖武人頗識禮義每與諸將誓報國恩謂臣子於國家難事不妨多做於國家恩澤不妨少取職授今職亦屬越格然曩當人情奔潰之時以身寒難故不敢辭平遼之官今當經營料理之際功尙俟時故不敢受遼未平之賞卽當事大臣以敘以覆雖未忍以飽颺防職而特借此以責後效迺以職自揣卽幸而雪恥除□亦無以酬見前而何敢預邀後日之明恩且朝廷鼓舞臣下惟此官階輕予則易盡臣子叨冒恩榮視其福分過量則難消皇上何如留有餘不盡之賞以爲勸功之階使職得留有餘不盡之福以爲圖功之地

伏望皇上俯鑒機誠收回成命容職以原官効力疆場庶愚分少安而酬功大典不致因職而濫矣職愚幸甚

請差科道閱查疏

代馬大將軍

爲關門兵馬數多疑端易啓仰懇聖明亟差風力科道閱查以明虛實以服羣心事竊惟關門兵馬之係安危也極重而虛冒之疑日甚一日臣奉皇上平遼之命日討軍實而訓之以朝廷需兵之重四海供兵之難而甘爲虛冒之魁稍有人心斷不負國至此且此兵非坐守之兵乃日奉樞輔教令以圖恢復者兩軍相當之際甯以象人塗馬應

乎臣卽不知愛國家但稍知愛性命亦不肯自誤至此雖然此情理之常也天下固不乏常情外之人安知無常理外之事未及朝論疑臣之先臣固嘗疑諸將矣蓋關門之兵分理有四鎮鎮各三協協各三營鋒勁二協入營各有專官統之臣固總爲調度至給散錢糧各有司存臣實無一兵而錢糧毫不經手況以十四協三十六營之將才品不一志趨不同何能保其一無虛冒故三年來每聞虛冒之譏彈卽引爲生我之藥石與諸鎮協日爲簡練卽日爲查覈總求踏實地以自信而邊人卽欲自信朝論轉復生

疑人之愛國誰不如臣何仇於臣而故疑之必據所聞耳而總之因聞而疑者當以見而破之蓋謗人而非實與譽人而非實者皆乘人見之所不到而巧以行其裝點映帶之術而不能不窮于既見諺有之眼見是實耳聞是虛故今日虛冒之事臣不敢言必有亦不敢言必無只謂有無不難知到眼便見求朝臣之親閱而已從來洞冒之弊有臨時彼此那借應點者有顧倩代點者有開註公差者有開稱患病者一人耳目難以遍核第將臣先所行會各鎮轉行各屬將各營兵丁年貌疤記馬騾年齒毛片冊籍併

有虛冒情弊將官取千把總願領死罪甘結并自具若果通同甘與同罪結狀送協協具不致扶同甘結送各鎮各鎮將取齊各協將結狀仍自具不扶甘結送臣臣亦具有如通同甘與同罪結狀見在惟差風力科道前來查閱此時兵馬已盡出關外分布松錦右屯等處差來科道卽於關上坐定按鎮按協按營俱從關外喚入軍丁逐名點驗馬驢逐匹逐頭過驗如與冊籍不對卽係項替如有短少不到果係真病不如連人撈驗果係公差必有報知名數差往何處預先在官若臨時開註名色卽屬虛冒卽以軍

法從事果係通同卽照原具甘結並坐如此則兵馬有自見之本色將領無虛蒙之惡名自信信人計無出此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如臣言不謬特遣科道兼程至關嚴爲查覈使貪污者卽時正法與眾共棄其廉介自持者不致因人負謗日無顏於軍吏之上也臣愚幸甚疆場幸甚

車營記

予以春杪至自甯城而車營成憑軾觀之其事可使繇其義可使知也夫車于兵爲樊垣微獨遏衝突爲守也守以應來發以應往握奇于中而運奇于外莫若車漢大將軍之擊胡也環車爲營而縱騎兵出擊晉討樹機能以入陣作偏廂且戰且前則車有騎有步然不言火器卽吳璘之疊陣祇憑弓弩耳近者火器之用急而不以合于車且不以憑車爲疊陣今法疊陣而麗銃于車兼弓弩于火器憑偏廂而用之則銃與車合夫制敵之法在于不窮無銃則車窮不層疊則銃窮銃之貴子母爲其不窮也然銃與車合猶步也百里者日千里者旬倏忽散集而整需之而暇應之唯騎無精騎以佐步則敵將不來我將不往而敵得以輕騎肆我或及未列薄我卽有所以挫其銳者又誰爲

之乘其靡宜矣步之合于騎也法有因兵有因糧顧何得恃因而疎備轉戰千里下狡遁于堅城法當以可因之糧食可因之兵我不自爲備將馬步之俱窮宜矣戰之合于輜也凡戰輜步騎各有所藉卽各有所爲藉各爲藉者得相衛各藉者不得不相資相衛猶待指麾相資則不言而喻兵至于不言而喻不窮之術也天下事渾責之各佚于利害之外而諉專屬之身入利害之中而親假令戰輜步騎統爲備具而不于統具之中有分屬則身不親而易窮法使某步某騎同功同罪而又同待哺于某輜常爲行住急爲應援細爲樵汲稍有緩急途有夷險罔不事相權步相顧也其內護之若四體于腹心其相爲護若四體之司舍一則不相爲用唯各求了其私而乃以成其公恩深哉各有分屬之所以爲合也至于一車一乘一衝一衝層疊而爲督復有督之督內之直達者不梃于前乃使外之橫亘者不踣于後而中央有握奇四隅復有伏奇兵以正用以奇勝是所以藏運用而裕不窮也若夫分數旣明聚眾若寡方圓曲直隨地制形善喻者且以數珠盡其變故義可使知也乃在事可使繇法曰無窮如陰陽其底幾乎

前鋒後勁說

予聞劍有鈞竿蒙須鐔也而用在鋒然脾不薄不斷脊不厚不入故劍之用在在前薄其脾爲鋒後厚其脊爲勁古稱兵有後勁今或兵不用車而偏以銳當前故前之銳欲瑕而後之弱先潰遂令前之銳者以返顧而瑕可使數十萬爲烏合卽可使數十萬爲烏散然莫爲之前則慮無不舉而猝當敵將車不得方軌今法簡步卒習火器習短兵而衛以車卽人不必精良而有技有車當不至猝遇敵而失措其騎卒之在車有權奇有伏奇固自爲前鋒自爲後勁而大將軍建旗鼓合眾車營之全局法在神參乎眾車營之中而氣行乎眾車營之外則舉眾車營之前後左右盡以大將軍之氣神周浹聯貫如海之怒濤相逼而東當則摧之窅則沒之法略如車營其兵純以騎其器參用矢礮盡簡精良者充之蓋營有握奇而大將軍握眾奇之奇其前則猝遇之卽以當敵而更使車得當敵之用乃其後則旣以張其膽使之進更以一其志使之必不得退其兵似爲車用而乃以用車夫有進無退則人盡爲勁以全其鋒而十百成千萬之用蓋如劍然合鈞鐔爲體而其用在鋒

其得力在勁

廩糧說

廩糧以崇卑爲隆殺固也然官同而欽依與加銜同乎領兵與不領兵有信地與無信地同乎且有官崇而人或爲統官卑而或自爲制又或統轄之眾有合有分任使之員有繁有簡種種差殊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廩之者儻不細爲區別但據其官同而概施之身輕者不嫌過飽擔重者仍復苦飢事勢處其必窮而公家還受其敝此其於絀藏未嘗分毫省終無以收豪傑之用故天下事有平之而反以失平不平而乃得其平者廩糧之制是也廩不徒視其官實視其官之事事不同而廩因之條分縷析如化工肖物各與以當然之分數而無私重輕我無私重輕人乃不得以意增減矣邊鎮廩糧槩有定例而此地係草創當鼎沸絲棼之時銜出袖中糧憑領狀至是而官之眞面目與糧之眞分數始劃然揭於日月且斟酌等差其曲盡事體者遂有以深中夫人情赳赳武夫能一飽忘國恩哉是制也可以辨官可以清餉併可以作忠蓋一舉而三善具云

贈恒山徐君擢守永平序

恒山徐君以永平佐管經略出納事年餘聲實徹中外擢守永平余幕中聞報呼同舍培亭獻孺星海酌酒慶也培亭答余曰子不知愛官爵并冷淡他人之遷除曾未見一啓事上子肩何今日躍躍也余曰他人遷除他人之利也徐君保障永平永利之接應山海山海利之且他人遷除營而得之其意中物也徐君盡瘁于出納而全不逢上意金錢粟米無分毫升合不從雪腸中清頭緒又無不從強項中留膏脂餘金竟作正支餘米且爲饑民粥是何曾

一計及于上官之知我罪我天下豈有不講逢上之術而敢作遷官夢者不夢而得得乃見奇能無快與獻孺笑謂是固然矣而子居恒稱引闔然之義動以不求人知爲足色向對子談徐君苦節而惜其拙于求知子固謂徐君始終一節榮于一歲三遷今乃動色于擢守也子言固在爲矛爲盾矣余曰有是言也不聞爲善之利乎近利則善雜絕利則善枯君子之學固與生人之趣相御而行誰不知一意官下絕去榮進之爲純忠然不到此地無以見英雄本色而必使到此地爲善者沮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有

一人焉走不求人知一路而果無人知寂寂遺笑是助滔滔者而揚其波也有徐君之擢使人謂天與善人爲善者不枯非世道之大幸與獻孺曰若子言反覆勝耶星海從旁代爲難曰天旣與善何不合下與之乃先使困抑幾不自存前此抗聲帑羨實掠虎頭不葬虎腹屬有天幸旣而以熱腸視飲醕之政如度不晴之晝意氣暗銷使無今日之知遇幾索于枯魚之肆矣余曰是又不然子以知子者爲天不知者非天耶天體直而用曲非直無以造民物之命乾坤且幾乎毀至于窮人情事理之變態以洗發豪傑

之精神妙全在曲曲之爲言折也羊腸以九折而開絕處之生江河以百折而現必東之性物皆然人爲甚說在乎孟子之論困衡矣則常與善人天之意可一言而盡也至于與之之術巧歷所不能窮千古英雄總受顛倒于此中影樣具在可覆視也微獨古人卽君刺易州時不幾以失上官意投劾乎水清石見讀直指王君推轂語同調者覺乾坤之朗及抵山海後先迺合狀復類是余又以從師相行間再睹其事兩地影樣若自爲臨摹者師相爲前吏茲土者往往以賤敗而藉口于上官之多兩姑間難爲婦也

特拔一介挺者風之信斯言也君竟以不求知者受知非
天也耶吾輩但患善不真莫患天不與其困抑于不見知
之時而節不渝乃其顯庸于見知之時而色不愧雖然到
見知之時而不求知之意未嘗不在此余之所以爲徐君
躍躍也徐君而外則仍有吾不羨遷除之舊眼在三君皆
意得去而徐君之同堂友李周兩君持絹來求所以贈徐
君者因銓次前語以授之

孫魯章詩序

夫詩第沿其末流較派論宗爭位置於毫芒狎主代興迄
無定說然推原本始不曰道性情乎果以詩爲不可知必
有無性情之人然後可獨所謂性情者動于有感出以無
心情景如冷煖之自知宮商如四體之默喻則其爲人卽
詩而在如人之外另有詩步青蓮者多不情之笑傲摹
少陵者槩無病之呻吟雖工亦奚以爲執此觀魯章之詩
則魯章之性情也彼其負劍來視相國于師中併以酬生
而懸弧之志余每進見飲食笑語批答顧問未嘗不在側
邊庭孺慕令人心動此已是三百篇之所託始且周迴結
攬窮邊寒塞戍卒十萬枕戈雲墨孰非深閨之夢閑亭小

草夜月遠簫孰非空谷之音而烽傳警枕捷奏鈴閣尤龍
劍所爲自鳴而履齒所爲自折者魯章值此烏能自閤其
性情而不爲詩又烏能自外其性情而月爲詩性情字義
皆從心從生生則惡可已也通萬竅翼三綱總此惡可已
之生機生機息則一膜外總無真可關心之處卽君父急
難且爲掉臂則其人之詩亡也孟氏不云乎詩亡然後春
秋作魯章治春秋固治其所以存詩者天下無離名分之
性情不患人于名分不切患于性情不真耳國事至今日
賴相國一人以真性情用事爲天子當關而是父是子主
盟風雅則相國當關之事卽相國之詩魯章遊關之詩卽
魯章之事也雖以號于天下曰舍榆關內外無真詩料舍
高陽父子無真詩人亦何不可

眉山草敘

天下事自絲則快絲人則苦文亦事也然受事程能權不
絲已千古英雄猶於不自絲之中竟成已志文之權誰操
哉寸管在握萬靈聽命而憑軾以觀逐鹿之場言言絲已
者誰也口不敢先開局不敢月布徽纒蹊徑總奉芻狗爲
典刑且沿習等於成性未受更事而舉俗吏心口相難笑

啼不敢之狀於入股中一一畢具以得自繇之權而先釀
成不自繇之勢人固好自苦哉余讀眉山集而覺諸苦爲
之頓解蓋其信心以往若無說在前其矢口而談若無人
在旁而其深情微語妙於託寄一唱三歎又若謂自有知
音者在天下每讀一篇便堪以五斗下之快可知已據其
脫離窠臼或名之曰創新短長橫豎斷而不斷對而不對
又可名之曰擬古甯知曠觀於新故古今之說當下之新
卽故當日之古亦今且新不繇已苦等於舊古不繇已苦
等於今君家兄弟未嘗不新且古而快意則不繇新不繇
古直繇已耳斯文之權旁落旣久賴君家兄弟一日收之
宇宙間一大快事也然繇已本於有可繇之已無諸已而
強繇其害乃甚於繇人余不難魯章兄弟之繇而難其已
美大聖神以有諸已爲胚胎孔論爲仁由已所與言者顏
氏子也舉業卽一事善學者就鉛槧便可證克復德業之
不作殊觀亦明矣君家兄弟以余可爲知己否

井荃玄試牘序

此荃玄井君謁選牘負如是才不一飛天乃以青衫求小
試才誠無如時命何天官憐才情見乎辭猶不遂使刺州

而僅貳之才又無如資格何然時命能困才不能掩才資
格能限才而今于井君又似在限不限之間蓋如君青衫
謁選者纍纍遂能如君作六品郎者未易數數然也况謁
選初猶資格純爲政時非百倍才不能爭一級服官後則
民人社稷佐其長以從事令其長倚若左右手主爵者方
亟欲借一二殊尤以風天下以漸復祖宗朝用人故事誰
得限之而又誰肯限之君之父浚泉公亦以不得志于春
官謁選人竟橫金紵紫爲名藩閫君得無似之浚泉君與
先大父同以庚午舉余從司馬相公師中君以遲選期來
視司馬相公因得領罄歎而非敢阿所好也

題宋獻孺乞言牘

余與獻孺同處司馬相公幕中前席之餘偶有瞻雲之感
則曰吾母年少於吾父吾母氣衰於吾父余叩得其概作
而歎曰是翁是媼皆奇人也令起岩先生而以詩囊囊錢
何至以不愧江水之行李而得謗書卽不持新安一錢但
就玉峯先生遺產略施陶朱之智何至以晚景杖頭待供
於老糟糠之十指令吳孺人而不值起岩先生之廢產何
至以巾幘而代爲夫子謀生卽謀生而或於耕織勞心不

勞形於子女主養不主教何至以少起岩七歲而反覺衰
翁主逸媼主勞媼之勞又翁實貽之於是感歎吳孺人之
太自苦者不無稍意起岩先生之太簡而欲以平分劑之
雖然事有平分不足相濟而偏至反可相成者當持域外
觀也天縱起岩之手一以爲持鼇一以爲撚髭原非使之
校計有無被其溟滓獨往卽全無可藉亦以明日事付之
明日水到渠成斷不先計而況有吳孺人在吾但不時索
斗酒與二客分韻耳卽吳孺人之勞亦旁觀者勞之彼固
不於夫子前略露憊色也故爲是翁是媼各下一註脚曰
翁偏于逸然不至於一事不以入胷中無以極逸之致媼
偏于勞然不至於一事不以煩夫子無以極勞之致使天
不以極逸極勞者巧相值居室不現偏至之形宇宙亦不
顯相成之理莫謂媼爲翁翁不爲媼翁之所以爲媼者至
矣特其原出于資之所近各行其性之所安不當以安排
機局者例論耳獻孺莫謂媼衰有子爲司馬相公掌記借
箸帷中名滿天下阿母當日加餐且與而翁俱稱地仙計
日歸省必識余言不誑也

祭袁太公文 代馬大將軍

嗚呼人誰無死而翁不宜死翁卽不能無死而不宜以此時死翁居南越而關遼塞之重輕翁恬天年而司三韓之消息則冢君自如實治兵於關外與某璽駟相依也自兩河之繼陷恃一牆以隔口事勢人情何堪回首天祚國家高陽相公以元老督師攜冢君與某左鼓而右舞之余兩人嚮用俱屬越格然任生死之地故不敢辭軍旅之權冢君卽垂白在堂然趨君國之急遂不敢愛父母之體三年來監軍使者出入此行勞悴苦辛有廝隸所不能堪奮猛振迅有賁育所不能奪感慨傷激有箛笛所不能寫人知冢君身嘗危難之爲忠而不知其實奉翁萬里手囑以勇於戰陣之爲孝也某無繇識翁之眉宇每卽甯馨以揣所自生無繇陪翁之杖屨每藉心香以祝其不老蓋不知其父視其子重藉其子烏得不重藉其父詎意翁以棄世者棄其子而遂使其子不能不棄某此地何地此時何時此事何事此人何人本屬共濟之舟忽成獨手之拍嗚呼今以前之關事視今何如師相所謂卽立變旌旗之色亦局中之人自知之局外之人不知也誰使冢君辦今以前之難今以後之兵事視今何如教練漸成撻伐伊始用兵時

之關係較練兵百倍誰使冢君不終辦今以後之難其辦
今以前之難余與冢君同苦而相憐其不辦今以後之難
則使余獨苦而自憐相憐則痛以分而若減自憐則神以
孤而無聊無聊則怨無聊之怨不暇衷理於是怨冢君之
拋我又知非冢君意於是怨翁之拋冢君又知非翁意於
是怨造物之無情詞繁意謬轉而自怨咄咄怪事冢君幼
習將略目擊遼難恨當事者之債轅每自請爲大將及晤
某而意傾期以兩輪共車爲師相左右臂也今年九月揚
舲海上□在目中各出掌文默訂大計方擬共轡長白山
攜手甯公塔然後相揖而別冢君歸子舍某混迹併不欲
稱舊將軍豈不愉快而今乃作若是別某以中道失同心
之助卽冢君歸號几筵不得以□□告翁亦豈能晏然於
九京哉嗚呼搶攘人皆裹足而叱馭之志不回金革眾議
奪情而辭劉之心已亂因歎食焉而避難者每借口親在
未易許人詎似袁監軍爲國家佐緩急之用者乃獨賴其
親在時也冢君歸卽不得以□□告几筵而得以□□之
策告則恍惚視聽若有見聞似以生平之色笑慰辨踊也
洋洋英爽實式臨之尙饗

鹿忠節公認真草第十三種

卷中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梅關草

答岳都憲石梁

自東事起誰不賴薊鎮爲後勁而年來未見勁作何狀至
台臺開府梅關始真有後勁矣君家世受國恩行當練岳
家軍以破女真樞相每語不佞武穆裔何日受事使吾背
後溫脚根穩讀大札而喜可知也當沖主憂辱之時爲臣
子者張目何忍言切心何敢言以台臺得力學問其所自

辨以濟艱難又何待言不佞第中夜自醒無人自笑爲台
臺必與樞相相與有成令幕中素餐者得拭目觀東方之
定優游作太平民也迂性素不喜稱頌達官今於台臺不
覺刺刺亦實見得是耳旣不能爲駢語又不能爲莊書朴
心禿穎自愧塗鴉台臺豈以夫夫語不駢書不莊爲失往
來體也者而督過之

答梁闕院冠林

師相到關承積壤之後默用脫胎換骨法其先後緩急皆
有意在俟其做成必有足恃而今政在慘澹經營時弟輩
齷齪無能裨益亟藉繡斧大爲振刷然聞鳴行已徧而又
計再出或以師相在關之故乎師相謂國事至今各惜分
寸之陰以訓軍實無暇節文人事不敢再勞台旌也恃在
深知謹以正對

答岳都憲石梁

前短札奉復不能循往來格式翁臺果不督過再賜手書
且雅意體物公事相質之時捐去筐篚只此一端亦世局
中必不肯釋然者翁臺之相信不以繼爲非人也扇頭佳
韻感慨淋漓讀至榆關未許泥丸塞二語按劍太息此方

是今日爲臣子正經案宗繼雖腐儒竊附知音至於愛我之過遂辱昌黎翁臺善謹不虐繼而虐昌黎也前祝修武穆之業當是時有翁臺做眞武穆不妨容繼作假昌黎亟欲步韻而昌黎文高八代詩每爲人所短索性効之聞旆旌指關諸惟面悉

與孫楚惟

昨聞雄武營全中者三十八人且一連全中者七人全鎮鎗手此爲最上相公獎賞其官鼓舞妙術也然卽各營之每致憾於甯武營之搶先也則激勵各營甯武有力焉蓋營房則自雇車輔搶運木植教火器則全占教師苦留多住卽各營原該三眼鎗五百而今皆未滿三百獨甯武四百二十桿也論先論多甯武皆有似宜並行獎賞以示鼓舞特與親丈商之如不大謬乞啟相公施行

示諸將

居恆聞將官除送禮別無本領不謂時至一牆隔□本領如故以本司經經之守而猶有投禮單者本領可知也且其假□情以藏禮單卽白晝以成暮夜自待非人復以非人待本司矣本司一則指髮裂眚恨積習之難破一則覲

顏汗踵愧素行之未孚欲卽題參恐爲已甚碎其單而標
出其使白其事而姑隱其名願諸將再勿以此眼看人盡
洗肺腸別學本領要知今日除□□別無官階要信本司
據送禮卽爲罪案敬先文告莫謂貌言如負朴心休瞋辣
手

復宋獻孺

弟行秋色中前番次舍之跡一一具在山靈地主舊眼相
迎而顧影無言少一人雁序爲之黯然轉復自慰美人不
日到關攜手晨夕偕住不必偕行也忽接手教殊爲耿耿
樞相原無他意仁兄何過自疑也衙字中儘寬祖鞭以何
日著先到者當爲主邊月胡酥竝待多時矣匆匆草復不
盡

與劉侍御方壺

弟歸衙卽與相公言驛遞苦少馬委官苦擺席近關之元
氣盡損所謂固關上之人心者安在乎相公惻然痛勞人
之重困憤焉恨陋習之久沿卽刻出示禁此二事併行鎮
道大家遵守語極嚴切想關人讀之而解懸也昨約閱北
部如無他冗弟請先驅

復項金吾蘭齋

瀕行一晤人龍同趙鄰哉促膝卽匆匆束裝未得快譚而英雄氣韻已襲人矣途次鄰哉謁相公語合付以南衛事想門下聞之亦爲擊節也忽接手教令人有縮地之思以門下赤膽闡明家學爲當事者佐一臂是大快事生日夕望之冗中草復不盡

復張銓司見立

泰宇張君曾聞其賢於范質公復承札教所見略同泰宇君神情被仁兄一筆描出而不啻口出之意亦隨筆淋漓

矣呈之相公喜動鬚眉寄謝仁兄爲危關而屬此異才還

質仁兄求所以展張君之長者如何用法惟明教之至于弟孤踪僻韻夢魂不到清通之座且隨相公赴關相公一日在師中弟卽一日在幕中極知迂腐無補尺寸而惴惴一念主憂臣辱之日情願在行間爲共憂其患之人不論有補無補也仁兄知我幾曾會說體面話卽再有齒及者爲我謝曰鹿生癡人未出門時已稟念告天歸心一路斷不至此而作回頭想使其至此果作回頭想諸君子亦何取於此等人而稱之

與葉問義

老哥到關弟以住府不便出訪卽出訪又未遇復不能久
候而還也惟是面可以不會話不可不講請以筆爲舌
王堂翁此番又引西□七十人入水關春初曾如此關人
以爲從來未有談之者閉目搖首猶云偶然耳今次則爲
常矣此何事而可常關人大恐老哥豈不聞耶夫撫□而
必引入內地其害甚于不撫不撫爲仇猶隔藩籬引□入
關遂窺家室岌岌乎殆哉弟書生不習邊事但聞邊人言
從前撫□大臣不與見委其事于邊堡裨將裨將盛張威

儀引□堂下講折極有威儀斷不輕添一物卽□苦求亦

折以事統于尊下不敢許彼□以大臣爲天上人不可得
見裨將因得示不可測之勢而若陰若陽使俛首以就繼
鎡迄至大臣自與□講而底蘊露矣□之要挾無不可遂
邊將束手邊事再不可爲矣大臣自謂控駕妙術弄□□
於掌握而孺子弄影爲影所弄得無似之惟大臣必自與
□講已不敢遠出遂不得不引□深入矯矯者□也果真
□□□耶卽真□□果世爲□□□耶如不能必禍
可勝言且□□□其窺偵我者能保不就此七十人中

攸工夫耶闢禁最嚴今祇以禁華人耳□入誰其禁之王
堂翁自喜擅長在撫□不難引入水關他日關有不可知
之事且于己無與是關而能保則撫□者分功不保則撫
□者不分罪其自爲可稱兩利但于國家不利且弟復聞
王堂翁此番大爲逃將造福此逃將者既有任怨之人自
當有任德之人理無足怪老哥以爲何如

答張撫臺達玄

某何人而忽有清通之擬極知老公祖提攜至意乃某不
顧而東老公祖又不以爲相負而益施衾裘也下詢關事
敢不詳對蓋關事承大壞之後不容不著手又恐以著手
者犯手爲憂方大賴相公密用脫胎換骨法更張有漸而
耳目不驚初到慮軍民之雜處而成萬虞復虞□至之無
日而教火器月餘而銃礮命中者八千人江將軍不勝任
以馬世龍代之尤世祿王世欽左右之關外置五營爲前
部標下置五營爲後部總之左右前後中爲五軍軍各五
營營各三千澄汰營將以新礮易之按營分派各爲教演
相公時坐營中較行賞罰或命某輩分視之氣象覺爲一
新馬帥實知兵其進而借箸相公皆中窾此是大得力處

使臺省讓一年不談東事則相公之猷爲有成真可恃以無恐此係社稷福耳□□于八月廿後尅十三山關上一日數驚相公靜以鎮之而密爲備至冬杪乃探得其棄廣甯去據河爲守是時貪功者欲飾恢復名相公不爲動治兵自若兵陰道也從前失著在以陽用之某日侍相公略窺其用意矣具茨兄聞室人之病借差回看某與相公望其速來乃遷延過歲遂墮長安雲霧中近飛書告急於某相公已飛書援之矣敝縣籽粒事蒙老公祖留意人非木石當爲桑土予遺世世銜結所諭中官取旨如寄鄙意亦及此儻再旬出別話愈煞風景愚意只求本府縣肯爲善處不可與中官爭執也蓋恩詔折徵八場所同其因司香之奏而反汗者獨雍靖一場耳求折之數不過百餘金此以歲索于熒熒之貧民則奪之命若官府肯于存解諸條按其緩急之數求其可膳挪者合湊補之固易易者未有爲百里司命而難于百金之措處歲歲迫窮民轉溝壑也然非老公祖命之誰爲奉行者承老公祖推赤之置無嫌無忌與老公祖商之非敢謂必有當也賤體比相見時加瘦所未減者精神耳近因葯餌効淺托四體于按摩者似

覺有益未知日久何如感老公祖遠念知非套語故以狀對

答萬錦衣

關上日晤令弟見弟如見兄也相公每謂萬昆玉事事解人意所謂身裏出身自非白屋起家者可比弟耳聆芳猷深以得辱蘭籍爲幸耳佳惠不敢拜蓋此地日費取給新餉不飢不寒無勞故人綈袍意也想蒙見亮

答梁闕院冠林

此事卽未奉教前已屢聞師相之大旨矣蓋其初實據貴鄉薦紳之言非憑風聞而入啓事者然又念貴鄉遭此劫運口口荼戮之餘子遺有幾而忍一切按之則事中諸公當槩從寬典是言也師相每向貴鄉人道之而弟每側聆之師相原無成心非貌言也謹報

答王完虛

弟幸以梓籍叨隨粉署願深酬於倚玉謹竊比於斷金一載周旋千秋意氣翁臺西去虎峙於雲中小弟東行鳥棲於幕下各出入壁壘旌旗之地其閱歷秋冬春夏之交然自惟幕官祇承笑諾何似翁臺風雷隨手咳唾成兵使單

榆關亭
于畏威而受漢索因使國家專力以向榆關之爲愉快乎
音通魚雁惠擲瓊瑤他鄉見故人書而喜可知他辭却長
者餽則吾豈敢佯旋附謝不盡欲言

與王邑侯中訢

天惠范陽賜以福星露冕初行而廬井之間已有起色蓋
百里牛刀雖屬小試而尋常遊刃實發新硎他年鼎鐘之
業未必不謂根蒂始范陽也某半生僻韻惟樂從賢豪者
遊五畝家園又幸在覆載之內卽行吟塞下坐嘯幕中未
得隨鄉人子弟迎真父母于郊關而搖搖心旌已向稽帷
前百叩首矣耑人布候無物可將近體扇頭一以求鄂正
一以揚清風而青蛇三尺又取爲神君一點綴云爾

答劉方壺

遠承密囑敢不切心年臺之所指於樞相者原是公言然
樞相之微意樞相旣不自言卽堂以下門以外便不能解
况在數百里外乎弟日侍樞相頗窺其意去冬關上百凡
未備日虞東□之至何堪再挑西□而制臺自開撫□之
局只得令其自完之蓋□之羈縻原屬暫且而事之始末
各有歸著年臺從容觀之其意自見至于江鎮不勝其任

固未待大疏之及而先已調馬尤二帥到關意可知也危
關日日防口大將替身未到有不容不少待者非姑試姑
留爲兒戲也分營乘陣強半南兵而爲守爲戰非勁卒數
萬無以供奇正之用遼人皆知難恃三輔又苦無兵不得
不抽于各鎮間撫擬三萬五萬極相難之不求多只求精
合入鎮而共調一萬二千之數今陸續到矣此不得不然
之事而已細經商度非漫然行者若夫各將部署已稱一
新舊弁留用十之一二憐才使過幾煩推敲矣去冬營房
尙少諸軍猶有擾居民者勢使然也今春五部增造營房
指日落成民居其盡清乎然關城近日居民甚夥男婦往
來景象勝昔可喜也此等事端卽具委情卽傳形略不咀
嚼且可硬坐况其標本相權明暗互用良工心苦有可令
鬼神泣難以影響尋者乎大率天下事未易言執煞直徑
便非經綸手段弟生平極肯講直徑道理者迨學更事變
態錯出有時是反成非深反類淺而後憮然自失故于樞
相舉動屢進質疑乃知韓公原自有說耳雖然事在樞相
者微而可會久而自明無賴人爲註脚弟之所讀密札而
心驚者論新鎮數語也弟日與周旋悉其肝膽面可爲文

大臣不當以武弁論也器識甚遠經畫甚長豈徒有其表
者使盡其才自可辦東事此是榆關得力處此是樞相具
眼處渠日討軍實而訓之奚暇替舊鎮修隙且軍民之感
人有同聲仇視者得之乎大約關上人心共歸大將有不
悅者撫臺之左右數輩耳亦人所共知也使此數輩果得
遂其簞鼓之術馬帥一搖而國家事去矣關係不小不容
不爲年臺盡之弟固知年臺之能受盡言也

答畢邑侯冲陽

自到闕城住孫師相府中不與外事酬應都廢忽傳有陳
指揮捧老父母之字來一問同里卽動鄉情矧重以老父
母之命乎引入與坐飲食之實叩其志云家貧祿薄俯仰
不足聞關上錢糧大欲求吹噓爲餽口計不佞慨然此時
關上百務嚴核力革舊套與別鎮不同司馬相公挑選材
官專要猛健少年長刀大斧略不及格卽斥去其意欲志
在上陣而陳揮使乃志在餽口主意不合渠見關上光景
亦悔其來矣不佞同里人不敢不忠於謀此地原非優游
寬大可用鄉情之處故資以路費而縱之歸彼自欲歸不
能強留也據實奉復知老父母不以不佞爲無鄉情人也

答葉問義

弟與老哥同民部弟爲遼餉請得帑金而老哥解之同調
兵部復同方司且同本科同飲食同筆硯且同搜時貴遊
鱗迄今回首風雨晝夜苦樂閑忙吾兩人心事何殊管鮑
卽局勢略更踪跡略隔而老哥以贊王堂翁出弟亦隨相
國屬車後也事又略同特老哥諳練而弟則疎莽心不敢
負老哥而詞不達意每賴包荒所望者不倦之誨毋以我
痴迷而舍我使人謂葉鹿兩生亦有後言也弟言至此數
年心事齊到心頭若耿老哥立在面前者腸欲焚涕盈抱
矣老哥非常之望自當膺不次之擢煌煌簡命赫赫精鏐
不爲分外獨使素附蘭籍者得引重英雄爲愉快耳使旋
附報不覺叨叨

答馬總戎滄淵

此疆場大計不妨與師相面商卽意見未盡合政好借以
參酌但時局終有難照管處此時此地只當論吾輩正經
作用當如何如舍己以照管人人亦何常之有就一步又
趕一步到底難依也

答趙孝廉青城

捧誦手書頓發深省渾是遵伯玉知非一段公案吾輩立
世但能事事自己照對討個明白是處如何是不徒付暗
合非處如何非不虛託引咎則真性自然常得出頭便是
求自慊的正路弟幼讀先正語錄粗欲立志而工夫不實
所謂鞭辟近裏四字全欠以致顛毛種種殊無進益忽得
翁丈一提舊景戚戚然復動是翁丈大造我也不有一番
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今想翁丈政在梅花香境界併
挈我凡骨亦有僊意弟嘗謂貴同年孫鍾元年少于我聞
道先于我里居咫尺晨夕受益今行役榆關復以望氣而
識人龍八行娓娓儼然語錄讀罷珍藏旋出展玩反覆不
能去手逢人不覺在口是何龍虎榜有兩大賢而弟俱受
其益自喜自矜有福人也清惠一一先嘗以稱尊意歸途
未知能登堂否蓋隨相國屬車之後不敢另爲行止容再
籌之

答康博士

承諭敢不効力然弟一向絕未曾于關城將吏處輕送一
人蓋幕中司官送人到各衙門是自作囑託之俑而其入
借薦主之勢橫鶩于各衙門人避投鼠之忌莫可誰何此

人情事理之必然者故事若小而所關甚大特求用者匿其本情只以輕省話頭來誑吾輩哄得到手遂不可問那時吾輩反爲所持矣近來關城亦有一二類此者弟方切齒恨之而敢蹈之乎恐兄丈至誠爲人所誑故縷縷以告

答蔡覺我

於邊聲起歇中接有心人之字累世通家之雅滿腔報國之忠何其交發而互至也丈夫生世見其大者彼篋鐵不探杯蛇未化總以一言蔽之曰無眼界某雖堅儒頗笑此病卽未奉大札之前而虛舟心事已自附于同然矣安鎮

邊真是健兒况得翁臺爲薦主師相有不信在言前者乎至於翁臺自擬一段或以爲此遊戲三昧語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而癡心如繼則謂字字是真蓋一牆限口乃普天飲血之時天山三箭未必不待林下一人爾倅旋附報兩腋習習

答諸總戎

此時何時此地何地我輩所幹何事師相所禁何言諸君屢以此相遺也不佞從來不做虛頭事說撇清話諸君堅不肯相信奈何佳儀並帖完上

答馬總戎滄淵

固知昨儀非門下本意正欲借告門下者以告同事諸君也當是時大家相信以成關門絕餽送之名豈不提撥清明整肅之精神以寒口膽哉手札復以瓜果餅茶爲言勉爲登嘉然以後併此亦不勞更成鄙志耳

答張僉憲泰宇

幕中傾蓋聽長者沁骨之談直撥開當世重重雲霧迄今几案枝巢猶帶真人餘氣弟亦自謂當是時爲眞君子知音須儂第一屈指也深荷大札益認熱腸蓋師相欲蓄王世忠于年前脫自己袍著之彼時廣甯尙有口據而師相遠猷已打算著數特兵陰道也不欲先泄而今則時至矣雖然心師相之心者似翁丈幾人哉擲掄王世忠者卽同室之人其機穀可畏可慮師相于此良工心苦可泣鬼神欲從欲逆兩屬未便而後師相之妙用始見卽安排項蘭齋亦自有深意大約事至于此無可他說只曰天祚我明必成此事而已匆匆草復不盡欲言

答白民部惠風

人情常覲面卽千秋人物亦不爲_而而每於別後追憶地

愈遠情愈近則年兄今日之事是也以一人就三軍易以
三軍就一人難壯哉旨哉日月幾何難易欲作殊觀乎且
今日之榆關比年兄初到之榆關其難易何如則扇頭俚
句卽未敢于詩有當而於年兄本色有當也還朝尙未定
期臨筆神往

答鄒靜長

數千里兩通雁足而未暇一語寒溫然師相市駿盛舉賴
仁兄以有成弟每謂師相駐榆關仁兄與孔濶兄俱從函
關相應如左右手且西土藉兩兄以安使國家得專力東
方彼蒼安排良有深意是師是徒天下如此關係安危之
衣鉢有幾哉至於弟之癡弟之病自知而不能自己蹣跚
于壁壘旌旗間必有從旁刻畫之者昨偶答友人書有云
直以共患難非能爲有無也敢再爲仁兄誦之年來關上
斷絕交際獨於仁兄之餽不敢以他辭卻而西飛草中濫
辱品題江村主人得與少文仲蔚相掩映矣勉步二草以
供胡廬

與楊民部扶寰

別年兄一年矣梁月之思當不待言而事在緊急不暇寒

溫則目前關事共憂餉絕郭寅丈來弟迫而問之乃知外
解未到委官坐待也嗟嗟此病弟所親身嘗親眼見管庫
時曾叫號于堂翁復呼籲于聖上與文弱兄講求道理莫
過于嚴參罰一節遑餉加派不多郡縣果急奉公自能接
濟只爲參罰不嚴相率捱延榆關何地師相駐節于此日
訓軍實而忽告餉絕年兄思之此豈小關係乎目前命脈
莫急于足軍儲目前道理莫急于嚴參罰如堂翁狃情面
我輩當以一官爭之弟憶當日略嚴參罰而河南四十一
萬車軸相摩而至文弱兄曾飛告弟曰甫一行法而方伯
急公至是安見天下事不可爲也則今日之事在年兄矣
弟再與年兄深計堂翁如不肯任怨卽行參罰如不能處
一二方伯郡守終不濟事當力與餉院言之藉其風采以
警人心至要至要至急至急

再答趙青城

手札元氣淋漓反覆委折曲盡人間事曲盡我輩情曲盡
情中理曲盡理中衍弟從來不解投公門一字而爲事有
屬於公義者不難出身發大難之端卽事有未便露跡者
亦不難代人尋幹旋之路仁丈所稱賠頭畜與盤費若寫

弟影神者只是原不爲錢便可對天對地未論人心先求
信已天下有同一爲人之事而自某甲則爲錢自某甲則
非爲錢又同一不爲錢之名而在某甲則人信在某甲則
人不信其素所樹立使然也君子論其素而已矣雖然情
而不爲錢其爲情終歲有幾至於賠錢終身又有幾吾見
亦罕矣纓冠被髮饒具熱腸同室鄉鄰終須有辨愛錢者
錢癖也報不平者不平癖也吾輩自修就偏至處却遇從
井難以救人隋珠甘以彈雀仁丈籌此已熟矣弟忝同調
更藉仁丈徹骨清談以全晚節再承雅惠不敢例卻附謝

邀宋獻孺小啓

君自仲烏烏情我不灑別離淚殺雞爲黍對酒當歌與其
石尤候風何如故人共醉

與高佐擊

前年邂逅已識英雄苟可自效推轂豈待他人從吏而僕
深居幕中不私見一將吏凡用將之事撫道鎮司之而總
承于師相幕僚數輩全無干預師相之位置幕官者卽所
以愛之安之僕輩稍有知識敢自越局乎門下試思使幕
官與用人之事今日用一將繇某幕官明日用一將繇某

梅園草 卷四
幕官尙成事體否不獨此也舊撫以好用其素所知厚之人而挂物議師相初曉譬再四彼不聽而敗又况門下明係桑梓易嫌瓜李乎僕生平不敢作違心語不敢作誤人事故自述其不能之狀如此至於門下原係舊將與新投諸人不同或自有效用道理當事者或應有超用道理惟門下自擇便而行之勿泥僕之說以詞害意則善矣

答郭餉司蒼林

昨承面教卽以入告師相固心嘉老寅翁爲冰雪腸霹靂手也卽各衙門事體或有參差而諸公總期于求一是師相正借以執兩端師相云餉司手本已批行鎮道而鎮道不敢辨者發揮明也至府廳諸公於老寅翁卑尊相承自有定體老寅翁亦豈真欲執各廳使日僕僕庭下哉近日朴責不過委官又未始非因公事下程之說可供胡盧師相處未聞人造此語又豈有師相而自以請語幫之者寅翁可勿疑也大約師相折衷天下事而非主先人之見調劑士君子而不聽細人之言世俗所稱朝三暮四背面前後萬萬無之鹽糧一節師相稔聞其故蓋白惠風在此曾大發明而非起于山石道也七錢二兩雖有成議未愜人

心國商兩利乃可耳此議專以利商遂至虧國故白惠風不收原爲國家惜課且併爲自己違嫌既係商人討便宜則形跡當避也事有關係安危而又別無騰轉者則信心不必顧跡若無緊關係而有別商量必欲拂人議何以明己心則跡與心又當合看耳寅翁具文請于師相當有所以處之此師相極知寅翁極愛寅翁欲竟寅翁之大用而且爲參酌且爲保護旅見不便多講寅翁或獨見一番當悉師相之用心當爲終身之得力也弟忝知深直致其說如此

答閩撫臺浮檀

遼撫有何受享而吹聲者求多于先生及師相有西用西之說而人始曰遼撫非人所樂就豈其在北則樂就在西則強迫歟吾儕北人直恁好事是可付一笑矣先生不辯最高水情石見于先生何損焉甯遼覺華之事卽未敢易言而師相在此著著已漸圖之特師相沈幾不大聲色耳兵陰象也以陽用之則敗先生亮已得于言外矣屈捐倣來試看排覺華之議者含內愧否而先生之不辯也所謂天不言自高也拈筆低回如見顏色

答齊中翰還朴

恭喜榮除尙缺修賀反辱教翰莊誦如奉面談也貴衙門原是清班清則必苦然仁文明知而明就之亦素韻雅操自適其清而忘其苦乎弟輩日處幕中清不減仁丈而亦不敢以清爲苦諺有之曰苦盡甘來弟卽下一轉語云卽苦是甘仁丈以爲何如借手附復不盡欲言

答陳翰林雪讎

兩奉翰教具悉爲國薦賢盛意旣經品題定屬干城然弟未敢輕見者幕中年餘全未私延一將幕僚數輩使用人

之事而可預其弊有難言者卽眞知其材亦只得聽當事者公道收之何敢明白示以徑也事體在關城耳目眾多如雲如雨誰不盼盼然聰捷徑無奈以落莫鎮之自負癡心始終無間而彼此異地難以槩施想翁丈能亮之也

答茅止生

曾于徐老師口中聞足下名于佳刻中見足下才子楊允諧耿樸公座中見足下面于宋獻鵬山海道中詳足下近况而今復親接尺書曩爲識荆今則投分矣足下天下才也胸中兵甲筆底風雲卽一刀札無不頓挫跌宕令人心

折復令人魂搖僕雖僞僞曼聲讀之唾壺碎矣天生才必
有用才如足下而肘不懸斗大印無是理司馬相公知足
下之深而不以斗大印相付無是情然必再爲躊躇者非
過爲鄭重也愛足下而代爲謀之忠也足下才富年富將
來無窮建樹有心者寶之護之以需其機緣之自湊也足
下自于言外得之獨僕恨不得卽侍人龍爲介介爾代書
者病自拈秃穎深愧不莊

答賈民部銜帖

榮啓樓烏幕府見日而憶長安射雁邊頭窺足而獲尺帛
八行手捧千里面談念主憂臣辱之時靡家靡室政彼怠
我憤之日惜寸惜分惟相國提閫鎮之精神故榆關起三
軍之氣色使中朝讓一年不言遼事將閫外持□□□
□□敢信其然非阿所好某初以樞司視草叨承相國屬
車五柳家園久斷行間之夢一梅驛使忽生塞下之春獎
許過情惠貽逾格此蓋老伯以相公左右爲功人而不知
其有愧以王事賢勞待猶子而不知其無庸惟旣列肺腑
親何敢辭錦繡段卽付刀尺乃服衣裳蓋向因元臣而波
及全斌之帽自賦續貂今對遼使而身著范叔之袍永言

挾纊仔旋附謝不盡欲言

回徐太守恒山

弟蹢躅自策從師相於嶺雲島月之間殊不覺疲蓋與諸將吏同在鼓舞中而且馬上行吟不覺成帙自謂詩中有史當爲東征紀事也以師相急于爲社稷圖安遂不避危險然亦必安其身而後可以安社稷師相原自有見非孟浪冒危者比而從行之幕僚安可知已老父母至愛情見乎辭炒栗剝桃細嚼故人之惠邊聲入坐塞鳥窺人遙憶孤竹君在二三百里外微覺異香拂袖此或公餘相念時平使旋附謝不盡欲言

答王南銓坦山

老公祖之南而物論譁然不平蓋士民實有口且其口眾造謗者以勢寡而避之前事乃愈明弟竊聆輿論慶人心之未盡死恨末繇繇地一對老公祖悉其狀每遇南來客輒訊其識道貌否近乃得之于止生茅兄略陳近况固一是坦山先生本色且言重門洞開絕不承行反扃舊規因鼓掌快卽此一節亦見全體又妬茅兄侍鄴席醉酒飽德弟獨無分窺門牆分餘瀝于七箸也平素恥修寒溫豈

反施于有道然旣遇便鴻覺其不容已于一候起居固與世俗寒溫似之而非者至于遯事實食息以之亦不敢以告蓋兵固難言卽樞相累有言而可言者皆非其至者也樞相屬請覲上面議邊事而疑其脫卸不卽許夫此事惟苦人之不肯任不能任旣有人肯任能任而又不能信擲掄之端已屢見矣天下事尙可言哉總之事至于今樞相旣以身任安危弟輩卽以身共患難□□朝天有日□在還闕無期樞相每舉此語弟輩併示諸將春明卽赴甯遠矣老公祖于邸報中細味語意得無慨任事之難歎同心之寡爲榆塞征人一入夢思耶方切戒語忽又叨叨

答唐民部灼洲

人生何處不相逢翁兄乃來作餉司也聞命之日五內自喜卽兀坐中亦似有人相傍者弟爲國事從師相至此卽素餐幕中而雞鳴起舞不敢自後于賢豪稔知此中餉司不甚難做而人多畏避求免卽翁兄之投袂所稱都是會中人也肅此佈復惟祝著鞭弟某再頓首

答徐恒山

船事固知台臺自任必自緊所以丁甯者恐台臺不知進

取之期近也事誠未易猝辦然不遇難事無以見有心人之拮据趙守備六船或亦過求精緻且作用間有揶揄耳老父母既有字與袁自如渠必有說以處此弟可從容緩頰未必卽於今徑代爲告減也何也在袁道則可在弟則不可地使然也老父母只是盡力做去我之力盡師相亦必無過求之理然弟則望老父母於此難處之事比別人多做得幾分纔不枉師相提挈之意常想古人每於極難事有巧法嗟咄立辦執法不是法試博謀苦想或亦可別生路數分頭做之乎弟書生之言非敢謂有當聊以附起予之義何如何如

開平趙春元素以急公之誼擅名鄉邦弟雅重之如此等人或亦可以託心可以畫策否

答郭給諫金谿

承諭王父母事自是地方公誼弟有何不亮年兄乃矢日耶至於別箋娓娓無非真人本色然如祇以對弟言又何妨儻必欲伸此說弟何敢漫以負商確之意乎弟原以直腸附交末初亦謂一直足盡天下事迨歷事務備嘗人情事勢之變態始信莊生所論魯國之儒一人千變萬轉而

不可窮真善形容孔子之直者便可作人生也直註疏於是不敢易言天下事以事之中有事也不敢輕論天下人以人之中有人也而論人與事於此地尤未易言各有欲翻之舊案各有欲護之殘局各有迷人之雲霧大要有意造言與隨聲附和者均足以淆視聽而起波瀾願年兄深察之也所稱徐公祖王父母自是確論蓋郡縣之事易知守令之才易見也至於邊事則當別論札中諸君子間可專任乎張可卽撫乎王可徑釋乎毛可認真乎收遼人另有奇策乎結西□尙有遺力乎此無難見而年兄猶未免

循影響也且年兄有所急欲釋又有所急欲殺而不自知其欲爲欲釋之人地者反爲欲殺之人地何也此釋則彼不得獨繫所謂事之中有事年兄未之思也關門諸弁耳而目之熟矣札中所列原屬可用而必曰不次之擢曰可以重用則材略勝此者尙多徐應垣略似有膽智則猶人而以爲智足過矣韓魏公以膽自許又謂入粗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則膽智原非二物今天下誰其人哉師相身任東事其算竟局之著數於絲絳鼎沸之時一眼到底不減淮陰登壇隆中抵掌而其提全鎮之精神者寓緊於鬆寓

明於晦寓遠於近脫胎換骨而人不驚所稱膽智此其人
歟使師相不在師中而天下事之去久矣年兄好論膽智
前時曾以稱閻鳳老而以介直無私稱師相是全未知師
相者師相原不易知年兄又據傳聞循影響使作用而令
途人可知又安在其爲兵機爲將略也弟玩年兄語意於
此中事情都似未晰忝在深交不敢不以正對近者答友
人書頗發此意併錄上

答沈樞部彥威

年兄品在天地功在國家回部之後未見當事者如何洗
勞臣之塵以風羣吏而反有促尊鱣之思者輦上君子待
夷以蹠橫弄風雨代人驅除仕路真噉噉哉雖然人患品
不真耳品真無不刺時目無不憎多口而亦無不收名定
價於水落石出之後從古真正英雄都向人口舌中翻轉
出來則今日之事代人驅除者未必非年兄之功人事理
實是如此當不以弟爲滑稽也弟藉師相之庇儻得竣事
卽抽簪買舟從年兄於三江五湖間雪夜待我

鹿忠節公認真草第十三種

卷下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榆關草

答友人問邊事書

來教之望邊人者切矣而不得謂之知邊人憂邊事者深矣而不得謂之知邊事僕欲一一分疏大者忌於漏泄小者又不足言也請以泛論談括之從來辦大事在不貳心之臣而談信心不如談盡心蓋信心云者持域外之觀破盈廷之議徹始徹終成就一是如作文者之有主意識爲

先務然必其能盡心而後可語此人孰無心而盡之時義大矣哉未能盡而遽言信鹵莽者之所託也世不乏豪傑之槩而按其指歸祇成鹵莽嗟嗟天下事豈易言哉易言者當前立斷略不停蓄論事輒曰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論人輒曰當用某甲不當用某甲兩言而決耳夫使事與人之爲可爲否果明白而無藏匿之端又區分而無交涉之處又一定而無轉變之情則一搦兩開利用直腸何必勞心然而非也有事于此見爲當做合下便做乎抑有待乎人皆可做乎抑須擇乎明明去做乎抑藏用乎空空去

做乎抑治具乎一不相應而事遂裂且此事之形在目前我祇見目前而形在于此機通于彼端於何發委於何竟皆不在目前而皆當預計中何人暗藉此以爲利後到何時漸乘此以作弊則當做與不當做原共閱一絨且漸生千變總在當事者以深心審幾於毫芒而默用其防範猶恐有窮奇之事或出意料所不及敢以直腸立斷乎當做者如此卽眾見以爲不當做者倒或不肯顯停驟止而若陰若陽借以神不測之用而用人之道亦復如是蓋做事必用人而用人卽是事人卽可用然此事當此人之才

否此用宜此人之時否或獨用或參用或徑直用或顛倒用一不費心能得斯人之用否不直此也求用之人當前而立而人之中復有人焉其人可用其人中之人可用否可用者在其人我如何用其人又何如不爲其人中之人所用可用者在其人中之人我如何借用其人者以用其人中之人若爲人所用而實暗轉用我之人爲我用範圍寬而針線密或同用而甲乙之色分行或一人而順逆之施並見總之體直而用曲直如寒暑之不易曲如陰晴之莫測天下未有以直爲直而事克濟況兵事乎兵陰道也

本爲謀敵而默默若爲謀己事本繇己而默默若人自出試思法紀凌夷之後何繇而使之漸知奉法士氣累敗之餘何繇而使之漸不畏敵此豈下果著於親上死長之誼上止憑軍法從事之權乎誼固近日所不能得之於搢紳權亦從來有之而非其所恃恃之則有窮時矣不因誼而若爲明誼不因權而若爲尊權其要在漸以習之默以移之脫人胎換人骨而微意終不以告人用心至此始謂能盡盡心至此始可自信蓋信非事外之空主持乃事中之實憑據當局者良工心苦而旁觀者何繇知之祇據傳聞

都涉影響甚至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無論忌者曰
幸其灾卽愛者亦虞其敗甯知鈴閣起意鬼神莫測密令
已行居人莫覺卽幕中參佐日承警款猶有不能盡知者
而人乃向行路之人問消息從千里之外揣是非乎此病
中於閑散者猶少中於津要者偏多蓋國家安危所係之
地多就中取事之人或欲伸己前說或欲脫人大罪而不
敢出頭露面只得乞靈於津要不力造邊人無根之毀譽
何以傾人聽不巧逢津要有因之愛憎何以入己說而津
要之人又槩有習氣果於信己而輕於量人初本墮人雲
霧旣則爭已面皮甘心爲取事之人所用舍力與盡心之
人爲敵其見不能當盡心者之萬一而自信過之萬無自
覺其非之日卽偶覺之亦萬無認錯之理天下事尙可言
哉韓范經略西夏首以詔中外勿得輒言邊事爲請此信
心之言也實盡心之言也更苦心之言也

答陳司李令威

弟乃於此地逢年兄也然聖主憂辱之時而有具肝膽如
年兄者又安得不於此地逢弟也今天下何處不苦繁文
何事不成虛套獨山海略簡近實蓋剝落之後天根始復

各有職掌惟日不足卽好事者到此非力苦于無暇亦意
闕于寡和耳如貴衙門尤事之樞簡者年兄當以亭亭玉
表助元老之精神肅三軍之氣色使素餐幕僚得以世誼
引重英雄榮施多矣草復不盡引領著鞭

答孫魯念

別後每從西來人詢老親丈動定知肆力于文事院考幾
作冠軍然小戰場未足示武故留此一步耳文事武備不
作殊觀聖主兼求老親丈全用今秋筆戰司衡者不迷五
色卻步而詭何物措大于寸管下行八陣法似貯甲冑中
橫戈塞下者則虎闌相賀得真冠軍當與箭奪天山之音
同時奏也老師丹衷石畫軼范駕韓軍中兩年又巧生於
熟弟從旁偶窺間得一斑每謂此中操縱緩急無不曲盡
事體深中人情但幸中朝無助敵自攻者復全遑猶運掌
耳至於弟原以君父之急從老師於行間何嘗有意好官
而求全者且有捷徑之疑欲釋此疑無別法只恃老師知
我始終莫討美官使成就得一個恬字榮於九遷矣老親
丈必以爲然

答孫楚帷

連捧手教真如面談老師以國事爲家事老親翁就家事
做國事斟酌身世字字肯綮所稱平忌者之疑殷望者之
情從來救世豪傑想都有此作用老師連發三疏以漸而
深彼氏之子作何應法庸險愚橫固魔障君子不辭獨居
小人然儻非氣運式微畢竟也自下低著授人以隙子細
看來還非上等小人其收權太驟火候未到硬摘生瓜遂
致紛紜至使王言如辯揭手脚忙亂弟敢就大札迴紋讀
之曰險而庸橫而愚行見其敗也又嘗見無才小人其柔
媚時猶是他旺運到得忽然彊陽便是他衰運蓋物失其

常則敗小人失小人之常故也故事關國家有大氣運爲
主君子與小人相薄相盪於氣運之中而小人往往作流
發君子之波濤向使不過小人則無轉折不止本色無自
昭揭抑且精神或不翕聚小人可稱自污以成君子持其
心實未然爲造物所弄耳弟只以聖上之專任老師卜國
家氣運之隆遂決小人者無能爲也此似無奈小人何而
求出脫之理以稍潑心火其實理不外是老親丈連以松
蘿賜熱腸人有時火從心起卽取佳惠細嚼之氣漸平汗
微出所謂不平事盡向毛孔散誠非誑語則老親丈視弟

之言當歌耶當哭耶丹心一點兩地共之

啓葉老師

某同武庫司主事杜應芳奉督師相公委催軍需在戶在兵在京營在太僕者已蒙諸老先生應之如響私自慶幸可還報督師相公不悞東方機宜也獨軍器種種在工部給發者十餘日來尙屬杳然在廠者未見束裝在庫者未聞移割某等僕僕催討憂心如焚昨聞有具題之數廠發弩弓五百張弩箭五萬枝鉛子十萬斤戊子庫發盛一萬頂鐵甲一萬副腰刀一萬五千把大梢弓九千張大箭十

萬枝而止令人惶惑夫督師相公所討之數疏咨具在某等到京卽詢廠中所有固知有鉛子可足斤數盛八千頂甲六千副腰刀六千把大弓一百八十張堪修者五千箭十萬枝弩弓五百弩箭五萬枝夾杆銃五千三號雙頭銃一千四號雙頭銃一千□□礮五百固指定在廠者爲給發更以在庫者爲補湊庶于原數可完于急需不悞今聞部題若此是見有之物明明屬備不發且原討之數明明裁減過半也如以爲留備都中之用亦當權緩急之宜先儘見在者應關上續以再造者備都中一爲變通兩不耽

悞且措辦十萬金原奉明旨執稱匱乏未措分毫夫原乏之金錢卽不敢強原有之軍需何又過靳大率借重根本之說以支離東事亦思除定東方之外無以善護都中乎督師相公遣職等來政慮差人易于隔絕移文或成支吾特命面當事者口致急迫之情詎意職等不稱任使雖面懇而隔絕如故雖守催而支吾如故乎肥瘠秦越若非共濟之舟涕淚號呼誰念無衣之賦軍需旣悞東事奈何當事者儻一回念督師相公爲何事而請自不委諸草莽職等爲何事而來當不罪其聒激也伏乞老師移字于陳老先生如原討之數速爲給發揀選精堅勿以朽鈍充數東事可以不悞職等可以無言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又

門生所稟蓋聞陳老先生不肯發廠中見有之軍器非專以內府論也陳老先生何不提廠中物祇言內府乎味勿急逼急亦難辦之語門生之得罪于陳老先生者深矣然原請發其見有原非逼以難辦原稟詞意自明惟陳老先生留神一檢之其或陳老先生原已盡發廠中之見有更以未完之數取足于內府而門生誤聞不發廠物遂爾多

口未可知然門生癡腸不能頓徹于陳老先生而素悉于老師則今日之叨叨如果出誤問是門生之罪也而東事之幸也死且甘之矣無任急切之至

啓韓相公

職等所催軍需京營馬三千五百匹面承朱老先生計議以銀五萬二千餘兩作馬價聽榆關差官自買深爲便利又計榆關一向買馬則例十八兩一匹蓋市口馬價之外更有盤費草料與稅銀之費也今發銀五萬二千餘兩一匹止作十五兩以十八兩則例尙欠三兩目今太僕寺設有京營馬匹待解到折色再補一萬五百兩爲盤費草料稅銀等項仍合每匹十八兩之數夫車營借助于京營邊腹聯爲一體折色復還爲本色通變妙于不窮既經三思不煩再議懇乞台臺念榆關緊急之需成京營變通之美使蚤得俞旨以便遵行疆場幸甚軍國幸甚

答朱戎政

伏讀題稿心開目明且感且歎國家得樞相爲萬里城樞相倚台臺如左右手也適面韓相公具述台指相公謂具疏否某對以已具兩疏唯蚤得俞旨是望相公首肯之矣

報孫相公

職等到京遍謁當事者口傳台命無不一一響應兵部七萬戶部七萬太僕寺馬三千一百俱已題發戶部復有十萬約在七月中旬可到京營馬三千五百匹而承朱老先生計議每匹發馬價十五兩共五萬二千餘兩卽時題發職等初以未合一向十八兩之數再以商推又恐挨時悞事多不如速因擅諾之其銀鞘裝畢又念其運到關上再爲遣發不如差官到京就便運買謹此飛報伏候台裁工部軍需金錢執稱匱乏軍器祇應少半頗費唇舌尙未確

奉容月報

與朱戎政

某等所催軍需槩已就緒京營馬匹已承台臺面諭解銀更爲便宜關門一向遣官赴市口買馬每匹價銀併盤費草料稅銀等項約費銀十七八兩今台臺協助馬匹數目三千五百匹照市口買馬則例約該銀六萬餘兩所費不多所需甚急權宜之柄台臺主之懇乞卽賜題發以慰督師相公懸懸之望某等蚤得回關實爲恩便

與陳大司空

某等奉督師相公命催軍需咨文已躬投台臺所稱三眼鎗烏鎗槩未蒙給卽監甲弓箭腰刀鉛鐵亦減于原咨數目某等連日入內府及外廠查簡見內府中弓箭可用者充棟卽照督師相公咨數取盈猶未足損武庫之十一獨甲除方葉明甲一百副外餘俱近年外解殊爲粗惡不得不照台臺移咨之數領出而外廠甲較此頗勝且鉛子儘够三十萬止給十萬不能不總望台臺之補給也督師相公咨文原就得旨之數金錢軍器兩者皆需職等不敢以台臺原乏之金錢強索亦不敢不以廠庫原有之軍器求足也前與虞衡司計議知台臺目前不便盡給日後尙可再發某且感且服元老深心原非淺衷可測夫軍器此時原係急需督師咨文原非虛數卽當事諸老先生亦無不於空置之時用變通之術蓋就緩急權標本略騰挪于後先遂兩濟于軍國台臺急公至謹二祖十宗實式臨之不獨某等得藉手以報督師相公而已某等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與朱戎政

某等前蒙台臺題給馬價卽師台臺變通之意具文於督

相國章
師相公請差官到京取銀運買以省一千四百里解銀往返勞費今已得請差官到某等處取銀懇乞台臺卽命經廳兌給某等以便與差官運買緣係急需專望速發

答馬蒼淵

爲京營馬價前具稟師相久不見信且疑且急忽見陳旗鼓等來甚快甚快卽到戎政府與當事者面付之矣軍需之事皆已就緒只爲盔甲弓矢腰刀須一一挑揀方得中用掌庫中貴初有難色不佞利方爲圓與之道鄉情與之送禮物復遍賞其左右中貴歡然待三守備甚有禮任其揀選除原無佳者則已但有佳者儘力揀出共費七八個日子今可完事再向外廠查揀還得四五日工夫也大要諸物皆是祖宗朝時造者爲佳近年外解多不堪也先此布復

答左浮邱

軍器在內府者已於今日簡完其外廠者差易措手或可不出二日某擬於十八日辭朝寄樞輔書卽爲轉致太老公祖鍾天地清氣集人倫全福壯熙朝景運則願借一觴以鳴華祝自屬門弟子之同情想同鄉元老卽在師中不

難以補天之筆佐愛日之籌也此復不盡

啓孫相公

京營五萬二千五百之銀卽于陳旗鼓到日兌發蓋兌銀在十五日十六日午前出門至十八日燈下忽奉台命則此銀已將抵宣鎮矣再四躊躇銀已去而復追既難爲力于京營馬旣買而復討又難置辭于閭寺不如且照前行更爲清楚卽欲有借討不妨作二次行之庶乎事不沾滯而各衙門易于奉行也因止齋本官留本未上非敢輕爲專擅實詳酌其權宜原本齋回職等已于十八日辭朝二

十日起身回關先此具稟

答柯太僕

自食荔來創嘗此品細味別香敢愛餘力呼陸博士調文武火作風雨聲此茗戰奏凱時也且批海蝦而起擣取之思煑山花而壯靜華之色僕卽監儒知所報矣附謝

與賈孔澗

老叔何遂至此于人于天都不可解初傳此耗硬以爲訛簡所遺手書以日月未幾證客之妄而今竟非妄雁魚之跡猶新滄桑之形俱變慟哉怪哉弟再從樞相而東老叔

實郊關祖帳彼時只論宗社安危未敢顧親知離合而老叔脈脈深情實于無語處見之弟癡心妄想每以爲事如可知從樞相凱還當於去時祖帳處與老叔笑語相迎而今竟如此慟哉怪哉老叔業騎箕尾想炯炯精英猶照榆塞之征人而弟比以催軍需如京瞥見用汝親家麻巾相揖且茹淡終席也慟哉怪哉弟軍需催畢刻下回關矣匆匆中不能細語白金二星以代生芻惟親丈於老叔几前叱名而存之

復王邑侯中訢

日前兒麟至關門得拜讀老父母函教所爲提誨者至矣感切不肖燕巢幕府側聆樞輔規模次第原非局外人所能窺則浮言亦何足怪獨謂國事至此而旁觀者猶從意見門戶兩端鼓弄風濤輕言天下事輕論天下人良可浩歎頃者關臺公祖親閱情形亦爽然慨風聞之誣今車營之制已成進取之資亦備直須機會何如耳不肖比以催請軍需一至都下日僕僕諸當事之前領項自憐筆舌俱做月餘事竣星馳赴關咫尺家園未遑便省竊比古人過門之義然數椽茅屋五畝秫田託在仁侯覆露之下魂夢

亦可無牽也但得束事蚤平便當投紱歸來長爲詠歌雅
化之民足矣邑志未成原屬缺事幸老父母雅念及此鼓
吹之力深哉范舍親處旣承台命當卽轉致車營圖說附
覽屢辱明貺殊乏瓊瑤之報良自忤也冗次裁謝不盡欲
言

柬張玉田令

貴治故鄉官孫君諱光祖與先祖庚辰同榜同爲晉中令
孫君歿先祖經紀其事不佞以行役訪其家則其嫡孫育
蘭來凋零之狀至不忍見窮苦之詞至不忍聞且訴且泣
謂與其病父啓肩僑居二屋地方派使巡夜蒙老父母批
免以存先大夫體面也不佞對之同涕復與之同感又言
地賣而糧猶存者三十畝蓋啓肩痼疾而育蘭遭人愚弄
今始知之而又貧弱不敢自鳴不佞許爲代鳴于老父母
亦因感老父母批免巡夜盛心故敢以告其中情事以行
急不能細詳惟乞老父母一留神爲寒谷回春溫也屈指
事竣復經貴治百拜以謝

答方印君仁植

師相督師而年臺司樞君臣師友可謂湊泊弟以幕僚袖

手觀成然承手教卽以呈於師相固知年臺諸諳於慎重而師相原極慎重者又知年臺切切於肅清而師相之加意肅清復不自減也特地隔則情未著心苦則跡難明年臺卽師相高足弟子亦烏能於目未到之處造爲射覆弟之椎魯又烏能以筆爲舌使師相微意鬯然於年臺之肺腑計無所出只以打總法奉告曰年臺今日但自審其信得師相過否耳如信得過則兵之進止將之去留應聽師相自爲之所謂韓公必自有說也談詩者謂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詩固然兵爲甚兵而謂之用政謂別有變幻之妙運於尋常蹊徑之先人而謂之用政謂別有鼓舞之權行於尋常繩墨之外使執定法以決進止執成案以議去留是尋常之事理非兵之理也卽如關臺舉劾大略近之而如尹應聘陳九德則又令人惋惜尹之東伍極嚴其事營熟練爲諸軍冠特氣太悍性近忍卽其行中亦有怨者至於陳九德之教湖兵則關上所重藉也湖兵夷性王光有胡伯灝相繼統之而日譟日逃猗猗莫制關人憂之視爲大毒師相拔陳九德統之親放月糧分毫不尅復以恩義結其頭目而漸去其倡亂之渠魁眾遂心

服聽其教練如線索在手跪拜如意向之大毒今爲最得力之兵此其人可去乎年臺覆疏亦一問師相意否卽不得不爲關臺亦略削其新加之銜使仍以副總兵管事無不可者

又

師相初到關滿目皆逃將是時何敢訟言誅逃密用脫胎換骨法新漸集舊漸去使人饒而不知後先汰過逃將毛有倫王光有胡伯瀨倪寵皆副總兵也叅遊都司則秦希尹周士廉李櫨高國楨尙志弘李爲瑚田應宿鄧茂林史

光裕許子敬高從龍宋鴻儒諸葛佐賈登科趙忠諫等未易悉數復有梁邦璧以刑部脫其罪赴關投用近又江朝棟以兵部咨赴關聽用皆相繼逐之師相何嘗不銳意肅清乎然師相又以憐才心用使過法視其可集事者卽嘉與維新以收桑榆之效期於有補國家事不欲執定汰逃一路以錮可用之才如趙率教魯之甲李承先徐連祖大壽等皆用之而效者卽李秉誠亦以初到關時戰守之具一無所恃以練火器爲救急之著惟李秉誠熟其事因撫道公舉遂用之三月間教成火器手八千人年臺試思急

難時旣用其力獨不可稍寬其文法乎而師相於秉誠又未嘗不明數其罪未嘗不奪其服色縱操互用鼓舞多方非不知其爲逃將而混及於寬政也大要當局之運用卽旁觀者未易悉矧年臺在七百里外乎且師相旣身任天下事天下卽未能默識師相作用之意最不宜旁撓師相鼓舞之權蓋必使邊人知師相之能爲諸將作主而後師相能使諸將爲疆場效命年臺熟思之也師相政爲心事未徼於中外欲於入朝時一明之旣不可得弟意天下事孰有大於此者年臺何妨親到關上一晤師相往還不過十數日大事便得明白矣何如

答劉方壺

年臺擢大廷尉而弟不能以一使賀旣有西河之痛而復不能以一使弔豈情也哉幕府規模如此年臺不督過而佳儀佳刻種種爲不報之施弟在此不敢受人一毛而不敢以例雅誼卽無可報惟偃然受之爾師相經營遼事屯守已到甯遠前哨已及三岔西口受約束不敢闌入東口赭地自守以河爲界而我之將士鼓舞於師相之恩威密脫其畏敵之胎漸壯其口敵之膽蓋遼事之難爲只在戰

士心寒於屢敗師相三年專用工夫於此所謂實實算竟局之著數虛虛提全鎮之精神者今乃見其端矣□□何嘗□□□□何嘗真不用事道路之言那可信唯盡其在我者師相提掇將士晝夜拮据無一念不在復遼無一事不爲□□□□一日尙在遼一日未復食能一日下咽耶特爲事機不遑事體非輕閫外之進止最忌宣泄而朝中之議論更苦紛紜欲見上面陳之而後舉大事乃疑者以爲欲據中書堂也咄咄許由果竊皮冠者歟新政初行揶揄更甚邊人遂有承望風旨以排恢復之議者以文吏則事外之生手硬攬以武官則營中之驍將連擄是何異於助敵自攻耶夫以天大重擔向苦無人著肩既有肩之者乃不來幫扶反相齟齬又頓忘事急時之情狀以事緩而遂視擔擔之人爲無味年臺所稱處堂之燕真可下憂天之淚耳弟卽監儒爲國事到此眼見有復遼之機心恨不欲復遼之人不減於年臺之念維桑也叨叨無次

又

樞相遠疊臣一疏聞同鄉長者有疑言是未細按疏中語意也弟處幕中此情最悉敢再爲直解夫疊臣之棄遼而

歸咆哮都門人莫可何卽當國者不敢訟言執之彼固曰
舍我無人守關也人亦曰執彼無人可代也而竟執之以
付司敗者非決于高陽之一語耶梟臣大哭語所親曰我
今落在高陽手裏此人所共聞也梟臣無日不爲脫梟計
舍關事別無題目而樞相當關經營遼土步步荒涼皆楚
人一炬所致從頭收拾重開草昧固自爲社稷計當然初
非有意與棄遼者相形而梟臣大恐以爲復遼事漸成則
棄遼罪莫解人所爲厚國之藩垣者彼以爲固已之罪案
遂百計以破恢復之事必欲使遼受不可復之名關現未

易守之勢而後大翻身整舊案也其氛甚惡其黨實繁抵
死以與邊人爲難言路則倡而卽和揆席則呼而立應年
臺試味年來之條陳與票擬其把持牽制線索自明樞相
苦之極矣殺之不能遂求遠之蓋是時如祇爲一身計直
行己意自是綽然求濟國事則大有商量在但得肘不旁
掣挈兩河以還報吾君卽心所欲殺使得緩死亦無不可
況以中外所不能殺之人而徒認欲殺之名於己使其畢
力以撓恢復之事忠於國計者當何如處耶樞相苦心苦
語具在疏中而所最得意者又在待事平再議之明旨梟

臣向謂遼事平則死莫解今則遼事平而後死可解不得不轉其幸敗之心爲幸成恢復其無撓乎至於人情之有恩怨世局之有反覆固非身任危邊者所暇計也此語可爲年臺道爾

又

徐恒山之無愧爲漁陽太守也得年臺數語留品格於兩間卽徒步歸田固甘之爾夫以肩重擔之樞相欲培養一人以爲榆關後勁而不可得尙何言哉時事驚心不獨此車營驍將所恃爲渡河前驅者一疏而摘其二廠衛之使

復絡繹關門如此地方而撓亂接踵邊人救過不遑何以辦□年臺悉其情否

答王餉司

仰止清光情深寤寐過承存注誼重金蘭豈其於長者之賜而敢以他辭卻惟是弟從相國屬車與行間戰士分餐無事而食伐檀自詠凡我舊寅之分俸者槩未敢領今於雅惠深用躊躇而卒難於破例恐以異同無辭於前後之諸君子也再拜附壁想蒙鑒諒

答萬僉憲同字

師相之服王堂翁知人善任也日用萬於撫用葉於密自是老手故於五防之敘必以兩兄爲惓惓蓋公論也弟每私相謂使寅翁而得一意爲師相佐下風不以時值紛紜自晦其心事功烈可勝道哉師相至今每對眾謂恨不獲竟萬之才萬亦應自恨未獲竟其才於我寅翁在二千里外終當以師相爲知己也讀故人書如見故人率爾叨叨而非敢以貌言

答方印君仁植

前付報章只求剖明不無傷懇亦爲國家事對同心友不得不然而年臺之轉圜也則今人中古誼耳陳將軍旣藉年臺主持可竟其用矣前小啓經師相閱過而後發今得手教卽以呈師相莞爾可知今而後邊將猶得展四體以報師相是廟社福也至進兵一事原未易言然進求□敵守求禦敵於以當敵均也年來避敵有如避虎師相提撥鼓舞總以默轉其避敵之心日習當敵之技人可當敵則說進說守總是一事而必欲緘口諱進字是使人默默習避字也三軍之氣無言而自索矣事尙可爲哉况兵原無定形那得預先執定一說師相三年於此作用難向人言

人有描畫者非據己所見而影爲猜則據人所傳而聲爲
吠卽愛我仇我主意不同其無當於情實則一耳以年臺
爲衣鉢正傳是可當面印可故前有奉邀赴闕之說年臺
且難於無故弟何執而回部耶卽使師相不容於時不獲
竟東方之事亦相牽歸田耳回部則何敢

答樞部李萍槎

回首涼庭冬復春矣□□猶在聚首何期然關外氣象比
涼庭所談日旺一日矣大約士氣奮揚爭求出關經理河
西觀變河東總師相提掇鼓舞之效使天祚我明得竟其

用三韓唾手歸版圖耳弟袖手素餐旣強顏以對戰士復
循部俸轉官卽初隨師相原以蹈危三年來憑藉洪庇未
見危形更稱安地有蹈危之名而享居安之實不三禩已
及寬政矧序轉耶恭喜年臺乃爲八十子之夫子公門桃
李立見爲夾日五龍足快也諷詠不朽之業併致師相前
得收帖附繳別諭一一領悉此君善士師相雅重之前被
波及特爲滿浣然專官原係特設他營反失初意弟於將
吏事從無敢與今承年臺之教妄認則自欺直陳又近諉
其實則此君之可無過慮所得於旁觀者頗真年臺當轉

使安心也弟生平本色如是年臺豈以爲不可信

答宋中翰如園

都門一別忽忽至今每於侍相公之餘景觸情生憶從戎舊僚吾二人蹢躅風雨委蛇崎嶇之狀一一在目而其人已在數千里外輒爲魂搖大要患難相隨與尋常侶伴自別脈脈之思亮翁丈所同而王陽之馭猶馳徐庶之心已亂緊溜中少一益友天實爲之雖然大事旣襄辭劉者恐終未忘劉也金革之際墨經以從卽茅兄亦以忠作孝頃袁自如三奉明旨奪情矣捷伐之事政在今日翁丈能晏

然乎純綿到手頓傲峭寒附謝弟仰肩公在千仞之上扇頭語殊感深意東事若平片帆千里想赤松子不我拒也

與方印君仁植

弟自得交年翁芝蘭簿中添一勝友每於無言之際默相印可一切寒暄不到筆頭而茲有一言實駭觀聽幸弟在此向諸將爲年翁白心事亦幸弟在此代諸將向年翁訴緣因也師相五防一敘部覆稍稽此處人心夜長夢多因問耗於吾司之吏吏遂數其空手來問之罪各派價錢如參將陞副將者五百副將陞總兵者三千卽前屯甯遠二

總兵已經明旨批出而勅書全不見予曰總待三千之價也其餘諸將各有則例其參遊之轉書辦猶云專以謝己至於總兵則明日原有謝部之禮所稱三千者蓋堂上一千本司一千書辦一千也禮不足數斷不覆本是言也年翁得聞之乎弟日與諸將周旋因悉其苦苦於辦□□猶可言也苦於辦部覆不可言也其言曰他鎮安穩年年敘防年年陞官今在此與□□作對無一日不防歷五防而始得一敘猶要費千百金而始得一覆諸將守法難向危邊戰士歛錢閣部開恩又被方司書辦掣肘奈何弟慰之曰方印君清絕一塵剛成百鍊且係閣部門生斷無相左之理其稍遲遲必別有故書辦所言者騙局也當爲汝白之當日對答如此謹告何物奸書張此騙局可恨也其神己之權可恨而又撰謝堂謝司之說以污官長更可恨年翁何等人物政以欲清債帥不難拚官爭之而若輩以此爲誣謹固封以聞然望年翁之善藏其用也此輩何足深論第無墜其計而已弟此紙亦不假書手塗鴉自愧歸咎禿穎一喙

答蔡無能

五十學易弟政其年拜領佳刻不必問庖犧矣然札末語殊令驚愕何從軍中道頓譚耕鑿也昨出府原未言別遽爾翻然匪夷所思然仁兄天下有心人也處此必自有說特似太自明其無沾滯遂使同舍友亦不獲盡折柳情耳兩雲一任世局丈夫自存本色借仁兄舊籌□□□然後載黃龍酒訪武夷主人一共醉弟此刻實不勝銷魂故吐壯語以當之極目天南神與俱往

與王樞部壺聖

十二車營盡已教成師相於八月廿八日升堂具禮拜營將而遣之次第盡出關外松錦右屯一帶各以屯種爲名兵法虛虛實實難以預洩良工苦心固不止以愚敵人也明知中朝有不悅恢復之事者一面出師一面告病不得已而陰陽之乃朝士覲破欲進之意卽佯信其請告之詞而欲以騎劫代乎三年來千辛萬苦所辦垂成之緒廢於一旦此岳武穆之所以慟哭於金牌十二也於師相身上有何不可獨可爲宗社慟耳會議云何惟老親丈詳以教我師相必不趨朝弟亦必不還部近日所備乾糧煤炒唾手爲渡河之用者今且爲歸田之用矣呵呵

與兵垣書

年來搗亂邊事者騰虛冒之謗以行簡汰之說邊人承望風旨以苟目前之富貴遂有任事八逾月祇點得一遍兵且以各營自報之逃故爲自己清汰之數又有任事八逾月祇算得一遍帳且國帑各營認無實之罪使自割再辨之舌噫嘻十萬之師果可減哉試問邊人二三年前之事歷歷可想向也日聞□□一馬金一馬銀買都令通虎□今何不聞甯前屯種二百餘里何無敢擾亂東哨斬獲一百餘級何無敢承認而東□赭地殲人築邊拒河斥堠刁

斗其防我甚於我之防彼何以故而都門向聞苦求外補偷送家眷鄉邑每聞浮海買山之情中原每聞斬木揭竿之變今皆不聞又何以故蓋自十萬之師布列於關之內外兵力旣集兵威自振游徼往來嬰之者碎西□實有戒心於我而東□之氣遂奪東□與西□呼吸原通東方與中土氣機相倚西□懼而東□屏跡東方甯而中土晏然此理之明白易見者今受其成而迷其故日云減兵所當減者何兵耶豈欲減川浙之步兵又豈欲減新集之遼兵是必先減七鎮更番之馬兵又必減總兵各招之家丁而

後當於減兵之旨兵減則將亦當省留一總兵足矣一將去其得力之親丁皆隨之去夫兵減何難獨聚之時難耳當河西兵潰退守山海之時關上何兵哉落落南營無甲無馬無車無礮徒持黏雀之竿而云以當大敵迄今回首猶可寒心當事者初到攢零合整剛得甲士三千立騎兵營關門於是日始有此一旅繇是而量爲抽調繇是而漸爲招集始有今日之師今日減兵累歲之蒐羅何足供一日之清汰特恐兵從此少事從此多耳夫三軍之氣彼此依倚怯者倚勇亦自有膽拙者倚巧亦自生心生者倚熟

亦自成技今云所減之數不多夫兵有去一人而三軍無色者何不一思也或云減非減其壯特減其弱夫兵安能皆壯用兵安得去弱弱者固仗壯者以作氣壯者亦借弱者以助威去壯是銷弱者之氣去弱是薄壯者之威去者去而留者亦歸於無用率是以行關上二三年以前之景象復見於今矣繇是而西口閑入繇是而東口乘瑕一馬金銀恐再見告察罕刺之足跡甯無踵者朝士亦恐重整二三年前之面目而中土果能不似二三年前之光景否事果如彼能聽其淪胥而不一爲料理否如其料理能不

需兵否需兵而已散之兵能再集否卽再集而事在危急能待其集否事到無及而減兵者之肉猶足食否願及今一思之也且減兵之旨爲省餉也天下事爲於從容時自省爲於急難時自費急而益急則費而益費向經急難以開此費今幸不益其急遂得不益其費使厭今日之爲費而一意求省兵減則爲兵而買之馬爲兵而造之器爲兵而討之金錢皆以兵去無所用前費總成空卽兵再集而前項非散佚則敝壞重爲主辦後費更不貲費耶省耶況事不論所關之重輕而只以省爲美談與其求省曷若罷

費與其減兵曷若散兵且省餉云者爲餉不足供費而求省也今之遼餉以遼爲名果盡歸遼用而猶不足而過求於餉額之外耶遼餉六百萬今分與遼用祇四百一十四萬關上歲解只得二百四十萬其在天津又未便得一百七十萬則此不可知之數在民當問之民而民無可問也不在民當問之有司誰肯問也不在民不在有司當問之計部而計部旣使不完之遼餉得寬於考成復使已到之遼餉散給於別鎮於非遼處作情面反於遼倣風裁議清議汰不少恕此其名實相拘政宜據經以爭之詎意不强

爲爭反阿爲奉耶或謂減兵之旨不盡於省餉知當事者之意在進故以此掣之此亦中朝意亦誤矣進以求敵守以禦敵其於以當敵均也主於不敢當敵何以爲守敵不來我可勿求敵來奈何諱一進字是倡一避字避者逃也逃有底止耶況三軍之氣宜長不宜減長則戰有餘滅則守不足搖首吐舌相戒以敵之不可嚮邇卽有壯夫氣立盡矣况謂之守必可以守而後可彼以不敢復遼東之意而遂云守山海夫無遼東則山海不可守非大甯東勝可比其說已具於當事者之入告而不進兵何以復遼土何

邊人之暗於大較也遼之必宜恢復非直原有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禍遂迫於京畿也從來守國必據險隘山海關城立於平曠不得稱險南北十六里不得稱隘而海更可虞者與敵共之也故先守覺華漸圖金蓋皆所以奪海之用使專屬於我而未敢宣言懼生□心近乃聞□之不殺張盤使修戰艦誰謂□無人乎高議雲臺者尙欲駭持守關之說以棄遼乎故恢復非爲遼爲內地也恢復明旨揭若日月申飭中外協力同心不啻再四而議論滋煩擲揄日甚縱觀肉食之謀強半嬖人之膽彼旣

不敢明抗恢復之旨而又不能自暴其中情之怯遂巧爲託寄附於他山不必明沮恢復而能使身任恢復之人曰劫制於似愛似助之深文置辯則非體而復虞泄機含容又情事不明而權遂漸移其持論大端有二一日慎重一日簡汰夫兵凶戰危當事者身切利害豈其嘗試且慎重非執而不變之死法亦非虛而無據之活套惟實心任事者深入於事之中窾卻曰習躊躇轉熟朝士身在事外固無繇得其肯綮卽邊人之無膽者身若在事中心實在事外彼於恢復兩字已目迎而心距之何嘗一日實實著手

見其所慎者何在乎以此持論不過自居於擔遲不擔錯之著數予人以到底難滿之分量而恢復自寢耳簡汰之說設端更巧被戎行以嘗有之事則取信易爲海內持省餉之名悚聽更易且兵旣冗冒則將兵者當併裁將旣虛糜則將將者當併去和門上下救過不暇尙復言恢復乎故慎重原以進取簡汰原以振刷俱武之善經也而出於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爲振刷意在銷兵而總以巧行其沮恢復之術夫百計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議退三年而集此眾不能供一日之議銷不

征不戰去將去兵無論垂成之緒驟廢行且前日之患復作遼廣潰時都門之光景猶能憶否總之今日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藉朝論以撼邊情暗刺明譏此呼彼應協心力以搖當事者而榆關之本色盡掩此可爲流涕者也且慎重簡汰卽不妨從旁論其理而其事須任當事者自酌之如持成說以授之曰某地必不可出某策必不可行某兵必不可留某將必不可用當事者尙可一日立於將吏之上乎誰不畏強敵而使之不敢退誰好居危疆而使之不敢去總奉天子之寵靈有所以恩之威之者而人心乃一又軍中總奉一人之恩威別無所以分其恩分其威者而人心乃不得不一今事之進止而別有主人之去留而別有門當事者又烏能行其令哉故恢復爲必然之畫而其要在省議論議論不省事權不一慮宋之禍復中於今也

答岳石梁

樞相初任東事而號翁臺助予總從國家起見彼時人疑

樞相爲附新也以去翁臺者併去師相轉盼變局而此時人復疑師相爲附東也以除彼時人者併除樞相樞相自笑不東不浙兩無著脚爲今爲昔總成背時斯言也翁臺聞之亦當笑而涕繼之矣請一覲天顏而不可得翁臺遽訝其別有機殼詎知入春以來愈出愈奇哉矰弋罾羅百倍於翁臺任薊時新夏稍定則猶有天耳一向所患同室之干戈助敵自攻樞相徘徊浩歎苦之久矣安得同心如翁臺者與相周旋耶東山之出想不棄舊遊也

與王邑侯中詠

某羈繼行間不遑問家併不遑顧其所自生未得聞先大母之病而祇聞訃且以遺囑故而不得以時聞從軍蕩子君親兩悞尙可視息天地間哉惟是惠徽先侍御之靈而屈台旌價重徹廬光生荒隴借以略減爲人子孫者之辜過則愚父子實有厚幸爾某卽非人不敢忘其所自生敢忘台愛哉兒麟來省病病幸小愈揚鞭東指大敵在前政喜不以褻革之身了兒女子手中也促其歸侍家君因布謝悃

答徐望諸

前從郵筒得接所寄之談十載交情何嘗有一字世套旋
聞竹孫丈捷音卽從行間索酒滿引自慰若對橋梓勸酬
也天佐國家每科必得真正英雄數十人作世間筋骨以
翁丈之才品而遲其遇每致疑於造物今乃於竹孫丈發
之何異身自倣乎然聞諸兒麟翁丈技熟弄丸還當自倣
龍頭竟屬老成耳時事日新何容致喙惟是邊塞征人日
被中山之謗議論多供應少饑軍嗷嗷可責以敵愾耶此
宗社之憂不獨在邊也

答徐竹孫

君家夫子人中龍也以仁丈爲子有是父乃有是子哉南
宮之捷他人得之祇闢一家君家得之遂闢天下迺揣問
捷之朝君家夫子必以平日義方之訓重爲衍說仁丈必
以平日養志之學再爲整飭國家氣運卽從此日默爲搏
挽某在行間亦於此日覺有異香起襟袖久而不散也聞
榮選例得南當是時而南焉有味乎其言之也然北而不
北南而不南說在乎孔子之論強敢以是祝萬里橋併轉
質於君家父子

答張孟均

十年之別忽接手教中外矛盾漸不可長一句已說透情
事督師公之不得行其志一年餘矣而又不得去政苦維
谷乃以哨將被陷之故成其去弟相率歸田矣感年兄愛
我憐我教我今幸不辱命矣所可恨者河東已有可復之
機□□移駐瀋陽已有歸□之意而我此番接濟來歸之
難民橫爲同室之人苦相妒害舟師違期陷我哨將失此
機會因以遂其逐督師公之志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
錦片河山甘送□□此忠臣義士負戟而長歎也最奇者
上下不問舟師違期之故只歸罪於哨將之輕進根深蒂
固一倡羣和尚有人心哉弟從此長往未知得再睹芝眉
否落月屋梁之感固千里所同也臨筆苑結百不盡一

與趙總戎明吾

師相自不趨朝不佞亦必不回部簡點書劍相率歸田耳
三年來事體之曲折人情之苦樂何堪回首本期從麾下
渡河而東遂痛飲黃龍之願事乃至此今雖從師相歸田
夢魂猶日繞黑水白山與前部將軍相周旋也捧讀手札
寸腸欲裂甯直爲遊子之悲抑豈爲離人之淚所手額而
祝者代師相之人果肯不改師相之臣與師相之政使河

東終歸版圖則不佞與師相雖去猶未去也前所借駿騎
原擬東征跨之今附郭官繳上不佞自此髀肉復生矣臨
筆泐泐不盡欲言

再歸草序

往者政在璫人一時懸附狐搢亦思爲璫計藉人望厭群情遂起吳橋范夢章主文選定與鹿伯順主武選久之夢章強至卽投劾歸伯順堅卧不出海內重兩公如星鳳然兩部得兩公實爲得人一時有心之士知兩公不爲小人用而實望兩公能用小人兩公固自成宇宙完人而芳林槐柳竟何如或謂兩公負豪畧肯出而調蛟螭于把握何至有後紛也雖然難言之矣小人之忌君子也盡醉豈容獨醒然亦有危蚌脯而效腐嚇勢不能不借君子爲重當

*
DS
753
L77
v.6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Y

是時爲之君子者內度身外度世力能爲嘉琦之童逆折其銛使蒲脯朽而不得指髯闕睨而不得附終且同心嚮道以歸君父而不肯爲亂上也不則虛其心實其腹遇以若濡處以不疑入其羣隨執其柄而殺之使不至於亂如戶牖於諸呂太真於處仲狄梁於三思不失爲補天浴日翻海拿雲巨手自非然者郿寄之給呂祿元載之誅朝恩君子猶有遺議况中郎失聲於然臆子雲投閣於新室龜山仕京對山客瑾失足匪人終身短氣其害世因以害身可勝道哉或云三桓時孔門弟子不嫌出仕新法行程朱亦戒門人不必去位蓋禍亂未極陰陽消長之數君子猶望吾徒有以搏掄於萬一不必以長往絕跡乃若勢如革命舉國若狂長城自壞大木何支此其時有招之不來爲天地留正氣之真豪傑彼小人者知人心之未盡與奸謀低徊而不敢發其退之力視出之力不啻河漢霄壤之相懸也伯順所爲再歸乎憶伯順當西歸取別新昌舉盃相屬云社稷以元老爲安危門墻以先生爲出處竟踐其言而小人卒不能害應龍變化與鷺鳥擊伏則有間矣先是伯順主戶曹政矯發邊餉謫判鹽司以歸至此以兵曹郎

予告故稱再歸而伯順大節不獨不假小人殊有不阿君子者其贊畫山海之初朝廷猶多正人太宰盧子曹之席者浹歲移文徵伯順入伯順矢不肯從及關薊數缺監軍撫軍人皆以爲非伯順不可伯順誓不借兵事遷一官亦不借一官以脫離兵事終始四年不加一秩幕府亦若恐以晉秩爲伯順免者其不隨人俛仰如此彼非類招搖欲以好爵縻長者伯順得不再歸也高陽孫鈐拜手題

此鹿伯順再歸草也伯順先主司農政以金花蒙斥歸歸而復起起而復以職方副郎自榆關督師相公幕歸古之歸者或以不得於言或以不得於職伯順方從相公於幕以言以職時當有爲何以歸也正以其時可以歸也時何以可以歸也以璫忠賢忌欲噬之從相公請急歸也當是時不熏之稷鬯蒲脯異指有心者咸悵悵令咫迺有赧然行列蒙垢被汙而不顧甚或以狴爭被逐尙若詡若怨曰烏盡弓藏幸免死狗不烹者此其不歸視歸何如若人之歸於歸又何如蓋璫以不許其歸籠天下士大夫而士大夫之不欲歸者旣以不歸奉其意又忌人之歸以形其不歸故烹廟乙丑後林下何曾見一人也相公在邊原欲以

有爲業不能爲矣遂以必歸掬其不欲歸始而諸不歸者
終欲要相公以不歸相公終不可要也始不得不聽其歸
一時文武吏多乞從相公歸而得從相公歸者伯順及余
師杜武庫培亭先生與茅止生馬滄淵四君子耳故當熹
廟時賦歸歎者四君子與相公五人爲天下祥麀威鳳而
已昔北地以宦譬之海而以致政歸者譬之若泝恬波而
行興窮意極舍舟登陸爲之極樂嗟夫滄江深處一帆無
恙夾岸陸沉牽維自若安在宦海不可日涉也第遇風中
流而纜斷桅摧正恐非長年三者未有不遭危溺者此伯
順所急爲投牒之意耳伯順以破浪之才抱擊楫之志悒
悒枕流狎江千魚鳥風波不到雲水無心於已若快矣而
誰爲障世界狂瀾者雖然伯順之歸也非時可以歸也四
年於役故未言歸也時可以歸而歸也其歸也有繫於名
節者大矣世界之狂瀾非有繫於名節者誰爲障之余故
以伯順之再歸識士君子之出處焉甲戌中秋次日高陽
孫含書

鹿忠節公認真草第十四種

卷上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再歸草

乞代題呈

兵部職方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鹿善繼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杜應芳呈爲積病沈綿懇恩代題事職等俱於天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旨從台臺抵關廢餼行間已踰三載未效寸籌而每善病繼病痰火芳病泄痢皆連年舉發一次劇於一次至甯遠而繼幾爲異物至右屯而芳

幾無生理昏暈困頓之狀皆台臺所親見者不待職等之
重述也至是而職等自傷難再以驅馳矣曩當口氛甚惡
之日食焉不敢避難違自揣其無才今值兵政簡汰之時
引分當自議裁况復重以有病無事而食之名任留遠塞
一息尙存之骨求歸舊山伏乞台慈憫念病苦俯賜代題
使生入里門得就醫藥蔬水沒齒總佩生成爲此具呈須
至呈者

乞本部代題呈

本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鹿善繼呈爲積病難痊懇乞代
題以保餘生事竊職繇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四十四年八
月授戶部山東司主事四十四年八月丁母憂四十七年
六月服闋除授戶部河南司主事本年七月以借發金花
銀兩助邊餉奉旨降一級調外任用泰昌元年八月奉旨
復職十月管新餉庫天啟元年四月調兵部職方司管題
覆本章二年六月奉旨隨掌部輔臣閱關七月復命八月
奉旨從督師輔臣到關四年九月陞本部員外五年四月
從輔臣於關外積病纏綿具呈請告于十月間蒙代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十一月間蒙吏部題覆同部供職奉聖旨

是理合遵旨赴部以職菲劣懇愚蒙先皇帝拔擢廢棄之餘每念明恩敢私頂踵是以扶病從戎未敢言病適荷明綸便期沿途調理赴部供職但以蒲柳之軀馳驅四載病因積勞而成氣血兩傷又因久耽而劇目今延醫李郁調理未愈何堪供職懇乞俯賜代題生還舊里儼垂危之病借此漸瘳則已往年皆屬再造爲此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又稟啟

本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鹿善繼謹稟繼以樗櫟散材備員屬末緣行役邊關未獲通候疎節自訟總恃海涵頃因積勞成病閤部代題吏部疏覆同部職豈不欲仰遵明旨趨侍尊嚴而職病實深職詞非假強輒仆願影自憐苟四體之可展布卽邊關馳騫而無難惟積病之已纏綿卽粉署從容而不足懇乞台臺垂念粉榆俯賜代題使生入里門一意調理臨稟不勝悚息之至

再乞代題呈

本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鹿善繼呈爲積病日深萬難供職懇乞代題以延餘生事竊職因積病沈綿閤部代題吏

部覆奉欽依回部供職隨具呈積病難痊懇乞代題復蒙
堂劄行職遵照欽依事理赴部供職奉此理合遵劄赴部
惟念職稟素弱職性好強苟可支持恥言疾病而勞從此
積病從此深及病劇而就醫已勢重而難返目今頭暈眼
昏手拘足攣痰涎壅盛飲食消減醫生李郁謂血氣兩傷
未易補復非一意調養恐無生理職至是心口相維難再
以馳驅矣已成廢人何堪任職懇乞曲體物情俯賜代題
使沈疴得以靜養則餘生或可尙延爲此理合具呈須至
呈者

又稟啟

本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鹿善繼謹稟繼前以積病難痊
懇恩代題積誠未至復蒙督催繼扶病強讀幾至困憊繼
行邊塞雖蹤跡久疎于尊前繼忝枌榆必心事素徹于度
內使身原無病病或可支豈敢作無情之呻吟不一而足
乎病成于久耽尙可望全于靜養如不得就醫家山一意
調理則玉關枉稱生入耳懇乞台臺憫念眞病實情俯賜
代題使餘喘可延敢忘再造臨稟不勝悚息之至

三乞代題呈

本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今陞武選清吏司郎中鹿善繼
呈爲積病日深調理未愈三懇代題以保餘生事竊職先
因積病沈綿閣部代題吏部覆奉欽依同部供職隨以積
病難痊兩懇代題于本年正月十八日蒙堂劄行職遵照
先今劄內事理照舊前來不妨稍遲時日俟調理稍愈卽
便赴任奉此職正在調理間于本月二十一日復蒙堂劄
以職新陞武選司郎中行職兼程前來赴任管理司事奉
此惟念職仰遵成命加意調攝冀旦暮之霍然卽捧檄而
就道詎意涉月逾時有增無減見今手足之拘攣轉甚頭

目之眩暈益深痰涎盛而眠食愈損脾胃弱而泄痢新添
蜿蜒牀褥徙倚繇人職至是自憐自歎不復可馳驅當世
之務矣醫生李郁謂氣血幾于傷盡藥餌未易補復非脫
離事務一意靜攝無復可望此職同鄉同官王主事登三
所親見者竊念職四年戎馬原非避難之人百病侵尋豈
作無情之語藥裹日以棲身何堪問職掌蹻蹻不能出戶
何以趨朝參況武選稱繁劇之司事旣非病軀所能任而
郎中非虛懸之缺病更因曠職而倍增此情此事想大智
之所必察至仁之所必憐也懇乞台臺憫念俯賜代題使

再歸書 卷一 五
職得一意調養則身以去官而稱輕病以安養而或愈殘喘可延皆出再造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又稟啟

繼以梓末久企龍門復微天幸而稱屬吏滿期狗馬之疾得愈握衣北上日坐春風中便足千古而台臺過愛屬吏勉寬其期詎意某受教無地有辱至誼兩月以來盼盼然望病之少退而轉得進醫人謂氣血大傷非謝事靜調遲以歲月恐無生理蓋久經暴骨之場釀病最易驟返極重之勢取效最難台臺曲意體物豈其于四載之征人而不

信其有病于乞骸之苦語而或疑其無情事至今日職不去此官則有係之心情祇以益病卽台臺俯寬之時日徒以重繼之罪而無救于殘喘之萬一也聞諸道路邇來題病者輒被嚴旨台臺或爲某惜雞肋是猶然未信繼之病也官與身孰親繼卽非能輕官者而以今日之病則所重者在此在彼分數自明望台臺之俯察之也職病已深職詞已竭伏乞台臺俯賜代題以延殘喘則去官之日卽可生之日繼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與余集生書

手札淋漓肝膽照人當世知重寅翁而未盡其所以重然
寅翁之重自在初不假重于人也弟求代題堂翁未允復
行劉催寅翁試思弟若能回部豈待再劄乎如其不能徒
以屢劄重弟罪耳此事總託寅翁身上使早代題卽早放
生也或謂近日代題動蒙嚴旨爲弟惜雞肋則誤甚矣干
懇堂翁只管代題卽被劄奪甘之若飴何也所愛有甚于
官也情迫詞直望大慈悲

送王中訥父母之南儀部序

中訥王公任吾邑余從樞輔於關外范陽新政無翼而飛

聞之而疑以告者過也蓋御衝煩而若閑應凌雜而各當
曲意體物以厭邑人士之腹者不可以一端盡然其他可
能也獨其真實不愛一錢從千里外聞之若談古人事而
不敢輒信夫問理之有贖鍰徵收之有火耗非作法者之
甘不涼也兩造得情自愛者惜身不自愛者惜費於此而
欲全惜身者之羽毛中惜費者之要害舍輕重之權無以
善其用至徵收之物非應解則應支解者不能無水腳支
者不能無分折於何而附益之不甯惟是利者義之和也
今而欲有爲於地方迫現之機宜不能以空拳應我避贖

鍛火耗之名不幾以黥利者廢義乎雖然自兩者持有故
言成理而民生之不易遂成莫返之江河公弱不勝衣而
以一身砥之毅如也而竊竊有疑者涉世既深始信錢神
論不可不讀意公之發軔新型未經多故知我之無需於
民而不知人之有需於我且業作第一等事必自負第一
等人未經待我者之以季孟間也行且經矣保無易慮歟
又聞仕亦多術前後不妨兩截者蓋先以冰蘖立案待推
轂者有難自變之辭我乃得自變其節而無害英雄欺人
詎可盡信故余日領輿人之誦而不無徐觀後著之私心
乃公任茲土數易寒暑無不經之甘苦而毅如者自若迨
余投牒歸田日與田夫野老遊覆載中間嘗於江干迺露
冕自述其曩以小人腹度君子心也公亦不以爲忤然向
之疑以公之不變節而盡釋一日又就公之不變節而求
其故不可得轉生理外之疑公豈真不讀魯褒論者曲高
自知和寡得力亦不在多知己一人足以不憾旦暮考選
必有意中人任意中事者公且陽託於無意得之乎此疑
在理外而天下大矣未嘗非理內暗中想像確然謂必出
於此不似向之猶介然疑也而南儀部之報忽至有是哉

少年甲第飲范陽一口水鳴琴四載不臺不省不銓而儀部且南也邑人士旅見猶欲覘公於眉宇退而爽然自失相謂當吾世真見古人耳向以瑣闥爲公意中物故節節生疑使預作南儀部觀四載來指顧頓笑烏有一處非本色之淋漓者一邑斗大無難辦獨先辦一不薄南儀部之心卽英雄蓋世廢然返矣父母斯民養而且教士民各以其分量爲承受之淺深公之得一意於養民惟其不薄南儀部故而細味此不薄南儀部一念冷然善入去俗自遠命之矣偶聞一絕倒之語謂公南人就南部爲畫錦南之爲見不南奈何且南北亦何常之有

爲杜氏諸生送王邑侯之南儀部序

吏何以循使人安居樂業之外無循也人各有業而非上之人覆露於其間則不能樂天下農無不勤惟士多嫗農之業得無所以擾之卽不勝樂而士之業則賴有以振之然後其精神警聳日新而月異中詎王公令范陽農若不知有吏士則各幸有師居恒進諸生而課之指授肯綮無難以袖珠示人且命諸生之私課得以不時進余從里中見杜生數輩往往持社草謁公未嘗逢執事之不閑也夫

官忙人也令忙官也而范陽又稱忙地公何自得閑與諸生講業哉蓋世所爲忙予旣已知之矣責贖鍰則前件不能輒銷嚴火耗則初限不能輒完鍛鍊敲朴往復聯絡大要一日事十日不了一月事經歲不了卽樂此不疲而其忙已甚有時循故牒課士語未終而意已移諸生安所得間而問業焉至公而見訟庭之嘗閑也且以講業爲消閑爾雖然天下事以閑忙分雅俗而偷食視蔭非所語閑也天下旣經庸人之擾不能安無事之常久矣今繇有事以還無事一切忙人何能辦此孔門所稱居敬之簡當其閑

有忙之用卽今吾黨小子遞以其業求正于鳴琴之座彼悠悠世眼未嘗不竊笑以爲此閑事無關於仕路緩急之數而范陽百里頓還無事之天下太平無象借閑事以點綴之則閑不當作閑觀也且諸生之以業進者不獨杜氏子卽杜氏子亦不必盡以支名而公之顧盼覺與眾異扶植護惜每在言外則公于論文之外復爲論行且因其子弟及其父兄默以爲善之利風示末俗此尤世俗之所笑以爲閑事而解事者斷不作閑觀也如世之論閑忙曹郎閑于縣令儀曹閑于他曹南曹又閑于北曹公繇范陽令

擢南儀曹殆避忙之忙而就閑之閑歟而范陽實未能使
公忙何必就南儀曹覓閑也且公于忙地作閑事知音者
又不以閑事作閑觀安見南儀曹之閑于范陽令乎江左
風流馬曹一語晉遂陸沉乃後有述焉者曲爲之說曰此
有心人熱之極而成冷誠如此說冷熱將截然二境哉世
惟于人之熱處冷乃能于人之冷處熱卽范陽四載每見
公于冷處著情而提四境之生氣者何非此冷然之情也
南陽龍卧曾以澹泊甯靜自繪其閑冷之趣而茅廬中安
所得益州圖披以示人誰謂抱膝吟嘯一刻忘天下事哉
公南矣雨花臺燕子磯皆吟嘯之所爲冷爲熱誰辨之者
先哲有云廊廟江湖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閑江湖且有
事矧南儀曹乎故知言者不必諱言忙不必飾言閑古人
非盡不忙特不忙今之所忙耳二三子試以此旨當問業
之一則公以爲然否

史翁八十有二序

嘗見人世間福澤利益造物若有闕惜遂舉窮通修短厚
薄偏全之境遇總歸諸有定之數若物之分類人之分姓
一受其成別無展轉則物物而雕刻之造物者毋乃太勞

乎人之於天猶子之於父母父母卽甚愛其子所稱義方亦止指示梗槩不得不以全體大用聽子自證取於閱歷之餘子卽善得親心亦安能以一舉一動俱待稟承而自詘其排蕩幹旋之力以所聞東陰里有史翁耆年踰八旬神明益王行且爲百歲翁而鄉人又稱翁爲千畝君蓋千畝非素業乃翁所手闢云不宦不商而闢千畝無異赤手搏龍蛇其作用必有大過人者集鄉人所述梗槩而提衡天人之論翁豈一一受成於造物而自詘其排蕩幹旋之力者哉翁弱冠爲諸生篝燈誦讀漏盡不休其父覺而限

其膏翁私益之且厚障其窗使光不泄以安親心當是時謂青雲可立致未幾而業廢則父物故而生計以析簪蕭索八口啼飢伊吾無藉至是而知魯齋治生之論持論似卑實獲我心此千畝之所繇起也夫翁不獲以一經荐而止以千畝名天也然朱衣一額古戰場不乏倖捷銖積寸累操勝算而俟火候則家人計未聞有不耕之獲誰敢謂荐書難而家計易天而人也且不獨一經未得竟翁之才卽千畝亦未滿翁之量翁自不溢額於千畝天不能強爲增而以其未滿之量通其權於百歲翁亦不能強爲減天

再歸草 卷上
不全爲人用人亦不全爲天用其實天何嘗欲人之全爲
我用而借口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者情民也使過執前定
之說則功名天與不求而至何必攻苦於下帷且廢學旣
不可得祿躬耕亦未必免餒又安能以治經半廢之人收
治生之全功哉然則天下事何常顧其人何如耳人如史
翁天卽能使不貴不能復使不富富未滿量不能使不壽
人非有子萬事不足天旣壽翁不能不使有子阿瞽美秀
而文稱觴眉壽不脫斑衣以迎賀客賀客驩然且羨且歎
或爲圖畫或爲詩歌以紀其事

張蓋菴武雋序

余自關外歸樂問武事蓋行間三載見慣成習卽田家決
拾服藝事力不比幕下而幕下亦自有一種游氣可厭具
眼者每以帶田家氣爲前茅因此法相田間人嘗謂張
蓋菴可將也而怪其曾不應武試強之入闡旋聞客自上
谷來談闡中事蓋菴步射爲當場冠當事者呼至前賞歎
再四蓋菴不一謝且許爲推轂而亦不對愛莫爲助者詫
其遇合之奇而恨其不就當下機緣出一語以自託落落
穆穆豈不冷推轂者之心風簷射策重厚少文者能再得

志歟余曰否否此蓋菴之所以可將也當事者而非具眼天下事誠不可知如其具眼則推轂之意且不決於擅場之巧力而決於不謝不對之氣骨蓋兵家事神奇變化卽十三篇有所不能盡求其實地莫切近於站得住之一言人之所以站不住者非其力不敵氣先奪耳而易奪之氣豈臨敵始見哉當場較藝馬如飛電箭如霹靂若有踏破賀蘭之意挾策而前誓日而語恨不急得一當灑此熱血然站不住者偏是此輩何也當場之決拾戰場原不相干在口之忠義捫心原不相照其精神全用於躁進且無隙

而相窺豈有因而不至自薦比處囊之錐乞憐效依人之鳥至使形容將套者謂鼻有口腰無骨嗚呼游氣如是而望其站得住可乎若所謂田家氣則神無越思口無卮語面嘗帶耐勞之色而對人則木強聞譽則羞澁蓋厚地之氣原自凝重田家人每偏得之不爲游氣所蝕則爲氣骨汲長孺自謂賁育莫能奪岳鵬舉人謂山嶽不可撼此物此志也當事者嘉歎蓋菴初亦爲其巧力及嘉歎再四而不謝許爲推轂而不對有不灑然異之者蓋菴亦自率其田家氣而真將軍之氣骨已露一斑誰忍使重厚少文者

以射策調也如謂落落穆穆足令推轂之心當事者之前
豈少一請處囊中人哉余既答客預書之以爲券未幾客
復來曰有是哉此券之善測人意也蓋菴旣得志於薦揚
矣請持此以賀

贈田生玉林遊庠序

國家取士以文卽孔孟生今亦必執牘搦管以風簷所搆
盼盼朱衣之一額不繇此途卽賢堯舜薄管晏之才德無
繇自效於當世則對今之士而稱引先行後文之指何異
當暑餽裘人不笑謝無當哉故不文若余而人有以文事
相商者卽病不忍辭然文有可商卽詢其行非敢以雜王
雜伯爲制度詢行之意全爲文也集美杜子一日持其內
親田生文來余未識面喜其詞美謂當冠軍旣而第七而
其冠軍者自在也集美復言田生恂恂篤行尼山教條孝
弟謹信汎愛親仁者依稀近之余矍然曰嘗受相人之術
矣相生之文行未可量相生之行文未可量蓋舉業套括
浸淫傳染陶會稽謂累之連篇而已未嘗置一語今生之
文語語欲道胸臆人有可道之胸臆其行豈以今日止哉
而卽今之行如集美所稱步步皆實地也此中天理人情

物理事勢無不冷煖自知痛癢自搔操觚家所疑鬼疑神不可詰問之題至我而視爲家常事吳松陵謂玄遠語起於光景之未真而揣摩其近似幫襯語起于本質之已窮而借光于粉飾斯二語舉宇內專門衣鉢擅場伎倆一筆掃除而天下之至文從此出矣故行所以濬文之源非其身有之烏能言之親切而有味哉或以孔孟之科條與國家之功令相左聖門自重行王制自重文不思所謂文者其題誰之語耶國家政欲士之因本業以繹經旨就發揮孔孟之語驗其所得淺深而甲之乙之蓋借富貴之權以崇道德而微意不可以告人涉末流者忘其源使浮華之士得售而抱世道之慨者遂以病功令夫功令何病哉文運實關氣運今天子明聖修明祖宗典章天下士彬彬雅化庶幾復見設科本意生輩勉之行且以善言德行樹人文之幟國家功令借生以重病夫拭目觀其成且自負於知言也

劉君壽序

余友陳元禮以其二子問業於江之潯經旬輒來視婆娑菊徑吟賞晚節無一語及城市喜談舊家朴風村居樂事

時拈陰騭孝友爲下酒物因得諳其內親劉君□□梗概而心樂之燕南文獻推三戍堂爲冠冕至□□君而以布衣祭春秋雨露不無心恫躬耕之餘以父書授子鄉人士習君素行居恒謂天與善人之說而果不忒則感應篇中當更增入劉君一段以醒薄俗蓋君篤行孝友素孚其鄉人所稱感應篇者君每日讀一遍云未幾二子聯翩舉茂才伯以異等食公家餼仲於是時稱有子復與君初度相值詠桂續以賦蘭祝福因而使壽談者且心樂之而况身當其事乎且談者祇就目前生情布景而身當其事之人

則從前所經齊到心頭遙揣是日也華堂遠膝斑綵稱觴主人之顏容或愉而挾粹主人之語容或吐而若茹不比泛常有得者之一皂無餘也有善繪者必能就壽筵一瞬使曩來心事於眉間畢見而其平生得力何在亦必增三毛爲陰騭紋使未艾之福若隱若見行且以三槐堂故事振三戍堂家聲也余嘗念明德之後緒中衰而復興忠信之薄禮既失而求野篤行如君而工課乃在感應篇篇中大意一覽可得而焚香盥誦日以爲常豈非其時時簡點事事磨對有溫故知新者在而不欲一一舉以似人歟世

儒沉酣經史析理毫芒高揭無爲而爲之勝義而問其日用無所不爲誰似新安隱君子手感應篇爲日課竟以仁心質行格天人也故士顧力行何如耳持論愈高成色愈下留先天一脈於今日者賴禍福之說不爽旣向善而背惡卽有爲而爲何諱焉嘗爲之說曰論風俗則城市不如村落論行習則儒紳不如布衣論學術之得力則經史不如感應篇元禮往以告劉君併質坐客

明中憲大夫四川重慶府知府時菴張公暨配侯宜人墓表

此時菴張公與侯宜人之所藏曹少宰真子誌其幽厥嗣茂才起滄千里命余表其陽余於公神交也嘗反覆其事而特論其大者公大造容在清詭寄之賦其大造滄在爭竈民之差蓋以莊定賦積而歸總地有賣買賦無推收善詭者無所容而民有均徭兼有里甲竈以產鹽故祇有均徭奈何復移且竈兩倍民歸誰受之清賦事屬創爭差事屬守微公容何自貽無窮利滄且開無窮害矣然守而以爭力難於創鹽使者業惑志於前運長非後運長之言不幾以一官博乎哉迨守重慶安居尹賢而不快於當路鄭

都壁山奉職無狀而均能挾貴人牘既而不快當路者竟留挾貴人牘者竟去公之侃侃大節不可奪固如此善論大者兼論其小天下事固有數人可辦而每擾千萬人一日可了而動淹歲月兩言可決而葛藤至於沸唇如大木過滄微木必漸來夫可漸覓之一語擾可言乎牧馬草場三十年待題之案非公終成停閣爾復有相因極久而極無謂者枯柳變價何必費五百里之運刷卷搜奸何必以小疵滋駁復至有正嘉以來之疑牘與夫府屬傳銀何必解府發驛往來之不憚煩種種無謂暗耗物力而敝人之

精氣得公而枯價就被變傳銀就近供故卷三百一日而銷二百五十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豈小補哉議公者謂太察或又謂持法過嚴此誠有之然世既有解屯銀不銷批者收屯銀不繳詳者冒支米二百石以上者以及挾訪驕人氣加士大夫者掌案監司役縣倖爲漁獵者非公孰與破重陰而提陽氣爲人心一大攄乎公持奸人既急又拙於逢上飛語時起而無能一語點公操者蓋容之徵糧大戶自收卽令自解容之新學宮士夫各捐貲卽各任事重慶浮梁浮屠之建亦用前法主省視不主出納心跡固

自較然而容城不於公費外復科里甲重慶不於柴馬銀外復入門皂之直此固相因故事他人之爲清吏者亦所不辭也至於卻滄商五百金之例餽捕私鹽發批驗所給商納價而革變賣之鋪戶頌冰蘖者不獨賈人矣曹武惠之言曰好官不過多得錢公不愛錢故不愛官不愛官人遂不得以官難我公以重慶罷而公之自分罷者則自容已然朱直指語業求多觀察進表則就其語而反之西池賈公力爭於計吏之堂而得不罷陷陽城者以餽女誣滄守柱石王君特疏辯之而得不罷丙戌之計已有出袖中

揭者東光馬君謂揭孰與考確而得不罷蓋范瑛屢示卽有兩持之項劍而爲公項伯者初非得於安排憐才好德人固有心哉卽重慶之役曙臺唐君實以多故借才除書下出餞於郊簪紳驚傳非世法所有公受事卽爲軍興計徵稅以米代銀不一瞬而坐收數十萬餉帥之麾下噪公方食吐哺出諭以生路眾惟命乃密與帥捕倡亂者斬之遂定當是時多公之能應變歎主選者之知人爲行間計蚤復能應卒也兵事方始不專其事任而以何邦卿事爲媚輿罷之當日事未易言也邦卿旣死重慶無恙故以與

爲罪向使重慶危邦卿無恙不與獨不爲罪耶李太史本甯謂將取故與兵法所不廢論久當自定知言哉公旣罷里居嗜學不輟時以義舉爲邑人士倡修學賑荒恤保安令之遺孤俱以百金而朱郡守與陳明時旣中含沙賴公得白人謂重慶爭三尹去留風采猶在也公所著思艱錄夜燭草靜觀堂頌其所自得深矣侯宜人乃業師庠師代具儀以聘者公之冰蘖人以爲苦宜人獨安之值公持法時以罪疑惟輕之語進合而有助無慚公之配哉余生也晚未識公面從父老稱說想像滿堂之生氣曾代客人追寫去思故自負於神交而特表其大者如此其世系履歷則已具曹少宰誌及李太史傳中

王母秦太夫人墓志銘

邑侯中訥王君以壬戌進士治范陽丙寅冬擢南儀部將行視余於江村手其太母秦太夫人行狀示余屬爲志狀出舅氏履山君蓋太夫人歿時儀部未成童悵念音徽未獲睹記自捧范陽檄過里向履山問狀履山後太夫人墓有六日而生同憂喜者幾六十年其狀爲有徵余受而讀之避席曰異哉以太夫人之賢而所遭之數如是吾乃知

王之所以復興與儀部君所以爲國人之母也太夫人父
歲貢士邗塘君母白孺人其曾大父鳳山君官南大司馬
所稱端敏公也太夫人生而端穎邗塘君授內則女誡諸
書輒解大意擇配歸鴻臚王梁川君之仲子麟郊君鴻臚
父爲九巖先生起進士官禮部郎中配朱安人太夫人之
歸王猶及見朱安人朱自賀得賢孫婦復戲謂鴻臚配鄒
孺人而婦實勝吾婦太夫人事翁姑實得其歡邗塘君念
女有所餉必以荐堂上翁暴卒自歎事翁日短益專以奉
姑乃姑病痺子婦宵衣以待扶抱卧起八年一日聞者感

動當鴻臚君時中倭患稱貸應軍興田且半入母錢家意
望二子約以償負之重輕爲授田數麟郊君不無猶豫太
夫人進曰裕蠱克家兩得之何可讓盡出其裝以從事鴻
臚君得以舊規傳其子是役也克復大計定于片言筭而
丈夫哉不甯惟是一日有譁於門者蓋同里行有不得而
怒旁泄以王氏奴爲詞意猝難舍奴因可中其主是時伯
仲殊難下太夫人力求自治出奴以說譁者廢然而返此
甯直度勝識固遠矣居恒對麟郊君稱說婁丞相呂參知
事意以柔道勝天下其待伯妣以身下之妣卽方伯公女

不能以貴相加親睦無間言鴻臚遣二姬請于伯姒遞養之曰此翁之妾又爲長子女也隱然以柔姒者用姒偕之大道矣至其佐麟郊君讀爲之篝燈拂几先意以進粥茗相勉之意初不以言麟郊君感其意下帷攻苦枕藉子史無能傲以不知每憾數奇未得與京兆比甲申受知學使者當與乙酉比眾指目是久不鳴鳴且驚人乃先期暴卒太夫人殊不欲生履山君挈孤置前且泣且諭曰立孤實難而忘先君子公宮之教乎乃强起治事孤卽今贈文林君爾時僅八齡甫免喪則爲孤延師授舉子業贈君日誦

千言典墳史漢陰符南華及抱朴風俗通皆手纂其菁華太夫人又不欲拘一先生之說捐重費恣其從遊遂傾其時之豪傑文氣日上太夫人喜進之曰而祖之幾幸而父而不得者孺子庶其得之勉之哉已獲推擇隸博士籍未幾復以痼疾不起太夫人心傷不得於夫者復不得於子忍痛以視子之子先是太夫人爲子謀室得履山配尤孺人之姪蓋自孺人嘗因其省姑心識其福厚履山與成之歸而連舉儀部君兄弟尋封太孺人則理固有可見者非苟而已也贈君逝時儀部年十二太夫人幾望長孫更殷

於望子時儀部文藻翩翩已覩鳳毛其成名不及見則疊
遭喪亡開篋之痛傷神故爾狀復稱邗塘君教女差和於
教男里媼自外來戒非婦順勿得言太夫人善承顏志卽
弟輩逢怒賴太夫人在旁爲解顏說者謂能婦能母蓋於
能女始基之矣而閨教之重焉可誣也邗塘君歿良吏寫
照太夫人促麟郊君商憶指點數日乃得及麟郊亡卽以
屬前手遂若生人謂食其報云然余因反覆於天之報施
太夫人始爲婦佐夫旣而代夫爲父又旣而代子爲父其
盡瘁於王三世矣而天與人若交困之喪亡之餘水潦助

虐以促生計向所借伯妯遞養遺姬之子蕩敗反誣償負
所得之田爲析簪不均乘伯仲亡而割諸其嫠疾之深也
姬子有力焉卽儀部之顯庸而又不身親見所稱報施善
人僅於寫照耶否否世之遭不苦報不爽又身親見者卽
屬懿美而其味易盡人所歔歔感歎歷千載而起無窮之
思者多在苦而不食其報報而不於其身則太夫人之報
自當別論且天因人人各有困貴因貴賢因賢狀言太夫
人之歸王去華敞而安容膝薄自奉而豐賓養且垂老服
嫁時衣衽如笄可詠可畫余觀儀部君范陽四載約已裕

人獨以不時花樣蕭然於金臺易水間不啻爲太夫人寫照所稱賢其賢歟則以顯貴言報者猶淺之乎論太夫人矣太夫人生以嘉靖己酉歿以萬厯丁未得年五十九麟郊君諱 字贊甫郡學生子男一卽甯一縣學生今贈文林郎娶於尤令封太孺人女一適郡學生華瑞錫孫男二長永吉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娶華氏封孺人次永嘉郡諸生娶顧氏曾孫男 曾孫女 余旣撮狀爲志復系以銘銘曰儀部作祖儀部代興誰當中哀悴不忍聽父其子兮并永素子其孫兮夜常醒蓋不數孟母之杼未絕韋氏之經原其始要其成不有悴者其何以榮

明故義官繼菴薛公暨配張孺人墓志銘

公諱可大其先有諱斌者自小興州內徙家於新安之馬鋪村斌生景元景元生銘爲諸生配太宰郭公璫女避水患遷城中生三子思茂思盛思孝盛生琳琳生延齡爲諸生配馬氏生四子長克仁次克義次可教公其季也少受學朱先生以慧稱劉參藩兌尙在諸生中見而器之引同筆硯當是時公亦自奮謂青雲可自致未幾有父之喪諸兄析箸生計大誦公受室增廣生張來麟女家徒壁立學

遂廢張君故貧猶能念公攜綿二斤驅小豚二至公齋豚
得錢九百綿則付孺人手夫耕婦織艱苦備嘗竟用是以
存活而家亦駸駸盛乃甫能自給輒好施予安州有罪人
赴審以其十五歲女當錢八百公曰女可當乎與之錢而
還其女其人泣謝請立償券公促之去曰併不必言爾名
時年三十耳兄子庠生桂老而無嗣良玉死而其子不能
葬相頗有幹局而苦無母錢公葬良玉使桂依己居而貨
相金使收其息以養親聞者感動旣而相子登仕邑大夫
使主藏上首侵金三百以責登仕公貸爲償出登仕于獄

微公登仕有死所乎此猶有可勉者曰親張應奎等不啻
疎矣各貸百金許爲出息併耗其本不聞一語責之償也
復有張時誦者貸金三百掣鹽儼公別舍誦死其貸不可
問又欠商價四百九十金商且問價乎誦之子公曰鹽非
吾事店實吾舍願代爲償商殊不意未敢受公固與之署
教張印東文暉赴試卒京邸張籍晉州距新安四百里不
能歸公任其事併其器物送之往還凡三費皆自辦使施
而望報冷灰當入誰念哉蓋公少懷濟世業以貧廢而卒
能借治生之術以行其意命伯子良棟習吏事仲良材叔

良標俱以茂才入成均從天下士遊而自以行義好施爲
優游卒歲之計乙卯大旱盡出積粟減價糶之復捐五十
石爲賑一方以安遼餉勸借首以三十金二騾爲眾人倡
按部使者爭表其閭邑大夫禮以大賓遜謝弗獲已勉爲
一至張孺人旣同公貧苦復佐公施予先公二年卒公不
再娶丁卯四月偶覺疾卽治後事沐浴而逝叔子標以綿
拭其面如沉香味眷屬共聞之亦異矣江村漁隱曰吾按
薛公之能治生而欲於賜不受命另轉一解也純如儒者
之成說則家無擔石便爲載道之器而宇宙在手盡屬躍
冶之金薛公之業蘇季子所慕負郭二頃不啻十倍之而
其源自錢九百緡二斤始天下事固在人爲命而以受爲
受公雖至今貧可也然薛公之業而托始若此其爲生亦
難矣陶朱公有言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以公之託始豈
猶不知財所從來者何輕去之若是且施不望報已矣至
於受德之人反以怨報其心能無少冷聞公一日有張於
庭者突至前言不可辨引公傾跌蓋盜公葦爲守者所覺
故先發制之而庭固公代償鹽價張時誦子也邑大夫治
庭如律公復請寬之嗚呼賢者固未易測哉德量如公食

報未盡孫曾林立蘭茁其芽蓋方興未艾云良棟任山東
巡檢娶鄉耆李子實女再娶禮部儒士王養中女良材娶
文思院副使鄭藻女俱先公卒良標娶鄉耆劉楠女再娶
壽官單緒女女三長適廩生張純儒次適儒士劉士燧又
次適生員單鑛孫四文炳候選主簿娶生員辛灼女棟子
文燧娶太學生田茂盛女文燧聘舉人陳諤言女材子文
煥娶容城縣生員孫奇儒女標子孫女三一適安肅縣生
員田見龍子田由一適生員田魁光一適生員王宗禮子
王珍餘未字曾孫一思德曾孫女五一許廩生仇振香子
一許廩生高晏子餘尙幼公生以嘉靖甲寅五月二十七
日卒于天啟七年四月十九日張孺人生以嘉靖癸丑七
月二十三日卒于天啟五年正月初九日塋在城西北一
里許余旣志之復系以銘廢學而農積約而豐偕牛衣爲
老友成市義之薛公惡得藏拙於受命而貌附乎屢空

祭宋懷豫文

嗚呼翁之厭世踰二年矣氣旣歸天形當歸地佳城已成
靈輜將駕凡屬親知咸與執紼自是香山之會少一老茱
萸之插少一人喬木世家少一象賢之芳躅粉榆鄉社少

再歸直 卷一
一前輩之儀刑曾日月之幾何遽滄桑之變易雖然當翁
之生卽善祝者不能謂其不死迨翁之歿卽善毀者不能
泯其如生蓋奄奄泉下原指見在之人懔懔常生原指千
載之氣則人之在不在固有別論也翁之在目客常滿坐
酒常滿樽氣常滿堂卽醉翁之意原不在酒而看竹之意
常在主人也生氣淋漓堪傲劫數今雖往矣一登舒嘯亭
抱膝之吟猶在人耳再上飲光臺承露之杯猶沁人腸以
至檻邊鷗鳥猶寫翁之無機心架上圖書猶表翁之有別
趣翁不依然在乎且也留心繼體決策立賢果授簡而不
忘俱蜚英而未艾嘗觀雲鄉兄弟於有意無意之間做一
事必沈吟若以翁在日之做不做爲進止交一友必鄭重
若以翁在日之交不交爲去留卽或有出於翁時之所未
經亦必師其意以爲參酌而不敢衡決於閑維之外卽簡
黜偶有未周墮落或出不覺而一聞苦口隨事轉圓長跪
几筵自懺自悔以求對翁立賢之本意身外有身死而不
死誰謂翁不至今在也因是有省於祭之義祭稱如在
非其在烏能使人如在哉故某今日之奉羞以薦無異侍
翁之舉箸奉醴以薦無異侍翁之稱觴陳辭以薦無異侍

再歸草
翁之營效又何事以永訣之慟效輦于山陽之聞笛也

鹿忠節公認真草第十四種

卷下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再歸草

與王中詔

不肖某樸蕞非材從軍四載今始得以支離之骨歸息邱園孰非台庇之所蔭及也仰賀主恩雖未卽予告已再具呈徹堂翁求爲代題堅此初服以遂餘年耳耿企台光亟思趨叩但長征初返病體難支且旣以病乞身一路歸來并未敢束衣冠以見縉紳長者容賤體稍平自當九頓台

平歸草 卷下
塤之下先肅寸楫代布伏冀鑒涵

答蔡覺我

四載征夫一身百病歸骨家山乃不爲當世所憐部劄嚴催不一而足于三辭牘中已附決絕之語此番或可免乎旣堅以病辭敝堂翁遂不敢謁縣父母卽翹企龍門亟欲拜下風抒積思而逡巡未敢此台臺之所必察也溫語遙吹病骨欲起佳品先嘗悴色欲舒儻仗洪庇賤體稍復于休息之餘當從山水間奉杖履代奚奴佩錦囊也呵凍草復筆不盡意

答王中誠

昨承辱顧不敢自安與不知所報之情卽言下不能自致而老父母已無不寬諒今亦不敢重絮蓋對眞父母天性流行自覺一著世語而卽贅因歎世法錮人拔山之力所不能破老父母談笑破之卽擁腫如其亦迫現其生來面目與鳶魚同飛躍於法界之寬故知江河不返之說非通論也拜領高先生佳刻當於無人處自爲展玩拙稿請教

答趙明吾

數年相與自謂都從公家起見台丈俯亮掃除世套因大

英雄之信我遂自喜素行之可信拂袖歸來語親友以關
外長城事恃台兄併叙三四年交情不減古人敝親友聞
之心折談之色飛乃剝啄應門而故人之札頓起人疑開
讀未完令人驚倒令人羞煞因內自訟素行未孚成色止
此只此一著把從前相處都成市道台兄疑我乎試我乎
原函不敢開卽附璧併不敢留使者宿也台丈當另眼看
不佞豈惟成不佞之相與一段公情併成台丈之相信千
秋盛事也凍筆草復不盡

與范夢章

客歲在幕府接手教卽以呈督師相公諷誦再四益增鄭
重其所爲不附報章者已與使者面商之想能達也未逾
月而年兄已出春明相公持報示弟不言而笑已復黯然
弟以病軀而從戎馬戎馬不能厄弟竟以病厄頃已借庇
得作閑人扶病江干鷗鳥可玩人間事總不到心頭而自
省猶有一種事舉世所不照管者獨時來往于胷中不能
斷滅或宿因耶客有朱完天者兩月來兩到柴門昨復持
其密友手書求謁年兄其密友吾輩同榜又年兄同官其
手字弟熟識之年兄旣與同官一見能辨也渠不敢列己

名又不敢書尊號微意可想至於其事不待弟言未知肝
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

答范懷洙

曩於東歸途次見榮轉冬官之報人所以耐勞臣天所以
昌有德互相發明弟之爲快不啻身當之也忽接遠翰以
賤病見存知言哉焉得不病且不病何以爲弟下一轉語
弟之真面目畢呈矣不意當是時猶有以非真擬弟者勞
親丈爲我寫生也惟是病能苦弟而見苦不苦其苦自減
辦一副耐病心腸頗能苦中覓甜絕貴遊書伴親密友藥
裏詩囊迭爲進退結成工課近以無官果覺身輕且當世
之務畱得親丈輩任之儘可放弟田間以恤其倦遊之私
三徑之哦且不敢勞親丈作對也况去畱何常只要各成
章法親丈新膺簡任豈不知此非講三徑對哦時或健羨
隱士衫幽人筆而有妬弟心故云云耳承惠藥資對使賦
老杜江村之尾聯百拜而受之

答王中詡

河干一別不能爲情之甚屈指計程花飛可到而復憶臨
別之語三月垂盡盼盼南鴻忽接手札如從雲陸莊誦傳

觀生氣滿堂且佳韻扇頭清風白雪老父母之得於山水者深矣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知言哉夫登臨之際吐納萬靈獨不宜挾俗客而老父母乃使河干一別攬入想中則明與山水對暗有故人陪卽病夫腳線山陰之興成虛而神往神來固不以天塹隔也獨自愧病骨一具腐腸幾回每詠多病已拚人共棄爲我寫生老父母何所見而收於蘭譜則偏駁之嗜好不可以理解古豪傑往往有之豈其然耶杜生昆季併辱國士之知居恒摩厲懼玷門牆區區病未卽死強顏其間時出冷語聳之温念遍及敢不一傳致令親孫敢泰政在齋頭阿馨文氣日旺此時學臺未到府案尙懸也前委亟思代斲仲春感寒幾至委頓頭目岑岑者四五十日近畧愈而一爲抽思輒苦眩暈然萬不敢誤六月期惟筆軟墨薄或反以涇太母之微烈耳此時政暈若坐舟車而三復老父母千里倡和之指何忍虛此一番勉爲二章還用前韻從眩暈中出病見乎辭固知珠玉之章源源而至業製錦囊待之矣如以病中伊吾爲能引玉則何敢

答孫相公

李生來披示鼎札春溫之氣病骨欲蘇詢知老師起居佳
勝手額稱慶每念老師素原無病病從塞下得既脫塞下
自爾霍然門生前原就病往後復帶病歸只好強之性恥
爲病困畧可支撐卽作據鞍狀然亦時復困憊近稍知戀
矣惟是宮墻之戀寤寐恒切誠如師命西山之入有時尙
能僂僂爲奚童伴想比十三山之往大自從容也三年十
月十三日之詩爲某詠而未以示某業製錦囊以候老師
諸稿鐫完多時乞每種賜二部蓋欲一置案頭一藏櫥中
以老師提誨無已故敢併請恭譯題楹十四字不減半部
論語某何人斯敢爲僂孟然不敢不拜賜矣臨楮無任依
依

答宋先之老師

十年不奉師顏矣死生患難之餘僅留一息而猶堪對師
教於今日者則步趨恒切未嘗以兩地隔也老師自謂性
不適俗門生舍此四字亦從何處述夫子關外歸來依家
巖於田野三辭武選之命頃以得旨遂孤老師千里之委
而竊自謂於劉事無可宣力於老師或有可會心乎老師
天倫之盛世所希有祖孫父子兄弟爲當世錦雲次兄行

卷跨歷一代只今柏園宗旨獨行天地間而長兄公車再上讓弟先鳴得無待兒麟附驥乎居恒相勉以無辱門牆然聲貌依希神理未肖且爲優孟笑爾受恩無報復惠素絲本色照人道不下帶東面拜嘉附械鳴謝百不盡一統惟台鑒

答畢冲陽

廢病之人百念俱銷自謂清江一曲隔斷紅塵而應門剝啄云從塞外來則不覺動舊遊之感又是台臺使尤觸故人之懷手捧八行面談千里關外城守堅完自足憑恃爲守爲屯漸推漸廣台臺所稱照常法做去卽是勝著大要敵與我各有短長匿我之短而用其長避敵之長而角其短所謂知彼知己立于不敗之地也卽□□一節亦看後著何如我有所以持其後則多方以誤之兵原無定形也特此事我爲感而彼爲應感者須料其如何應以爲下手又須拚料著料不著兩路尤須多備料不著一路方可以誤敵而不爲敵所誤今幸台臺在行間必與當事者算定前後著以貽宗社之安某與田夫野老共樂太平也兒麟前承溫念故敢以本業進台臺此時政倣經國復疆大文

章經生酸語自難入眼而垂愛之深諒不終靳指授惟是日遊覆載之中無可爲報反辱隆施令人措躬無地耳藉手附謝不盡欲言

答張公子

天下無生入名宦之事有之自令先公始實以年遠地隔未悉動定之故悉焉則不得爲然造物政妙以機緘弄人於兩不及悉之地既成事而始知以生存之身從俎豆此其酬大豪傑之生平而併以風勸者至矣此天地間不可無一不能有一之事也不佞以隣治後學向旣爲容人抒去後之思今復承委以中郎之任卽不文何敢自外獨以脾病沈綿久疎毛穎強爲抽思輒苦頭暈懼不能掄揚微烈反致湮沒擬於春明或有起色卽強爲之斷不敢孤成命也

與范夢章

弟是時方爲功服攪腸大減飲食一二執友故舉平生得意人相詢冀以救脾因拈戒詩文求靈夢一聯政在歎賞而蒼頭傳吳橋使至帶江南雁帛在坐灑然動色謂古稱神交原有是理及接素札乃大驚痛因復自痛仁兄與弟

俱作無母兒哉弟病卧江干未得以時聞起居有失弔慰反辱仁兄於是時念我病饋我藥也天地間同調者相憐同病者亦相憐仰念仁兄至性何以堪此然此時不特意猛提禮字作主則至性將爲滅性弟曩害此病只爲提醒不蚤不猛遂成年年抱病之人漸弱漸衰畧有感觸卽心跳氣喘四肢無力再不能耐勞煩入思索迄今常以貽家君之憂每追悔恨而已無及今特爲仁兄誦之願仁兄自愛以錫天下福者爲報勛勞恩且不以當萱堂變者貽椿庭憂也肝衡海內有幾人哉不腆以代絮酒聊伸僧子之誼惟仁兄此名以告凡筵亮不以弗躬弗親而吐之也匆勿附布百不盡一朱書收訖再謝

答賈孔澗

弟原索竹瀝等物而遂至分清俸卽不安不敢不拜以爲酬醫之具每念萬死一生之餘息得棲幽僻而復躬逢聖主大地回春從此漁歌起興樵夢不驚受享清福爲第一義而手教乃過爲期待是如我清福而欲奪之弟自揣骨法儉父非達官之相再照世法蒲輪無自至之理政好借不必至之實理以盜不欲仕之虛名老親翁愛我何忍發

弟之覆大札所稱臯夔稷契定當有人以弟觀之夫子自道弟惟誦太平公等在之語以自娛耳新天子舉動陶唐氏十七歲時恐未逮此處魏猶人意及處徐則非意所及而特問不拜生祠之名夫豈不知而問欲表風節以易海內故爲此跌宕文法非時賢所能起予也樸公有開府消息次公於此時鵬奮天道如此善人猶可爲也家君仗庇甚健弄孫之餘手談不倦小兒近課頗進未知能副厚望否鍾元親丈每病脾昨往迎之許以數日中來高陽師相久未晤聞李茂老云精神倍長此自世道之福

與梁如星

前聞諸范懷老親丈知天上故人猶未遐遺我遂不敢自外果借鼎言得請於當事者而李生竟以此哀然高榜鄉人士誦年臺作人盛誼振耀天壤而弟碌碌亦得因人以託不朽嘗謂薦人者而皆若此純以一片公心用事舉世界中居間濫觴一筆掃除清風冷冷元氣流行誰謂世間無三代哉因將華札暨李公祖手字黏聯爲卷藏之篋中時爲展玩容非知音不以示也至于年臺立朝深意弟每與孫鍾老親丈釋其指歸共相歎服今又值新聖當陽攄

約結之蘊以成旋轉之功使山中病骨得狎猿鶴友麋鹿
歌詠太平足矣卽有以隱徑爲疑端者煩年兄爲我解之
李生北上附此爲候

與蔡覺我

不肖里居固其所也翁臺而亦習里居耶病固里居而里
居不盡關病清江一曲畫紙敲針意長者坐對郎山相看
不厭時也而又生逢堯舜爲樂可知曾題楣間云山靜日
長全借明時成樂地水流雲在獨將逸調寫平居此不肖
自描行徑而難以泛告他人爲翁臺里居時多故敢舉似
以博噴飯至于札中所稱噴飯不肖欲另轉一解蓋此而
噴飯將不勝其噴甯復有下咽時請以墜驢易噴飯何如
新天子神聖天下從此大定我輩當覓一善陞不傷之衛
倣華山道士伴作墜狀裝點太平可也悠悠世態願洗齒
頰兒子每承過愛當圖磨廬以副雅望

答滿憐丹

吾人生天地間第一等願要報國家而報國家又全在安
危存亡之際台兄前守甯遠憑城以戰挫□□累勝之威
而使之□□□□後救錦州身先士卒矢石相薄折□□

長驅之勢而使之□□□台兄之功在社稷其自高皇
帝而下實式臨之固不枉孫師相推轂一場而不佞亦得
從交遊之末借光不淺卽賞未酬功而此段功勞自在天
地遏之而愈揚雖善妬者喙長三尺祇足爲大英雄洗發
精神耳

答姚孟長

離合之情無能鼓山陰棹存亡之感何堪聞山陽笛以仁
兄知我之深而猶爲蓼州事迴執朱完天語介介至此乎
前者事在急中只得借貸而弟以身任原無契文朱公南
還曾自京強遣一契弟已卽時火之後有吳橋使寄朱公
書來而按其轉寄之繇有來無往竟無繇附報章以布鄙
衷致長者之介介弟之罪也熒熒孤寡旣驚覆巢復苦立
壁當是時而介介前說是江南人人節俠而河北無一人
義士置弟姓名於蘭譜外也自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此
情告於蓼洲兄几前以百五十金當弟千里之束芻則仁
兄之愛弟者至矣躬逢真堯舜乾坤再闢人相慰勞精神
相對各天無異同堂重泉亦如復起歌誦聖德仁兄當益
琳琅而救時手段想仁兄中夜起坐披瀝難禁也有真堯

舜自有真皋夔予日望之東髮聞張異度名未得從之遊
兒麟乃有緣儻借鴻庇從賢豪長者乘風雲之會提挈有
人可免墮落無負仁兄期待爾山中無代書人草此附復
唯恕不莊

復朱完天

別後兩從吳橋使讀仁兄所寄而其人自來無往不佞無
繇附報章此番乃得從張異度之手以佈積愒夫前爲蓼
洲年兄貸事不佞原以身任之仁兄自京遺來之券不佞
已卽時火之周氏諸孤既驚覆巢復苦立壁豈割饗殮以
償前事必拒不佞於蘭籍外不使得效一毛於緩急之數
哉仁兄過執不必然之小信而未暇爲不佞地今以後願
勿再提只以弟情告于蓼洲兄凡前以百五十金當不佞
千里之束芻則仁兄之相諒相愛者至矣孟長兄有字亦
以此語爲報仁兄欲自爲信當容不佞使勉爲義不佞得
自附於義而仁兄之信自在積愒萬縷未遑詳布先以緊
關之情奉復計此紙得達而仁兄之清恙已愈多時天相
吉人自當勿藥

答魏子一

令先公死忠復聞子敬死孝天不難以三綱專付一門而
孝之義大奈何以子敬之才祇以從地下爲事令人酸辛
駭詫致歎恨於無窮也雖然連尹二子各自量以行其所
見子敬蓋自比于尙之義而激足下之必爲員也想年來
足下日枕待旦之戈無一夢不鞭逆璫之背而今逢聖人
出矣逆璫雖死猶碎其屍足下之遭逢遠過伍員而連尹
九京之冤當拜主恩日來相知傳聖主憫念忠冤之語人
人色飛而家君與不佞則且喜且痛泣隨笑出不能自禁
也憶於令先公邸中曾讀佳藝知爲鳳毛及今每一回首
旣傷神於聞笛復隱念于覆巢極目天南中心若擣乍接
手教雪淚而讀之爲慰不小國恩且至百唯珍重以成而
父之志

答王中詔

老父母之南也彼時祇見平平之北者不無匿笑迄今而
新天子作用出聖入神之北諸君子日苦維谷想不無暗
妬之南者爲天際真人也不肖父子每與孫鍾老暨杜生
叔姪相對有懷無不夢遠雨花臺神遊燕子磯想像揮毫
佳興忽捧瑤函乃知道體新瘳言念前狀且驚且喜新天

子真堯舜皋夔稷契舍仁臺誰爲之者憶曩送老父母之
南序尾云南北亦何常之有時且至矣江干草堂猶能設
鷄黍以迓舊使君也太母志銘遵命具稿不能專送坐待
來鴻而又承清惠拭其汚而挾以續一一拜賜深用不安
所懇者儉父軟筆有湮微美今日之事只實落以不湮太
母微美爲主於稿有未盡處任便改削署以賤名使得掠
美爲幸大矣杜生叔姪六人入秋闈人人屬目卽大將自
命者亦思遷都以避其鋒乃撒棘而俱遭按劍初亦代爲
不平而此番實有煩言大槩受鬼委山佳所黜一榜不光
則有志之士自具別見邇來共歌詠真堯舜文氣更覺日
上見麟已從孫鍾老入都俱承溫念當卽傳致敝友耿樸
公以不拜生祠陷大辟幸新天子立出之不肖爲賦二律
扇頭獻笑以當千里一談

與耿樸公

兒某于初八日赴試曾作字併詩扇令其親投揖客想旣
徹視昨於二十八日范舍親有使寄來老哥手教聯翩且
匏金爲器以揖客垂宇宙之名挈鹿門隱之號鐫行落欵
佐北海樽也大名自經聖問而人心之夜氣乍回國家之

元氣復甦此是聖主轉旋乾坤手段蓋向來人心盡死遂令國脈難言而重陰積蔽之餘非得聖主大作用以爲宣提何以挽陽和于一線乎然宣提之權賴聖主鼓鬯之用賴廷臣而順風之呼則不屬悠悠泛泛之人而專有所屬當是時老哥試思順風之呼當屬誰人老哥卽不隨人人不得不隨老哥卽彼謬張其不隨老哥之形老哥當自保其不隨人之節而事勢所底老哥全操其勝非角一人之勝也爲國家之元氣所賴而完聖主問揖客姓名一段心也至于運用之妙自如阿瞽所言然此在老哥自有深意無待淺人之喋喋特鄙懷有所不能已故信筆至此

與王翼聖

李道長有疏參滿桂馬世龍言下部而馬有勘處二字夫當壬戌春夏何等風鶴孫相公拔馬滿于稠人之中授以重任經營關外恢復四百餘里使山海在重關之內不以口遺君父之憂有人心者所共知也卽不敘其功亦已矣而復誣以罪耶至于馬帥七萬金認客魏之談更屬可笑金至七萬不爲少矣是必于軍中取之而軍中錢糧出入不經馬帥之手監軍與府廳各有銷算孫相公已總爲奏

報卽後先求多于關門者搜索備至不聞馬帥以賊迹劾則此七萬金從何來耶且人情費錢原爲做官馬帥費七萬認客魏便當做官奈何于逆璫極盛時席未煖而去官耶此事理之最易明者也一去二年無人提起金多者固如是乎李疏語意從喻安性劉永基來蓋喻堅持關外不可做之說以撓孫相公恢復之議而劉其心腹也裏句外連大事以僨因以難馬帥者難孫相公從前蹤跡久著耳目而李道長與劉稱厚交卽其疏薦喻意自可見今日之疏亦不徒難馬帥意亦在孫相公也夫當國勢岌岌人無

固志之時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一身塞口駟之衝宗社獲安率土受賜及事畧定而各恣事外之口橫坐無影之賊爲宵人快報復之私一倡羣和幾于吠聲此英雄所以負戟而長歎也然一偏之見一面之詞旣不能使之不起所以持公論而服人心洗前冤以責後效全在中樞之主持前日趙率教被督師重劾竟賴部覆得免則今日之事在老親丈必有善爲之解者非從馬帥起見亦非止從孫相公起見直從國家起見耳馬帥在數千里外此時政未知弟亦非欲馬帥知卽老親丈如雪肝腸如雲意

氣施恩于不報之地而古人有云更莫留形跡何曾廢古今則不可泯滅者亦自在耳叨叨不盡

答沈越頂尙實

某四年出塞一病乞身得卧田間未窺戶外謬蒙新命而聞已後時復奉華函而行敢俟駕乎惟是病有深根藥無捷效見今痰猶苦多氣猶苦弱頭目時苦眩暈手足時苦拘攣雖生逢明盛萬類昭蘇自驗比前亦覺有聞而欲卽待玉漏點朝班則猶然未能也儻蒙原亮使得從容調理則彈冠從長者之後固有日耳極目五雲何勝主臣

答蔡覺我

清江一曲妄摹桃源何事除書尾獵人而筆自謬無繇不知所以應之者翕臺乃盛爲揚厲從吏其行豈非獨欲爲林下一人故迫使閑雲出岫耶躊躇自笑原非貴人骨相且晚節之難素所切心每見再出多成蛇足此不肯之所以聞新命而隕越讀華札而沈吟也五品原無辭例擬以病求寬限或無不可乎翕臺愛我披赤指示是視曩者拙聯請政乃有緣入龍爪書作鴻冥伴耶惶愧殊甚

答孫相公

問生賤體比前畧愈而蹢躅之步以黜朝班貧覺其難家
君藉庇眠食漸復憂旱得雨色動田疇遂忘牀頭有久壓
之部檄也然繼視此尙不足當雞肋當是時果有以世法
相尼者適相成爾止生詮次老師督師大畧已成慨然老
師自己事惟自己心自己口自己手乃無不了了一假門
下士便有所未盡匪獨耳目多所遺忘深心遠志願非淺
衷所能盡測須老師盡情筆削庶可成不朽之業夫兵事
當爲後法非闕有激而云也老師豈以爲不然

寄張石松開府

恭喜老年臺開府此地非爲老年臺喜爲此地喜更爲此
時之此地喜六十年不戰不爭之地忽發其難于一朝非
二十分才二十分膽烏足勝其任而愉快主上神聖天地
祖宗齊來呵護默爲啟牖誰令先于此地預備斯人大難
一發不需才子遠地應時措手如兔起鶻落斯亦奇矣讀
召對錄聖上雄姿英發掩映二祖中興大業拭目可待老
年臺所以酬主知者諒不以堅靠一王刺麻爲謀主膽一
論帖爲嚇蠻書錦囊秘策可畧拈梗概以示故人乎薛同
知一鵬同里同筆硯且年家今幸且在老年臺宇下其材

品已經道眼無待曹邱獨念其偃蹇一官幾成鷄肋乃忽
以此地變款市爲戰場得依大英雄以白面習軍旅也軍
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當是時薛君樂哉想老年臺磨墨
楯鼻或進薛而詠拔劍砍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
之奇材乎滿帥到日必當尊意其人沈雄椎魯大類絳侯
高陽相公所不次拔之者素知撫事而以戰功聞然於遼
未竟其用弟每歎朴直懇到如滿帥而得驕悍名老年臺
試思鼻有口腰無骨之將能辨□□否夫以魏鄭公之懇
而文皇偏見爲嫵媚年臺大手自能通此意于用將國家
微福不淺矣便羽附候未盡縷縷

答王安肅錫侯

歲星愈近河潤滋深所未敢輒通姓名者卧病田間謹當
引分乃老父母何所過聽而先加若此光生几案寵溢枝
巢病骨當之幾不自持因復自詫平生迂情僻韻與世相
違而每於意外得賢士大夫之鑒賞且曲護其不能驅馳
之憊狀而文之以美名曰神明愈澹自笑復自愧也卽兒
麟何知統蒙齒及此自大人君子冶鑄羣材往往以未到
之詣使人鼓舞愛惜不能自己第恐受教無地有辱冰鑑

耳

與孫相公

太倉之謫久假不歸長山之癖愈出愈奇而其所以至此者老師當事任而不自敘遂使天下真以爲無功被誣謗而不自明遂使天下真以爲有罪市虎三至能不投杼乎夫老師督師事業總用金錢而金錢百五十萬有功則爲功無功卽爲罪原不能做無功無罪之人老師從來只嫌于自敘三年辛苦不曾有幾種書冊傳布搢紳間漸丟漸冷久而若無遂使有賴功者人賴矣猶不自言則賴者非

賴功旣被人賴則罪卽自我當其有今日勢所必至老師初豈見不及此特以爲事實在邊疆必不容涸賴天理在人心必不盡澌滅而今乃有出於常理常情之外者老師想亦悔其言之不早矣馮異不伐充國言功各有攸當也彼已之子旣不遺餘力老師今豈猶有所諱而不盡言耶當是時仇我者固多好我者亦有只爲老師不自言從前拮据未著人耳目遂使仇我者有所賴以肆其毒好我者無所憑以執其口此事之最易明者也昨見王道長相說一疏論閣臣分派票擬之非謂軍國大事宜專責首輔擔

當已奉俞旨此物極必返之機然老師亦必預有安排不落齊東之手更令臺省中同心者協應之方得大嚔指歸耳衷情憤鬱語無倫次惟老師原亮

答滿懋丹

恭惟臺下眷隆金簡績邁銅標天特生晟東西獨嚴保障軍驚代李頃刻立變旌旗想草木素憚乎威名故江山不勞於指顧口心冬凜士氣春回不肖散髮爲狂束書自廢久荆扉之靜掩忽梅驛之遙傳感重綈袍愧虛玉案所願紅銷烽火聲靈震虎豹之關綠映圭茅圖畫冠麒麟之閣未遑楮悉徒有神馳

又

兄真廉真勇真正英雄特生來不曾帶軟媚骨耳張石松自負英雄豈不能識英雄而待不肖先容哉插口卽橫亮不比□□彼素劫於兄之威名必不敢大逞然聞大同鎮士馬不及遼東之半且遭大裨荷戈者枵腹則事勢極難政煩兄苦心耳惟加餐自愛

答沈彥威

弟以同門友爲聖人氓私衷喜躍百倍恒情昨草具侑緘

未蒙亮納而瑤函踵錫大貺載頒春生挾纈誼過綈袍旣對冰鑑誰可遁形更拈綵毫綽能寫意體貼全存本色雅意一一拜嘉蓋過承公祖之賜于心殊不自安而竊附故入之情于誼又難自外惟是弟不能叩戟府而台臺反欲過草堂是重弟罪也旣煩往來又驚耳目伏乞不辱庶兩相安弟豈不知惠邀台騶足耀閭里而事屬未便卽老公祖亦必知弟非虛辭人也敢布腹心

又

旨哉窮陬未被其仁六邑先敲其髓老公祖一言爲六邑續命膏也事萬不可行全仗老公祖力向按臺極論之卽猝未得請惟堅持不變期于得請而止政大英雄見志之會弟讀手教驟爲六邑驚而徐爲六邑喜又轉爲老公祖喜盤錯未遇利器何別老公祖真心體物古道照人固非時賢所可彷彿而非遇此大關係地方之事亦何以自見其本色哉

寄耿樸公

老哥之有今日天也弟何暇言他惟舉手加額謝天謝地而已矣近來偏覺天低以老哥知遇聖主之時卽爲鳳毛

鶚薦之日天意特故現此奇事以提醒舉世之聾瞶弟且不暇爲老哥一家稱慶直爲世道慶聞報之後無日不會親友卽壺酒盤菜無不以太平筵宴名之所不急遣一价者范舍親有字云老哥奏請省墓將取道鹿門隱故一意待揖客車聲後乃聞聖主特留揖客以勵頽靡則老哥此時苦衷惟弟從山中知之耳弟卽賦小詩書之扇頭付兒麟面致然亦祇無人處當面談想不肯示人也

答張蓮玄

前聞台臺以少宰起馳告韋弁大家手額爲世道稱慶非從舊知起見不謂此情遂達鈞聽蒙翰教先加併得讀答謝稿一字一拊心一讀一擊節因歎劫數之力足以驅人心而人心之力還足以傲劫數每見劫數盡處必有真正豪傑瀕危而不殆以爲重開草昧之資則人心莫非天意台臺之有今日蓋天所畱也至於某之不才加以善病謬蒙新命苦無辭例而欲趨朝又病未能也且台翰所稱救時一人政爲白眼賴功者所搆而波及其同事之人不獨若馬若茅見當對簿卽賤名亦聞屢在物色以有解之者而暫止不知解者爲誰所稱愛我而非知我蓋迂僻之性

何嘗夢繞春明儻終見拜適獲我心台臺知我豈以爲不然

寄王中訥

數千里隔苦無從聞近况忽有魏仲子自都寄尊札來目迎之而神躍手開之而色飛徧示友人若親奉芝眉而聆玉屑也讀罷復爲黯然使邇來當事者有一從風塵外具眼從國家事留心豈其當是時而猶淹大賢於留都徒令如雪肝腸如雲意氣無所事事而寄傲於雨花臺畔耶此自有任其責者於老父母無與也而不佞下一轉語曰此

自老父母之隨時隨處總以見品而於彼無與也何也彼一時也閹人竊柄做官者向北做品者向南品猶易見此一時也聖主開天無論做官做品一槩向北而老父母猶然不北則老父母之品非今日一槩之品想慊心處不以告人或料舊遊之地有一儉父能相賞於千里外耳卽此儉父捧檄亦旣經年而栖遲江干若有所思有勸駕者輒以他詞對亦料知音者在雨花臺畔也舍親劉啟我之往附此道意劉文武才也一經道眼必收藥籠中魏二哥血疏聖主動容廊廡有子子敬有弟乾坤不毀恃此等人此

等事耳可無詩歌以翼風雅惟老父母鼓而不候舞之

答呂豫石

年兄過敝縣而弟以村居不獲作主捧讀手教深用惘然
詢使者知台駕明蚤卽發不遑追晤悵歎如何白雪蜚聲
瓊瑤滿目頓使江干忽有王氣走筆賦答聊附嚶鳴所稱
叶韻而已一笑置之

奉常草序

往在庚午余以問路東贈爲□所阻客京師伯順招余金
臺館時伯順病甚猶念相公不已余亦言念伯順之病未
已也如是而相依相慰於慘淡徘徊之際者累月日余以
航海趨東郡別去追捷書入奏伯順始有起色遂乞休致
而上以清勤留之再疏乃允歸伯順是時爲奉常是編其
奉常草云蓋伯順以奉常亞卿攝大官丞事所司皆天庖
鼎鼐固不問容臺業簾也夫朝廷予之以官卽責之以事
滌源疏委雖竹頭木屑無不可以益國家總在留心國計

者其真心籌度爲何如耳故卽大烹之靈勺而以伯順爲之議汰議變舉相沿之私利出可佐縣官之用若是者以事爲官曾不以官爲事以官爲事則得其官卽以爲事以事爲官則盡其事乃所以爲官居官而不盡事朝廷亦烏用此官哉故椒桂之馨辛鹽醢之醢鹹或以爲嫌嫌之味不足調也不知悞所之於鼎實騷眾材以調於心而趾不顛耳不革足不折我仇不我卽始以調金玉之鉉利聖賢之養不然嘗一臠而辛鹹甘苦不可告人非不自許曰愛吾鼎其義失矣予讀易之鼎以剛得中無亦以剛爲正氣而天下之重力能任之也當伯順相與家相公於役以迂瑤歸而世際清宵相公仍爲餘黨所擲揄迺不敢直叱相公而假於相公之所用其意原不爲諸人爲相公也伯順直爲諸人以破眾人之意卽相公亦嫌自白以爲功而伯順乃終爲相公冤不功之罪不難表暴諸所用之人卒使我仇有卽終无尤也其庶幾鼎二之剛中者乎蘇子曰剛者必仁伯順之仁天下大矣今天下公餽何如顧安得伯順任統均撤籬棘將相說之羹梅調乎上下不獨以鼎食者肥也吾知天下之重任如鼎程其力伯順足以引矣高

陽孫含頓首書

蓋家大人讀鹿奉常集而題之曰十五種認真草業爲詞
弁其首余兄弟遂合分十五集種種爲敘鎗不敏奉教于
公最久公之任奉常也余兄弟造室就教者累月而知之
又最真因讀奉常草而爲之言曰嘗聞聖賢之開濟以心
豪傑之揮霍以才故心不必盡識于豪傑而才不必盡當
于聖賢豈非謂聖賢自有聖賢之真豪傑自有豪傑之真
與然時之所乘位之所藉故有不可以同日語者公以真
心抒其真才故于事若木必披其根若水必探其源而扶
疏濶濶之間曲體而不遺卽爲人一解紛也罔不以滿志
赴之若身蓋心察于竹頭木屑之微而事愈細見愈真身
入于患難憂疑之中而言愈懇氣愈直故當其成敗之未
形卽素知公者亦未嘗以爲必可爲而許之也率至水落
石出成敗已見卽素不知公者又未嘗不許其必可爲也
真人作用固不可以意見戲與讀編中語規所行事或曰
魯連或曰陶士行要亦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磊耳是烏
足以盡公哉公以四朝風望數歷中外廿餘年天下仰之
如麟鳳如蛟龍望而知其瑞仰而思其澤矣主上方以清

勤褒公之品當必有以盡公之才者而公遽以病歸是以天下之貢揚于麟鳳者愈急公病久勿藥其爲身者眞矣可無餘緒以及天下吾知公必有以眞慰天下之思者迺仍竊眞之意而爲之語欲修眞豪傑之業者其須眞聖賢之心同郡眷小弟孫鑰虞唯識

鹿忠節公認真草第十五種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奉常草

陳泊體疏代

爲因事感時陳泊體以杜亂萌事竊惟論治者貴識體體也者尙簡不尙煩煩則褻而生擾治明不治幽幽則隱而售奸臣新忝諫垣叨巡視皇城之役見聲冤者之接踵也聲微伏下狀出懷中是何體哉我太祖之神聖豈不欲使萬方情狀盡入耳目而律禁越訴誠以治天下只論其大

者大體不喪民志自定雖有一二事之失平不害爲治大體既失而民易其上雖有一二事之得平無救於亂故體也者甯直儲神以圖大實爲章分以鎮懾願皇上重持之也然而此風初未經有忽起於近日豈無自哉小人善意彼見皇上時憑卑詞以格通國之議而測皇上之所喜也喜則信許爲直又見皇上偶主先入以爲一成之案而測皇上之所護也護則有錯不認遂爭以投機之語求據上游而豈知皇上之原無成心哉天下者皇上之天下也是非者天下之是非也皇上原無成心而時有其迹被糾者

身名各當自愛共謂無可留之理而每藉溫旨以弛裝拜疏者可否必有所歸自謂無不下之理而聞置苦口於高閣使非暗有所據何至堅有所持至於道路傳聞或進密疏人心疑忖能遽釋乎大要英明之主厭雷同而伸獨是然獨是不從人之多寡論而從世之清濁論公道混淆之世小人滿朝而有孤行一意者此獨是也魏崔之日是也公道大明之世君子滿朝而有自行一路者此非獨是乃獨非也今日是也論是於今日政不在獨則聽言於今日將焉用密况密之爲言自何途以進哉宋儒眞德秀以進

賢退不肖責宰執臺諫而歸本於人主大公至正之心夫
身爲共主豈甘明入偏私顯拂輿情槩繇密寄耳目人主
耳目必有所寄所寄者顯是爲治明明則宰執可信臺諫
可信卽間有敗羣必遭眾棄而進賢去佞無拔山轉石之
難所寄者密是爲治幽幽則宰執不可信臺諫不可信惟
近習可信卽間有小忠必售大欺而神靈威武供煬寵借
叢之用臣不暇稽遠代只取喻近年盜竊國命之魏璠非
以東廠用事耶朝廷宰執臺諫孰非心膂股肱何於奏牘
之外別有日開之事件哉卽設廠初意亦察間閭之動靜
非闕廷臣之品題無奈奸人巧設機設以用廠臣而其禍
遂不可救聖明在御萬不至此而事既失體必至售奸願
皇上慎防之也夫越訴律所亟禁也而今聲冤何以異窩
訪尤律所重誅也而今密奏何以異二者總傷治體而治
幽之禍不止滋煩或謂道路卽有傳聞微茫無可質對訟
言於庭且被妄言之名然天下事固有情可得於傳聞而
狀不可明指人臣處此與其避忌不發貽養奸之禍於天
下不若先爲點破任妄言之禍於一身何也造端於密者
喜暗而畏明一經點破心不無驚謀不無阻則一人被妄

言之罪而使朝廷銷暗竊之奸固甘之若飴也臣義激憂切言無避忌伏乞皇上勿好小察務持大體永塞告密之門以杜暗竊之漸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太倉釐弊疏代

爲太倉釐弊法當尋根愆乞聖明立止報羨以便兌支事臣頃在庫言庫謂收放之法莫善於兌支非獨爲卽收爲放簡易直截也錢糧一經出入便有難白之心跡惟兌支則不求白而自白然從前兌鑰固多賢豪豈其智不出此特礙於報羨耳報羨起於近年卽滿差不過二萬而就事

論理羨何自出哉入不重出不輕能有羨乎旣使報羨是明使重入而輕出也據其初意豈不謂入卽略重解官那敢稱多出卽略輕委官那敢嫌少積少成多於國亦有利焉然出入之際惟一無輕重則已旣有輕重何所限制且報羨是死數積羨是活法法而活用賢者之所嘔心以冀少裨於國不肖之所借手以圖厚利於己者也不獨兌庫者之借爲利也利之所在眾目所射誰肯讓其獨肥飽遺犒賞陋規種種誰非爲太倉有羨哉兌庫者亦何樂身受不潔之名而供眾人瓜分之實忍氣耐心孰非爲太倉積

羨哉而積羨起於報羨則羨之一言貪夫之所借手卽陋規之所託根也今人誰不知陋規之爲陋哉以筦庫一人之陋而起眾人之陋然其實以朝廷索羨之陋而起筦庫之陋明言入不重而實重明言出不輕而實輕心口相抵面目強施以此爲國家積羨已非公平正大之體以此爲貓鼠偕眠遂成極重不返之勢朝廷所得能有幾何而使到庫之金爲在原之兔哉故太倉陋規爲有志者之所羞而太倉報羨爲有志者之所苦報羨之令不更則兌支無可行之理爲國者旣使人有不公之出入而望其有易白之心跡勢必不能筦庫者旣有不易白之心跡而望其有不隨俗之作用勢又不能監督臣馮世熙受事方新飲冰自喜欲舉從前陋習一舉掃除以副皇上振刷至意而報羨不止則出入終不清楚何繇使兩袖清風消耽耽者之責望哉便私者每起因公利國者最忌見小懇乞聖明察弊有根因利有大小勅令計臣罷除報羨則太倉從此一清所得甯止二萬也國計幸甚庫規幸甚

比例乞優卹疏

代潘光宸

爲恭逢聖主當陽臣父忠魂未慰謹比例披陳以祈聖鑒

以彰公道事竊惟人臣仗節死義固本性生國家彰往詔
來全操激勸至軒輊隆殺之際尤斟酌鼓舞之資臣父開
原道僉事潘宗顏戰歿於陣卹廕及臣自愧愚柔無能補
先臣未了之事以酬國恩夫復何言而有不能已於一鳴
者臣父之忠義苦未盡明於天下也追惟往事四路出師
各有監軍而實以身監馬林軍者獨臣父也李如柏一路
大將監軍俱未見敵劉綎杜松兩路監軍未行大將死之
馬林一路則望風而逃者大將陷陣而死者監軍也馬林
當日臨陣之逃豈可以後日開原失守之死同冒死事之
名卽劉杜之死誠烈烈男子然起家戰陣成師以出原無
生還之望監軍文臣耳衝鋒陷陣非其責也况大將旣奔
全軍盡潰進明知其無濟退猶足以圖存而臣父竟死之
則其義槩視劉杜爲尤烈卽河西師潰劉渠死之亦可雁
行劉杜羞稱馬林而皆不足以加臣父此公論也自有遼
事監軍戰歿止有臣父一人遼陽再陷而後有張銓之死
高邦佐何廷魁之死三臣貞心正氣咸足寒□膽而壯國
威然坐守孤城非挺身於出塞徘徊官署非碎首於臨戎
從容引義完軀全名非有血可濺無屍可褻之慘則臣父

義概視張銓等爲尤烈亦公論也夫同一死事城陷而死
與陣陷而死似當有分卽同一陷陣而文臣陷陣與武臣
陷陣又當有分今張銓之子道濬與劉渠之子應捷俱廕
錦衣衛指揮而臣止廕一百戶臣不足言有辱臣父死事
同而卹廕異使臣終不得與張道濬劉應捷同一廕階是
明抑臣父於張銓之下謂戰陣爲不必臨明抑臣父於劉
渠之下謂文臣爲不必死也何以勸忠義乎恭逢聖明御
極隱奸必除幽忠必闡臣父以最明白最慘烈之事而位
置於若明若未明之間實臣之不肖無能開發致國典之
過佚不可以爲人子又何以爲人臣懇乞皇上勅下該部
從公酌議比照張道濬劉應捷例以示優異慰忠魂於旣
往激臣節於將來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舉邊才疏 代具未上

爲邊報方急廟算宜周懇乞聖明急用已有明效之邊才
以襄兵政事竊惟遼疆未復薊警更迫臣謬典兵戎冀可
分君父之憂敢愛頂踵惟是兵事原未易言號伯求助急
需同志之人問途已經見有補天之手臣知而不言是謂
蔽賢且當邊患剝膚之時見有真正安邊之人而不得其

用是謂負國其人爲誰則原任閣臣孫承宗是也何以知其爲安邊之人於其任遼事知之蓋遼當振武潰經撫逃廣甯陷甯前焚而遼亡矣焚燬一山海關爲限人心震搖一日數驚爭思南徙誰敢東向王在晉於八里鋪築長城是明棄全遼非吾有也承宗以閣臣閭闔罷八里鋪之工而爲恢復甯前之計君父爲重情面爲輕易王在晉而以身代之其慷慨擔當忠於爲國若此督師四載集遼民築城堡教火器練車營身先將士與同甘苦感發忠義人人用命恢復甯前錦右四百餘里其勞績如此承宗未至關

時東□在十三山殺人西□在八里鋪駐牧承宗到關後東□退歸河東終其任未敢過河西西□奉約束唯謹未敢闖入其威望如此卽其去任未幾甯錦戰守折□□長勝之威奪□□襲仇之氣而城是誰所築火器誰所教將吏誰所用耶其遺功又如此且承宗未到前王在晉請築八里鋪重城之費百萬王象乾請款□之賞百二萬承宗至而請罷重城省九十七萬再請款費必不可多王象乾爲縮至三十餘萬其省費如此而成功又如此有才如此爲魏忠賢所忌大用未竟政天留以佐皇上之中興矧生

才實難籌邊未易□騎充斥豈承宗穩卧時耶任事之人
不易得談兵之口難盡信其有明效大驗不待揣摩者莫
如承宗皇上試召見其人儻有當聖心使出其已效之方
展其未竟之用或入而贊廟謨或出而籌邊計臣得咨其
籌策以佐勛勦虎略自爾奮揚狼煙無不淨掃矣

告病疏

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臣鹿善繼謹奏患病實深
懇恩放歸以便調理以免曠官事臣以散材誤蒙聖恩起
自廢籍濫列清秩誓捐頂踵以圖報稱於萬一詎意葵霍
之誠雖篤蒲柳之質易衰舊有積痰每爲舉發至今春而
遂劇頭目眩暈手足拘急且不能趨朝參又何遑問職業
惟是時當戒嚴恥言請告偃卧私寓涉月逾時臣同鄉同
官所共見者夫當戒嚴之時無病而謬言病謂之避難固
非忠臣之所以事君嫌避難之跡有病而不言病謂之貪
榮亦非志士之所以自處頃見諸臣中有以眞病請告者
俱蒙皇上允放則疾病人所時有聖明固曲體之矣臣之
立身頗有本末素不避難亦不貪榮謹以眞病實情自列
于君父之前伏乞聖明俯允回籍以便調理儻得靜依藥

裏未棄餘生當隨山夫野老共歌聖化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奉聖旨鹿善繼素著清勤起用未久何得輒以病請著卽出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

告病再疏

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臣鹿善繼謹奏爲病人不愈再懇聖恩俯允回籍以便調理事該臣前疏爲患病實深懇恩放歸以便調理以免曠官事奉聖旨鹿善繼素著清勤起用未久何得率爾以病請著卽出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念凡生聖世孰不願依日月之光而臣自廢籍起列清秩凡受主恩孰不思效犬馬之報而臣以末品謬承溫綸病苟可調何敢再請詎意盼愈日急奏效轉遲雖回餘生於垂危之後幸視息之猶存而治已病於沉痾之餘非刻期之可起病中苦狀未敢褻陳總之頭目之眩暈猶前手足之拘急未減卽聖明不欲廢臣冀收洩勃之用而臣衛生無術自成廢人矣且苦久病不能任官復念曠官還能增病蓋自夏初奉旨入秋不愈卽擬再請而顧戀深恩幾幸旦暮之愈在再至今病未全瘳祇成曠職身猶半廢徒重負恩每一念

至無可自容伏乞聖恩察臣病苦實情准臣回籍調理身
既去官病或脫體儻餘生之邕遂總聖德之昭蘇臣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

請諡揭

爲勁直孤忠幽光未闡懇賜公評以彰大典以維世風事
職祖入徵繇萬厯庚辰科進士初任河南息縣知縣丁內
艱服闋補山西襄垣縣知縣聘爲本省同考試官秩滿擢
陝西道監察御史丁外艱服闋補江西道巡按蘇松等處
差滿回掌道事以直言忤神宗皇帝意謫澤州判家食十

二年卒熹宗皇帝登極追旌諫請諸臣奉詔贈光祿寺少
卿其直節在朝廷政誓在去思懿行在鄉評且生蒙神祖
優容沒蒙熹宗褒贈職何敢一字自諛其先別有希冀惟
易名大典聖政方新而前徽閣沒弗徵鴻恩職所爲撫心
靡甯也伏念職祖儀質端凝風性峻潔平生言笑不苟自
爲諸生隱然有公輔之器令息僅六月時值均田之令部
使者屬各署三壤職祖憐息田之瘠盡以平報部使者批
駁至四五至面加譴讓職祖歎曰是紆民乃感民乎持初
議益堅以得無加賦然不敢枉要民譽息田故額二萬八

千頃以履畝占隱畢出溢四千餘頃則盡以見賦通攤之
而田乃大均其令襄垣值荒旱凡賑貸煮粥皆躬爲親督
不以委胥吏祁寒作皮袴衣之民皆爲感泣襄故瘠又連
歲祲民多流徙令不時報則以逋賦責存者職祖爲按籍
除懸額七百戶吏白損戶爲令殿職祖曰人以僞增我以
實減何不可居民蘇而流亡爲之復業至以惠利便民爲
績以平賦息訟爲本務及加意於興學廣教則兩邑之政
如一而按息士則首黃職方杰等按襄士則首王侍御基
洪王稽勲雲龍等分校省士則首蒲州大學士韓公等士
論雅以人倫藻鑑歸之息人以均田釐賦諸惠政爲樹碑
頌其事而襄垣人爲立祠尸祝皆去後不及知卽知亦不
能論止之者初入臺班首言民生凋敝繇守令不職而吏
治無所風勵則以撫按舉案失實俾藩臬之不類得參其
間請申飭吏部以釐其弊會歲旱詔百官脩省上言省聖
躬禁酷吏恤民隱三事上嘉納之時朝鮮創倭有經略使
被劾還籍駐都城外以倭圖倭器進者職祖疏斥其異悞
觀望宜投四夷以禦魍魎乃倉皇去尋奉命按蘇松等郡
條議息刁訟以安民生慎獄獄以重民命禁火化以厚民

俗凡十六事下諸屬督行之而躬以廉重自將去奢泰杜
請謁三吳華競之習幾爲之變又疏言吳地瀕江海太倉
有兵使海上可無虞而劇盜出沒鹽徒充斥沿江重地宜
莫如江陰請以督糧水利一道駐蘇者移劄江陰有旨報
可今著爲令諸所爲地方深計類是以至霖雨災則有賜
寬恤以培國本疏訊迫餉缺則有念重地恤民艱消隱患
疏地震則有目擊民艱乞止逋負疏袍價缺少則有那借
錢糧不忍加派疏前後凡數十上皆軍國民生大計方是
時上以司馬曹軍政事移怒南北臺省斥五十餘人馬侍

御經綸以爲言鑄職爲民聖怒方不可測仍嚴諭以閉來
者職祖適還朝謂是不言無可言者乃上疏申救大略謂
考察不當斥及兵科足矣并各科斥之又竝各掌道御史
斥之何爲者也謂其不言聞多敢言者謂其目擊時事不
言又多奉差在外者皇上以不言者爲罪之名而以言者
爲罪之實是名以不言之罪罪今日而實以言之罪罪往
日耳何以服諸臣之心而服天下後世臣如不言甯獨有
愧言者其愧去者亦遠矣激切凡數百言上益怒譴判澤
州此職祖歷官之大略也若夫清白自矢爲邑令常祿外

纖毫歸公帑按吳得代餘公費千五百金移各屬抵額賦
既歸里橐裝蕭然杜門謝客理先疇自給教子弟讀書絕
不及公府事則至性自甘非力爲修飾者諸上官疏薦無
慮十數銓部以召還請不得則請量移最後有榮澤之擢
而職祖病已劇矣彌留語諸子曰官下牖下生死皆主恩
迄逝精爽不少亂蓋生平定力頗自了徹以至家行修備
孝友天成拜綸命以不迨母氏爲憾語及輒涕泗不自勝
事先封公盡志物之養喪葬誠信歲時哀慕不衰室無旁
媵門無狎友居恒言吾所爲不必人知亦不必求人知者
然而人自無不知者熹皇初總憲鄒公南阜建議太宰張
公誠宇覆疏得贈今官雖其用不盡究而蓋棺論定益可
以知職祖矣今諡典集議職何敢私避以遏先德謹陳崖
略恭候大君子公評維風勵俗惟台衡力賜主持篤緇衣
之惠而錫華袞之榮職世世皆戴明德矣

議沐麻連關文

督理糧堂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鹿爲清浮賞裨
公用以裕國儲事准本寺卿劉關文督放白糧月餘以來
每閭各倉見多圯壞地每有當換之板上每無夾隴之灰

浸淫汨爛長此安窮甚且存已滾而塗之以疎泥壁將傾而支之以累木尤非計也進署官而計之小壞者當小修大壞者當大修必兼創以爲因庶一勞而永逸特苦無可動之銀將盡失可仍之貫乃有持簿而領麻連者因究此項未載典章巡視查刷之書辦爲大端而各門太監與本寺書役亦分其餘一年通共賞麻連二萬七千八百二十條夫此物一條准一分二釐之價則此三百三十三兩八錢四分之金奈何不以供倉中之經費而徒爲各役之瓜分也使爲各役工食正數猶可言也而細查舊規原出額外故名爲賞賞以待有功何功可賞乎其最可執以爲名者莫如查刷察院每月呈進御覽會極門太監舊例給大庫公禮銀二錢其後書辦不請給銀而改求麻連每月二百條若爲庫中省三錢而不覺其爲倉中耗十倍矣公家之物似當先儘公家之用今按倉廩每歲之修蓋倉牆不時之崩砌所需工料總費金錢卽科院每年臨倉收糧備辦酒飯以及修整硃匣火具置買桌衣椅墊併修斛買掀巡邏倉夫各買皮襖何項不需金錢何不以麻連充此費名正而體得乎惟是事久而情慣則割愛難且地近而口

奉常草 卷一
多則叢謗易然倉中實有必需之費不及今借箸終無從
出之原額外實有不必市之恩不自己任怨終無停止之
日擬從今日盡以麻連作倉中一切經費卽歲有贏餘併
貯大庫以待正項支銷意圖節緩以佐急且思積少以成
多人之體國誰不如我既陳一得願質同心爲此合關前
去煩爲查酌施行

正堂劉批所議汰麻連之濫賞備修理之正用仰見節
淨崇實不辭嫌怨卽今已具疏請旨行矣

議處土米關文

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鹿爲糧務方殷足疾增劇
乞改委以便調攝併陳修倉始末以備查核事頃承委任
督放白糧已及兩月原有賤恙因勞增劇見今舉步階除
必須扶掖烏能出入衙門供唱籌之役乎放舊收新總難
効力相應別委庶不悞事使病軀一意調理儻獲痊愈補
過有期而行過事體有不容不再陳者原因天字倉之已
壞張北倉之將傾而議修倉因經費之無從出而議裁麻
連之賞明知久據之物驟奪實難在旁之人尋端更易然
苟利公家何辭私怨已蒙台允請旨施行復因將領之張

北不可不急修其中散堆土米不可不急盤眼同署官窮
日之力盤入空倉而已折之數不可不開銷僅存之質不
可不變賣命署官呈請俱蒙批准今土米之變賣有待而
麻連之濫賞已革一向工作總費此項但麻連之在倉旋
放旋有不得以未放之米預算麻連鋪家之納價旋辦旋
交不能以煞總之數整交大庫而收糧之期已迫修倉之
工難緩雇工買料隨到隨使日猶不足不能待下庫之日
徐爲呈詳昨因金盡遂致工停不能強傭人以預做之工
只得強鋪家以預做之價今修理粗完多支過鋪家金錢
尙待放米之日補與麻連安得於動工之時有可交庫有
可呈詳者哉是物也久沿充私家之賞相率無言一改充
公家之用偏覺有弊然既欲收木屑竹頭之用只得冒瓜
田李下之疑若一一迴避將以掣肘而悞工程卽一分
說亦以饒舌而生枝節故專命署官一面做去工完之日
總爲銷算細冊具在一聽磨對而款款之愚猶未已也盤
過土米雖有變賣之議而估計無期恐仍停閣今皆嫌賤
售不肯擔終必并賤價不可得回首決策盤糧之日糧將
盡而牆忽傾蹶如聞雷甯直失箸適值倉脚退食之頃幸

免傷人乃徐問米而亦危矣顧署官而相慰共謂癡兒屬
有天幸則此八百三十五石之土米乃冒嫌冒險以出求
佐公家之用者不可仍舊放下終歸無用也身雖病廢附
盡愚忠煩爲查酌施行

遼餉召商議

遼局未結所需本色米豆尙無停止之日而其法莫善於
召商莫不善於派州縣何以言之米豆估價槩溢時值未
嘗無利也召商則明年應運之米豆買於今年成熟之時
且於大熟之地利中有利矣卽自買自運而總計猶自多

息故爭先爲之每至納時價已盡而米豆猶有餘者勢也
一變而爲派州縣當年運當年始買旣不及時又不論地
其價視初估甯直無利乎且召買則吾祇藉手於商商與
民交有利無害派買則藉手於官官與民交尙可問乎宋
之新法孰非民間行之兩利者而安石遂以病天下則官
與民交故也原其變法自米豆之浥爛始彼時上納旣多
價不勝收官未曾明諭各商使得自糴商亦利於無明諭
而囤積以供後運苦蓋復疏壞于積雨商瘞其貲本號泣
求收遂揀未甚者充運而一入海艘蒸鬱更甚及抵關門

領者却步疾呼遂至上聞津門不勝訶責曰商實悞我盡
改而派之畿縣責成有司金無他虞分派諸縣眾擎易舉
豈不自謂無弊哉然天下無無弊之法惟察其弊之何所
底而較其可救不可救之情召買之弊在有餘而有餘豈
真弊哉財得財然後相生比於長袖之善舞當上納有餘
政可乘之以爲用不則諭使自糶勿令囤積又不則密其
苦蓋勿致浥爛既浥爛矣惟有割小以圖大耳不此之圖
以姑息悞國事因噎廢食改爲派買夫派買之弊雖聖人
不能救也弊有在法內者有在法外者何謂法內畿南諸

郡至津門遠者千里鍾致一石惟陸運爲甚昔熊經略主
陸運順永兩府俱至因絕得麻城李公開北海之道而民
以不勞今使千里爲運是畿南又爲順永也此弊在法之
內而非有司之過也若夫法外之弊不可更僕數矣有派
於地畝而絕不與價有名抵條鞭而十不得二三有派之
富戶既不與價復責其運有派之地畝而運以富戶富戶
旣同眾加徵又偏運而費車牛有以初出賤估徵於民而
以異日之高估銷算於上尤可異者漕斛之不可語於私
斛亦明矣照私斛以爲派而照漕斛以爲輸至於輸以富

戶則收者愈加刁阻卽押以農民省祭而路費仍派民間
派之地土株累必餘二三派之富戶求脫更張賄賂此又
非通行之弊哉使其行之如初議之法價先運到官趁初
熟而釋則雖雇車騾爲運而費尙省無奈價至每必後時
有司得執以爲口爭價于上時獲漸增今所估之價較召
商時益之又益矣而祇利有司不及於民也屬小民而實
侵公帑數年之內筋疲髓竭千里不甯豈不痛哉總之惟
官與民交故至是其弊在人而其所以弊在法聖王惟念
賢者常少故立法之意必極周詳法善則小人無以肆其
奸法弊則君子亦難行其志如近日新安新城獨能使民
不知買運之苦非所稱治人哉而欲使人人爲新安新城
雖堯舜不能然則何以救之曰無他一復召商之舊而已
如崇禎元年徐克問豆不過二錢五分而一石有八斗之
贏則雖三錢一石商猶趨赴而畿內豆獨不登卽初熟亦
值六七錢官與七錢而有司尙以爲辭此于國省乎費乎
而况復屬民也遼餉天下所同加也而徵兵運器畿縣爲
傳遞之鄰已稱偏苦復有米豆之派買是重加重派也制
法者亦何嚮於畿民而自廢良法以滋不可救之弊乎哉

城守議

京兵素未見□列營城外恐以遺敵根本重地先以守爲主而擺兵城上每垛用幾人當計也大礮小礮火藥鉛子應用幾何當計也□臨遠近施放火器用何號令當計也施放之法如何措置纔可傷□而免自傷當計也守城者何以不寒何以不飢何以不疲勞而樂爲用當計也火器何以更番裝放何以不忙藥線何以善藏當計也此在城上者也而城下何以供應使有序而不窮城中何以彈壓使安靜而不亂皆當計也馬作何喂養兵作何挑選如何屯扎以銷內憂如何摩厲以備出奇皆當計也城上城下城中一體安靜嚴禁詭言專聽號令喧嘩者軍法從事則人心專人力齊守無不固戰在其中矣而所稱號令要出於一多指亂視軍所大忌也貴近耳目之臣各有忠義之心祇可幫助力量不可分撓事權守禦之事一責之兵號令之權一責之將天下事各尋在行人做之聽其指授一切建異議創新題者皆當報罷而後事可爲也語云要行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今豈無其人乎目前紛紛議戰則列營於城外議守則置馬於城上枵腹之兵挾不習之器立

風雪中而不爲之所且東那西移勞擾無定待此守禦可
爲寒心彼京將實未諳此邊將之待用者不可問乎己已
之變出石亨楊洪於獄使總京兵庚戌之變宥邊將徐仁
戴綸使之立功此國朝故事也今無罪之馬世龍不可做
此例出之使一調度乎

答友人問

生才實難知人未易大老人望昭然共知者不待言而亦
有似共知實共不知者則高陽是也嘗讀識時務在俊傑
之語而想見其人從高陽四載見其當國是紛紜邊計錯
亂之時數語持法紀而國是定一出決恢復而邊計定每
臨大計當下便有規模施行便有次第初觀之似落落難
合而竟底於成然後信時務不易識俊傑自有真也至其
擔莫大之任處至危之地冒不測之險歷不堪之苦每於
極衝鋒處安居人謂其天生有膽每以極惡草物自奉人
謂其天生好儉而人情不甚相遠何獨好危難而甘澹薄
則致身一念可對天知耳惟無一念不爲國遂無一日知
有身膽從此生苦從此受而凡有血氣孰不感發倡勇敢
之氣而動忠義之心於是焉在此段境界認國事太真去

俗情太遠除蕭蕭老書記以熱腸冷眼相賞相慰於經營
慘澹之餘世人不知理無足怪所可怪者併其顯然可見
之功而亦抹煞則不成其爲世道耳高陽未督師前西□
在八里鋪下帳東□在十三山殺人關外無尺地一民爲
我有高陽督師四載重開草昧奄有甯前以及錦石東□
棄廣甯退守河東西□受約束唯謹此昭昭耳目不待推
勘者故有功無功兩言而決以高陽到後爲無功試想高
陽未到前原有多少遼東以高陽在事時爲無功再看高
陽旣歸後添了多少遼東且高陽在事□何退守高陽方
歸□何邇來卽甯錦戰守折□□長勝之鋒奪□□尋仇
之氣飲水思源城是誰所修火器誰所教道將是誰所用
豈不明明具在而乃高陽以前偏無罪高陽以後偏有功
獨高陽爲有罪無功之人豈不大失事理之平令英雄短
氣耶高陽不自言功爲志未竟也而世遂沒其功趙營平
之言曰兵事當爲後法若此者何以法哉尤可怪者高陽
督師爲不扶同八里鋪築城之議也君父之安危重遂朋
友之情面輕而掩高陽之功反誣以壞遼者卽出於八里
鋪築城之人非天子神聖幾不能免情面之不易破至是

奉常草
卷一
令有心爲國者何以措手哉

鹿忠節公認眞草第十五種

明范陽鹿善繼伯順著

奉常草

同難錄序

今上御極手殲大憝九鼎晏然因追贈慘死諸臣恩命煌煌已復俞部司呈請不盡待諸孤陳乞槩照贈銜給與三代誥命蓋曠典也諸孤以爲吾儕望恩原不在廕敘但祈有以光先世爲先人了人子事耳至是而聖明所以卹忠與地下之因忠以盡孝者罔有弗竟矣遂各述先人受禍

受恩始末名同難錄蓋以志其感恩亦自訂後期也梓成
徵弁語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瑾時所未有天子聖
明不難創行前所未經有之典以當之自有此命令人曉
然爲臣盡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旣以慰
死兼以勸生或謂有待慰之魂則死者之忠亦僞有待勸
之意則生者之忠不純以報持論得無令死者不服生者
不受乎嗟嗟論不期高期於中情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
爲忠臣者必生旣備受荼毒死復備受蕭條天日空慘邱
隴無光而後爲盡已忠而後爲朝廷之所以成人忠則忠
義一路祇爲蓬粉髮膚寂寞祖父之具此又與於不忠之
甚者也夫忠義固出天性其萌甚微利害當前立喪所守
況生死乎所以嗟之使動養之使長全在君天下者故曰
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然不經喪之者之毒深無以見
養之者之功大前此善惡倒宇宙晦縉紳喪節亘古所無
豈人性固然亦竊君權者之刑賞實能喪之日月幾何至
今上而人復知善之不可泯惡之不可爲也亦豈人能遽
復其性則今上之刑賞實養之耳刑以報惡賞以報善報
之一言持論不高舍此無以養天下而皇上神聖其用意

深遠每非臣下所能窺萬一如言及逆黨人孰不恨之罽之欲食其肉未幾而漸平矣言及諸忠人孰不憐之痛之至於下淚未幾而亦漸平矣漸平漸忘且託於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之說而復厚誣吾君於逆案欲從寬於喪忠欲從嚴也至欽定逆案稟焉天討而三代誥命之給卽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爲衆滑不以久倦且不因煩生厭也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者畢竟不利也耶余案是錄譌諸孤而與謀皇上既有以報諸臣諸孤能不爲先人報皇上是時相期誰謂不切所貴者母以久而亦平也今而後竝期自勵無墮家聲乃卽所以報君恩爲諸臣請誥命者係封司徐君主稿於例爲破格於事爲變體初亦虞上慎重而竟不難得蓋徐實善體上意也余因序斯錄而并紀徐之憐痛未平如此

送李玄素提督操江序

玄素奉命操江行有日矣習知玄素者謂無不可爲事也習知操江者又謂無可爲人也卽拜命之日人皆爲彈冠而玄素獨扼腕若果不可爲者夫以陵京重地特設重臣於江上操利兵而誰何祖宗深意在焉乃相因至今所稱

水犀之甲萬有五千者僅存三之一而餘皇三百且不能
十之二六千脆卒駕四十戰艦分布於千五百之江面落
落不能如晨星而不許巡江之議復起黜巡而言操是兵
可不論地而稱生勝爲不知兵者之言也天下事未壞可
爲旣壞不可爲小壞猶可爲大壞遂不可爲無惑乎玄素
之扼腕也然余於此下一轉語曰天下事未壞不必爲小
壞不可爲可爲者獨大壞耳何也事明與時衍而暗爲時
移一日不覺卽一日苟沿然其猶有可沿卽其壞之未盡
據未盡壞之文具塗飾眉目儘可偷安視陰委不可知之
禍於一日不可知之人故曰不可爲也嘗聞刻畫苟沿之
病者其漸移暗轉令人筋骨幾化爲木石而不自覺若中
蠱卽心若有覺而呼吸之地已爲所制心可得知而聲不
能出若中魘蠱人魘人者其狡若猱食人之髓而人以爲
搔其癢髓不枯癢不止受蠱受魘者其昏若偃骨血已碎
於異物而神魂迷惘甘爲前驅有此四者不底於大壞其
勢不止惟壞者旣大壞沿者無可沿容蠱受魘之地俱空
招猱使偃之緣齊斷而其時又必有交發之難端蓋國家
不能百年無事氣運每以多難興邦事變交迫斯英雄措

手時耳玄素之先盱山君嘗三任操江爲肅皇倚重讀其制詞曰整飾戰船操習水戰淺夷至今且無戰船於何整飭且無水卒於何操習向之操江以捕鹽盜今日閩賊志未可量廟堂之處分又未敢深言賊之卒若虎舟若龍數倍於我揚舠乘便則操江之原以壯根本者且急而爲禦門庭從前所稱不可知之禍今卽其時所稱不可知之人君非卽其人哉君卽欲沿而無可沿又事變之迫不容沿此政蠱窮屢解猱飽俛醒之時天下乃可爲也而爲之者幸值玄素逢玄素者不辨其爲勲貴居恒脫去賦習一編

之外時仿懸蠅習之者所以謂無不可爲事也君故曹國裔孫高皇帝見舅如見孃一語卽山陬海隅無不借以芬齒而余復從玄素得覩高皇帝手勅時稱乳名卽二百六十年精神淋漓如昨日事故語臣節者必曰報國而玄素之於國卽其家以爲國事則猶可諉之人以爲家事則無論可爲不可爲無不爲之理况事理事勢相乘相薄必至不可爲而後可爲歟或以爲國家事權不專屬一人卽操江之使烏能自行一事君卽欲修復執掌而轉關之處揶揄易生唇焦肝沸誰其聽之余則曰有是言也不聞求牧

奉常寺 卷下 五
與芻而不得一段公案在乎從前無以職掌爭者其志可知也爲國事則萬五千之水犀三百之餘皇關一恐不足以濟緩急若志不爲國則諺有之曰管三人不淡食况水犀六千餘皇四十乎爲國自爲兩言而決玄素不難爲知罪之孔距心寥廓宇宙豈遂無爲王誦之之子輿出其間哉是在玄素矣是在玄素矣余因允諧以識玄素暨超之中涵數君皆雅相期許以無負聖天子中興之運故於其行不能作泛談而直致若此

賈中園君二難得傳序

中園陳君名其伯子曰麟趾仲曰麟定蓋取繩武麟臺公之義丁卯春與楊漢儀挈二子問業於江村易麟趾曰公趾麟定曰公定爲家兒名也二子受漢儀業有年章旣斐然而復以經非專門任伯子就杜君異仲子就家兒漢儀復不難率以進退家兒與君異亦不能顧嫌以辭於漢儀則中園君之肝膽原使人不忍負苟可玉二子於成功不問自誰出也匪直此也余以衰病捲甲歸來視舊業如隔世事而於二子攻苦之餘每從旁插入若欲各濟其師說之所未詳者雖以兒之徒與徒之徒莫非吾徒而其實亦

激於中國君託子之誼此啓心與弟若姪之所目擊而心
識者也中國君穎慧絕世以病廢業復承伯父廕偃蹇金
吾不自逞志每語及麟臺公輒瞠視二子謂而不能紹大
父箕裘吾不願以爲子二子俱負異姿受父命聽師說業
日奇進余每爲韻語翼之竹籬菊徑燈影書聲再見古人
買笈之義而是時瑞禍灼天凡屬善類處禍至之無日中
園君一日謂余學書不成此生不得爲盡興事大可恨復
以輕掠虎鬚日憂巢卵夢夢之天可問耶余解之曰以君
之驚棲自問爲誰則先是人而居是任且久於其任者陰

扶國本密護善類神廟數十年中外享安靖之福爲誰所
從受廕之人而天薄報之且麟臺公旣登萬里橋而祗脫
一氊地未竟之緒當集於君而君之名位復不稱志氣則
造物報功報德之權偏於君家而爽則不必論若猶未也
不發之諸子而屬之誰中國君聆此亦爲解顏而事未到
手尙屬虛揣今年二子就試余已入都君以試義走使質
余余謂伯子不失前列仲子定作冠軍已而報至曰果然
夫文卽有定價而五色成迷非古人所歎乎或謂余評當
場之文字爲不爽而實曩論前人之功德者尤文字之所

以乞靈也夫以中園君平日望子之切而翩翩雙鳳領袖羣英且復聞報馬如風賀客如雲之時婢從屏後喁喁稱懷娠者又得雄也吉祥善事駢集一時座客不患脾溼主人豈復吝酒哉余在三百里外君卽吝酒無從見之然人情過則歸人功則歸己無功則思攘功難攘亦求分功而總之出於望報二子各有師其師各當居功各當受報余雖無功而不敢攘請分之分功則分報而報無定體各視其所乏余忝符司日食大官別無所乏惟好客之性難移而長安苦無佳釀君家自矜釀法獨步金臺當以百瓶賜我當爲公洗客酒之名非謬也啓心暨若弟若姪試以余言質於若叔當作噴飯爲賀筵樵一景色至於二子吐鳳之才與異日釣鼈之事二子自辦之不必言如以二子之才止做富貴利達一路而無志於向上工夫則有曩日江干之塵尾在不待今日言

賀瑞徵朱君游泮序

余里居從孫啓泰交王紫垣紫垣儒而俠者也於其坐逢朱瑞徵與語說之蓋名醫之子而業儒者也余說其了了而聞其不得志於里選則以貧故夫寒士之不能與豪家

爭進取古今同患矧在輦轂可患尤甚及余入司璽政里
選時瑞徵憶往事而有難色蓋昔年試牘京兆面許之而
榜不列入質其故復無辭惟以他目困之又不能困其筆
而祇抑其名每一念及輒有家筆焚書之意余解之曰世
有運人有數兩相穿插以成變化彼一時也舉世混濁其
氣輦轂先受之此一時也舉世清明其氣亦輦轂先受而
其大端又先見於文事瑞徵貧士然貧於貲不貧於腹宮
商角徵固啖蘆者齒間之韻以余所聞今之衡文者其品
格識度政瑞徵一輩人吐氣時耳瑞徵遭抑久卽心喜余
言而慮未必然乃京兆魏君類以達於督學霍君瑞徵俱
在高列且都下盛傳此番寒士得志爲十年僅見也余言
固奇於射覆哉而余因屢中又復多言嘗謂瑞徵所就當
不小都人士毋相驚也蓋瑞徵所遭之窮奇窮也其伶仃
孤苦飄泊棲遲每於有意無言之際令人難遣而瑞徵茫
茫自適全無憊色抽思雲起把筆風生所謂窮且益堅者
斯人之徒與余席祖父業不識窮而每羨此字設身以處
冀得其味之近似以自明其志眼中所見身嘗其味而不
變塞者孫啓泰一人而今又以望瑞徵矣固窮之旨得送

窮文而大咆下上古此字實不負人而非數之所遭亦
誰樂自卽其境者人窮以數而數極則返不慮瑞徵之不
通特到通時毋猶夫人之通乃稱得窮鬼力爾輦轂下毋
論能窮者鮮其人能通者誰哉瑞徵父爲痰火藥王而彌
留之語必欲其子以儒術顯瑞徵每言之而沾襟然從來
名醫皆名儒爲之卽近世證治準繩亦出金壇太史之手
以瑞徵之才之志何難使九京含笑於五雲映殿之時而
後以太乙餘黎再照內經滙九流於一貫也紫垣固知其
內弟之深者亦以余爲知言

景逸先生像贊

莫謂象非眞先生之神原在象外莫謂象無言先生之意
原在言外且非卽非離何內何外卽外而鬚眉更外而衣
帶而冥吾神以爲盤礴引吾意以爲刻畫則先生之辨賢
奸如著蔡持是非忘利害了死生無芥蒂孰不以爲撐柱
兩間震耀百代然總於此粗而不足按之鬚眉離而不相
屬之衣帶而無不一二具在嗚呼是東林嫡派洙泗正脈
子高子之眞任憑弔者之下拜

與考功司公書

同徐斗南張重光

隴州知州劉昌胤既陞南京錦衣衛經歷胡撫有疏追論其變法徵糧大爲民害中間開款多後官事明謂或由州官之徵斂或繇衙役之侵收雖云因陋襲訛實繇變亂成規則劉昌胤有不得辭其責者蓋事皆三月至六月事昌胤之離任已數月矣後官卽鮮幹材致滋多弊何與前人而追論之卽聖人作法能使後世之無弊耶何以服天下也且其所稱變亂成規更有可駭異者疏云隴州每里原設收頭劉知州增設義民與皮鞭一條下鄉打糧民畏威完納夫糧之完不完非細事也皮鞭而可完又何尤焉卽稱畏威亦何必併此威而無之而隴州完糧實未試蒲鞭也隴糧止完三分舊矣其相沿之法每欲催征則收頭里長共斂民錢以求寬限權在吏書則買吏書權在左右則買左右催一番卽斂一番更雇慣捱比者幾人苦捱兩次卽以爲三分之數原不能增代陳民隱容其拖欠此莫非糧銀而不得爲糧用里書旣恣蠶食官吏且同鼠眠永以拖欠之名予民以空匱之實與國勢已極重而不可返矣劉知州洞悉弊原遂盡除舊法不用衙役而用義民不用刑罰而用勸諭明與說破謂小民雖未完糧實已費錢與

其以錢飽奸人而負拖欠之罪何不以錢完正項而成忠順之民當是時衙門內外無一人敢索小民之錢者但有一錢卽得完一錢之糧人孰無良羣然從義從前止完三分遂突然完九分申解之文蒙上官有空谷足音之褒此功耶罪耶使完糧不爲功變法遂爲罪是不完糧之法爲良法而不可變是錢糧之正數爲虛額而不必完也國家最急莫如財賦邊餉年年壓欠處處脫巾甯遠至於戕撫臣則糧之完不完其所係何如其重有一人焉於久不完之處而能完更於眾不完之中而獨完是當如何獎拔以

爲風勸而乃爲陋規作護法誣功首爲罪魁秦吏尙可爲耶國事尙可爲耶大要劉知州做人做事學古認真不行餽併不謝薦以此取人重亦以此惹人嫌卽完糧一節舊日慣使寬限錢之衙役痛恨以爲斷其喉同時不完糧之庶僚深忌以爲形其短以爲不處若人則寬限錢不得再使九分糧只得常完毀言日至卽胡撫能不墮其雲霧中哉然卽胡撫之言亦曰第念其志在急公才有可用則本心不能全違已見乎辭矣夫當今之時而有急公之志可用之才不破格拔之以救時而於錦經一秩尙爲擲掄此

志士之所以負戟而長歎也惟台臺爲國事惜人才爲官常持公道使志士本色遭賢節而益明終得伸其眉宇爲國家效一臂之用其於世教豈云小補劉知州爲某同里熟知其爲人更爲某舊屬熟睹其當官非敢爲游詞以眩名實也

與賀民部中令

國用不足聖主責成計部者至矣計部思所以副責成之旨當按財用之所以出者大端何在而通爲之計使戶部考成之法與撫按之舉劾銓部之黜陟通爲一體而後州縣之拖欠漸銷軍國之經費漸裕夫人情所趨者權也天下之權外在撫按內在銓部而計部之權輕於飛羽且內之黜陟一憑外之舉劾則銓部原與撫按爲一體獨不一體戶部耳當戶部極輕之時固不能於銓部前與撫按爭權而值國用極乏之時又不能於聖主前使銓臣分罪爲司農者尙不特地立起拿定主意以自爲計者計國乎司農而不自爲計誰肯爲司農計不完糧者銓部旣徑爲陞獨完糧者撫按反明爲劾如陝西胡撫參隴州知州劉昌屑爲其變法徵糧也隴糧從前止完三分劉知州遂完九

分不賞其完糧而尤其變法是明以三分之完爲良法也處一官而阻急公者之心借欠糧者之口從此不完糧者不止秦吏矣朝廷再有何法以裕經費計部再有何策以副責成翁臺有心人也又貴衙門事故敢商之

復耿樸公開府

老兄撫晉自是掛客本色每從京報略聞梗槩卽喜與家君家兒相慰藉且對親友作談柄覺清霜片片在揮塵間也人非麋鹿安能常相聚羣惟有各樹明德以慰離懷如老兄步步向上所稱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弟則躊躇病骨羞點朝班卽被命逾年而纔擬出門卽有戀家之色蓋多病倦遊非敢妄扯三千年公案也今且入長安求了前件徐圖借差歸里耳老兄一札動稱古人弟何敢比龜山康齋兄則不屑做新吾見泉賢橋梓自許爲有髮頭陀而位置愚父子以太邱元方弟讀而笑曰古之人古之人不做乖張紀便做狂簡編輯客生平固如此

答崔小定

密邇僊島沾濡河澗卽僻居引分未敢輕通姓名而迂腸自負以爲不涸清嚴政以報德忽接翰教施恩非望執禮

過恭令人措躬無地且稱引做縣君之語分外掄揚因歎
天下事只論遇合不肖儉父率語於世法爲不情而以此
得雷老父母之採納復併得老父母之品題是可爲不知
者道哉摩娑青玉案若以同調見收諷誦金石聲敢以知
音自附惟是士大夫晚節之難影樣頗多不肖此番再出
凜凜懼矣老父母旣收之知未伏祈時賜提誨使不至潦
倒貽笑蘭籍所蚤夜以禱者也

請同鄉

吉曆九日敬飭館人不慚惡草具陳妄冀春風入坐金臺
星聚莫非同道之朋玉輝光播仍是吾鄉之水鳴鑼而至
擁簪以迎謹啓

請左魏諸公子

青旗取義尙云酒不雷同自首論心自謂交非泛濫問是
何人之子弟竊比授餐思尋先輩之風流敢爲折簡賓從
類聚坐擬合圍

與徐明衡驗封

別來情事從何處說起昨奉謁值兩大老在坐故不敢進
念仁兄此時政忙何敢必於求面惟素忝道義之交有不

容不及時以聞者被難諸賢同膺聖恩而三代諱封周蓼
洲郎君之請已奉俞旨各家子弟事屬一體欲其陳乞自
厥紛然望仁兄總疏題請則一舉而諸家之事完已具公
呈候投臺下緣諸公子住處俱在敝寓前後不時相晤遂
以呈稿來商其情切其理順仁兄仁心義膽必有語未終
而據案起者無待弟饒舌也此事須得仁兄做精神掩映
纔於國典有光而諸賢之目可瞑仁兄不後不先以是時
至造物未爲無意也

答徐明衡

昨午前得仁兄傳來旨意令人平地躍起午餐加倍至夜
喜不寐也今復讀疏稿明剖不待陳乞之理明醒痛快怪
不得俞旨天降也世間眞文字從眞肝膽流出而肝膽者
原人所同然特患在己不眞故不能動人而猥云天下事
不可爲豈不厚誣聖天子與賢宰相哉謹即傳致各公子

復范民部

此事幸藉手年兄較若列眉甯直爲孫老先生洗發且令
爲國家任事者不終受不根之誣豈曰小補疏末二語可
稱寸鐵所稱得意處不須多一二語便破的也

復張石林開府

款段長安未敢於風塵中開眼傀儡中開口獨喜接故人
書不四六不寒溫直道肝膈無異以清冷漿醒頭目也雲
中原是重地而況在此時天幸安排仁兄於此邇讀大疏
痛切明鬯原是近裏著已工夫而人以爲虛恢爭爲款局
左袒彼八十五丈人原特受撫□官銜其主款是衙門本
色特朝廷起丈人於田間使督宣大則卽總督二字戰款
俱在其中奈何單標之曰撫西□戰守和三策操縱在我
無不可用而款不可明以爲題以款爲題則一步動不得

故西事之壞壞於以撫□字入總督官銜中從來無此體
無此理弟於田間見此報卽對親友謂宰相須用讀書人
撫□軍門載在何典固不待近日議論之柄鑒而始知西
事之可憂也旣主於款仁兄在此何用卽滿將軍亦何用
然又不肯放仁兄則此懷良苦耳

復宋文玉

姚太史現聞來述中州相過狀因聞起居姚復稱仁兄聞
中義異彩奇芒半由天姿半繇家學語次告以弟爲老師
手植益驚師弟父子之非偶歎老師包孕鼓盪不可涯際

測也乃老師龍卧方酣而不肖再出仁兄不尤其小草反
重以過情之譽愛而忘其醜耶卽大札所稱老師聞之喜
豈知己如老師而以再出爲弟喜意弟年來經死生患難
之餘必有動忍增益以佐聖天子一割之用而不知其身
經多難精力銷亡矣雖以奉檄逾年不容不一到行且謀
以差歸漸返初服耳

公請左魏諸公子

謹詹初六敬掃金臺奉邀王趾食無異味自附道同我有
嘉賓原期類聚仰惟惠顧無任增榮

餞諸公子

古人重別動稱執手河梁吾輩難分謹擬銜盃海淀故人
酒何似風留虞人期不爲雨阻明晨早赴薄暮可同

答袁自如督師

恢復之議翁臺呼而高陽應恢復之事高陽鼓而翁臺舞
乃甯錦屯防而高陽罷甯錦戰勝而翁臺罷誰實爲之悞
乃公事幸聖人御宇專起卧龍中外臣民慶底績之有期
交相慰也復見大疏爲高陽剖白一洗近歲之陰霾再見
本來之面目凡在簪紳爭爲傳誦翁臺豈阿高陽者哉翁

臺之任卽高陽之任則高陽之案卽翁臺之案高陽之誣
謗明則翁臺之展布易此可爲廟社慶者也

答董鳴廉

於京塵漫漶中接故人書感慨淋漓可歎可涕煙波無限
又重詠知己無多四字更切天涯比鄰之想當令後之修
職方志者奉翁兄與樸公狎主而以蹢躅之鹿爲細稱之
曰職方三友或不多愧歟俚語扇頭聊寫近况得入翁兄
懷袖是時時待芝眉也如曰言詩則吾豈敢

與袁自如

高陽公爲八里鋪長城獲怨于王卨雲此自因翁臺大議
起不待言也卨雲修怨高陽而借馬茅爲題此其心事路
人所知亦不待言也兩人俱當對簿茅以中途患病未到
馬則久繫囹圄屢經審問矣原參項款俱無蹤影而當事
者必欲深入明知其無實跡只要強坐總之卨雲餘毒所
螫朝士墮其雲霧未易驟解耳昨大司寇忽過敝寓問馬
世龍事弟不能作違心語直頭直腦陳馬帥有功無罪之
狀兼述卨雲報怨高陽借手茅馬之詳且謂再創河東奄
有河西實高陽用翁臺之議而馬帥奉以周旋四年間無

一事不從三人手中過今督師公見在軍中何不以馬帥事問之而必據無影之參疏強求硬坐乎司寇云亦爲馬帥屢審欲定其罪又無實蹟已作字問督師公求他實實寫來弟踴躍許之曰如此則事蹟自有卷案功罪自可明白以前之功罪得明則以後之邊事可做非小關繫也司寇意似稍動而未知其字已微視否夫馬帥之事卽高陽事而高陽舊日之事卽翁臺今日之事且高陽與馬帥舊日所行之事又皆翁臺舊日所同功一體之事曩者高陽錢糧事舉國之誣謗得翁臺一疏而立明則今日馬帥事非借翁臺片言誰爲雪其冤者司寇忽發請教之意此天不欲使馬帥終苦覆盆高陽復墮坑塹而使乞靈於補天之手然馬帥在遼四載豈能一一盡得人意則今日乘危下石難保無人持公道以全大體全在翁臺主張耳司寇字或未及茅而回札不妨帶雪數語此自關邊計非直交情也

與倪鴻寶太史

不肖於田間讀大疏恨不卽日見之乃抵都踰時而未獲一晤猶以爲造謁每值公出預約庶可相值方擬約期忽

罹陰陽之患先苦感冒大汗而解隨苦紅痢一晝夜二十餘次困憊莫支今雖略愈自忖病弱萬不能據鞍比能據鞍台駕出春明矣是終無繇一睹芝眉也夫以台臺千載人不肖生同時又同居一城之中竟遷延遲久自虛其田間想見之願豈不陋哉擬於薄暮雇小轎便衣造訪未知台臺與其進否

又

猥承左顧渥領至言來不能迎去不敢送蓋遊大冶中真趣流行一切世法無所用病體自覺有瘳意所謂要言妙道可以愈疾乎

與沈彥威兵使

弟以同門爲編氓真屬奇遇而半年來不敢輕通寸楮以涸清嚴非獨引分甯直避嫌實以老公祖一臨易水宇下二十城總無不平之事卽懷愛助之心無可借題耳而居恒以未効一得於知己之前不無寶山空回之恨今乃幸有可借以裨高深者得諸地方士民之口聞見極確關繫吏治最大急爲老公祖陳之新安胡令士棟近未列薦不知何故上谷吏治固稱多賢據實而論如新安之徵糧平

收黏重納姓名於壁仍令領回者有幾如新安之問理惟願和息不事贖錢者有幾如新安之買辦一照市價不苦行戶者有幾如新安之供應上官不用富戶件件自辦者有幾如新安之籍束佐貳不生事嚴哉衙役不下鄉者有幾且徵收卽平而合封不無微羨卽以本地之物用之本如戰馬之買解誰似新安於發價七兩之外官自補足而民不擾遑餉之米豆誰似新安絕不僉派令殷實吏就天津買運而民不知如靜修祠之重修先以分貲爲倡如仇孝子之給絹帛米肉月以爲常孰非以新安財做新安事哉至於錢糧則清積年之飛洒於葦產則釐豪猾之盤食不無一家之怨實聞滿路之歡而迎春悉裁陋規船稅悉罷征權媚優不敢入境樗蒲俱已潛蹤又未易更僕數者若不論資格惟核治狀上谷二十城當以新安爲第一而近乃不得與薦此異事也以如是官而不得薦必有中傷之者蓋胡令卽得千萬人之心而未必不失一二人之心其千萬人之知感雖出公道而未能操殿最之權其一二人之隱恨雖出私情而或能參異同之議此於吏治關係不小察吏安民係老公祖之事想於按臺復命必力爲

奉常章 三
推轂而此時新安令頗聞有去志新安民恐失其慈母卽弟密邇隣壤熟聞輿論亦愕然若有失惴惴然恐事之再悞也故據以入告聊自付於高深之一助而更爲風勸有司勿以愛民爲覆轍相率爲剝民之事蓋共以剝膚之灾求救於菩提心霹靂手非徒爲邑令抱不平也

與袁自如

前書已發而馬使持翁臺回戶部咨來展讀數過可勝感服適蔡兄在座細爲商確岫雲陷馬原所以陷高陽則欲爲高陽只在雪馬馬帥初到問官儘欲深入因邇來長安公論漸明人情歸向高陽爭有東山起謝之思故於馬之獄漸寬而請教於翁臺蓋明知馬帥之事卽高陽事而翁臺前爲錢糧出疏以雪高陽事屬一體必相呼應政欲借翁臺之語以爲雪馬地耳翁臺大咨情理曲盡而有疑者柳河原係哨將接難民已經高陽奏過今云欲渡河斬級似宜再酌恐深文者借爲難端通瑄一段似可略寬蓋馬在罪中禁受不起翁臺之語尤禁受不起也咨中有此二段馬便難脫高陽便不得乾淨弟與蔡兄愚見如此又聞蔡兄述翁臺千里相念之意故有所疑不敢不明質于翁

臺亦所以報知己也唯台裁

與梁大胸大參

不肖於世事百不知好獨聞海內賢豪則心傾神往恨不置身于其側卽賢豪未必我知而無言之地日相周旋曩從劉隴州昌胤聞真正英雄之樂近有王中翰鍾龐來自戍所劇談塞下威名令人色飛而拂衣於逆祠上梁之日尤仰雲霄之一羽銀筆旣述不禁說項介其傍者不知其爲神交且疑爲素交也頃蔡兄無能自言得交於翁臺且言翁臺屈指論才偶及不肖孔北海固知世間有劉備耶

一笑蔡兄再往遂不能自抑其親近英雄之想徑通姓名願備葵籠之一味督師事宜三冊卽以侑緘翁臺當事榆關此冊亦此地當收之文獻也我輩意氣相期有事直以相告蓋高陽公再闢河西氣吞河東中遭奸阻大用未竟而王帖雲脩隙藉參馬茅以陷高陽此其心事路人所知也茅病中途馬當對簿邇來長安公論漸明大司寇始知馬罪之不可強坐又知罪馬之卽以罪高陽而欲借袁督師之語以爲雪馬地因借雪馬以爲高陽地則回春只就其所問而開解之此案便結所全甚大然馬帥當事四年

任怨不淺今在袁督師之傍者能保無脩小嫌昧大體之人乎一有雜言且亂人意袁督師固命世豪傑而左右其間使勿惑異說以全大體惟翁臺是賴筆所不悉蔡兄有口翁臺天下有心人亦不待其詞之畢矣

與袁自如

大咨再至是滄淵救命符爲人須爲徹於寅翁見古誼然豈從一武弁起見哉國之大事在戎而卽戎之患莫大于局外掣肘嗣後算帳令盡豪傑任事之心今藉寅翁力爲疆場効力人爭些地步有益廟社豈曰小補蔡兄無能其肝膽寅翁所重其潦落寅翁所憐今有字往候併致高陽相公書蓋海內聲氣能有幾人黑水白山政英雄精神所刻畫臨風東望可任依依

與張石林

年臺治兵勞苦而聖主不憂西顧弟與朝士總席年臺之勞苦以爲安樂古來聖賢豪傑精神橫亘宇宙有一不向勞苦中結成哉滿帥國東方所指爲驕悍者一遇年臺竟成平勃之驩此自年臺爲國起見初非曲徇于滿而滿自分一老革何以得此於撫軍公鳴感遂欲嘔心圖報且欲

捐俸弟於滿之感恩而益信年臺之善將將也聖主安得更憂西顧朝士安得不優游委蛇席年臺之勞苦以爲安樂哉男兒生世身爲天子鎖鑰使舉世惜以爲安樂亦足矣敢因鴻便而颺言

與滿總戎懌丹

不佞借庇序轉實愧素餐乃辱故人遠念旣懼無以答君恩復懼無以酬知己惟是身逢盛世將相得人使蹢躅病骨得優游委蛇所稱厚幸爾夫以石林年兄之肝膽材略而共事一方自是奇緣台兄自能見重於石林非關不佞也前得石林手字自述其交驩之意總從爲國起念疆場有兩大賢率土所共借以安枕豈獨相知者一人之私慶哉

與宋先之老師

年來世變從何說起惟知己之感每深寤寐因長兄謁選得聞起居而是日有奇質公闌入促膝對酌盡刪世法兩賢退各相慰也未幾而啓事有靈質公鎮撫中州長兄遂爲其左右手固兩賢之幾緣自相湊合而按傾蓋之地金臺館主人未免有分功之色長兄歸去告老師想爲解顏

也千里無可將一卮爲壽新聖開天蒐賢政急引領東山
誰容其久卧者仁看推轂無靳束裝

答張石林

論邊計疏於邸報見而荒政略纔讀于刻本極重仁兄極
疼仁兄又極服仁兄天下再得幾個眞爲身家眞爲性命
者布列於重鎮何款局之不可罷何聖武之不可揚也弟
與徐老師比鄰而居每相過對談輒以仁兄事爲燥脾徐
老師分考一番模索得眞正英雄於最重地最急時爲國
家撐天柱地是大得意事而同門如弟隱隱借光不禁其
說項也特三復淚從腹中下一語不無同病之感弟四年
於遼腹中飲淚多少仁兄曾於郵筒中慰我則今日相憐
自分比他人不同此亦可共滿襟丹道也

答范夢章開府

已不得仁兄做封卽墨烹阿之事痛快一番又已不得以
眞聞眞見幫助仁兄借人酒杯澆我磊塊然天地間第一
快事却禁不得一字不的確無心腸者勿論卽有心腸矣
而眼界未必到耳根未必清或爲成案所封鐫或爲奸人
所顛倒儘力做去反貽千古之憾弟何敢忘仁兄臨別握

手之語而欲求一當更不容草草會人既恨不能多聞言
又恐不足信天下事眼見是實耳聞是虛仁兄身到地方
椿椿都該眼見不可靠耳聞况揣形模影於數千里之外
乎州縣事都有項款按款課功無處藏躲只要個個面他
時時問他聞邱毛伯月課簿亦實有益只不宜問罪以法
而累意仁兄集其長去其短則秦鏡在懸課實不必問聲
也且巡撫二字不相離不巡何以爲撫常巡則守令情狀
一一目睹或慮車徒騷擾飲食若流此易耳簡其儀從
止其送迎自備費用誰不樂其簡便哉聞節推可任者張

璠之透爽衛景瑗之真切尹明翼之執持皆留心實事有
益地方太守王建和有古人風屬吏無敢送一菜弟所聞
若此然總不如仁兄親見其人之足憑也此以後仁兄日
有所見日有所行當時以教我弟或偶有所聞不難頻寄
以備參酌聞中州惡俗好告謊狀假捏籍貫串通彼處衙
役作奸取利有石維屏作道於狀尾卽印以冒籍徑繳四
字而謊狀之害遂除人皆思之今不知尙有此風否仁兄
前不知此狀可到否聞往時上司批准狀有司繳還每逢
其怒故石道爲人所思明衡憂歸時事日異何處著手何

處開口所恃者聖主原無成心時有變局耳天下治亂係宰相掌舵無人奈何奈何

與董邃初按院

敝鄉何幸得藉繡斧爲甘霖弟何幸得稱年臺爲公祖聞命後兩及門俱值公出嗣圖積誠而賤足劇痛不能履地憑童爲几倚筇爲足將一月矣昨聞新邑令謁老公祖領鈞語爲地方籌米豆事頓令病骨欲蘇此一事關係畿民性命老公祖一念及此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弟卽以病不獲面談願以芹議備採擇然非自恃朴腸素徹於道眼亦不敢深談至此

答倪鴻寶

翁臺深心大力爲一時正人領袖不肯迂疎凡品謬入藥籠幸甚愧甚自教鐸南指每一飛夢如在春風絳帳間日者□□薄都城入畿輔風鶴驚潰至煩聖主側席之求雪恥除□豈異人任一時旣乏好手又鮮同心兵餉兩窮徒增浩歎樞輔再起當關提攜東西兩帥脚跟立定近乃屢奏捷音而□尙半據永半據遵未知迅掃之期在何日也不肖病骨支離久思歸計但時方多難未敢投閑待烽火

稍甯旋當遂我初服耳便風附候不盡欲言

答方仁植

台翁行弟以病不能送未幾遂居圍城之中無路延舊醫
隨緣用一醫幾無生理今借庇漸有生機而身尙不能見
客手尙不能作字手札娓娓具見憂時熱腸恨推轂高陽
不蚤國事一旦至此猶幸此時猶得高陽之一出以濟艱
難同志諸人費盡推挽雖未獲之綸中然繇今觀之祖帥
之洗心報國□縱得永平不能長驅而東則關門之駐似
有定數焉邇來兵氣振揚斬首已逾一千六百級而設伏

用間俱有深機圖永圖遵已酌次第天心助順想狼煙不
難靜掃也馬帥身扼□衝鴻橋一戰大著奇捷而責備猶
然未已總因朝士知兵者少急欲□退以釋其全軀保家
之懼耳赤城公祖想亦爲眾論所持數數催戰今旣謝事
矣未敢保接手者之知兵否高陽有疏深破文士之舌幸
本兵不作異同見但得大家省言讓邊人自規進止□不
足平也果徼社稷之靈□□□便是高陽退步時候人
固不願其入中書堂卽高陽亦甯復作黃扉夢乎弟一病
纏綿久思歸計第以時方多難未忍投閑解嚴之時當問

弟于長林豐草中矣我輩十年來死生患難何事不經而
雞肋烏紗夜行不已耶台翁同心者也敢爲誦唐句云世
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卧且加餐